

小滑
說稽

怪

譚



行發局書益廣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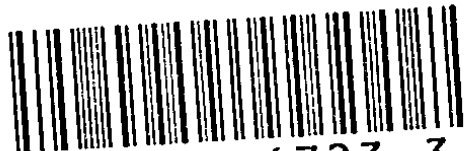
恆生

寶號

著



題



3 0614 6723 3

滑稽小說 怪話序

寄塵爲人端重寡言笑與余交數年雖于文酒宴會之場亦未嘗見其有喧譁跌蕩之態顧偶一出言則必冷雋余甚奇之近寄塵復輯一書名曰怪話自題名曰怪人余益疑寄塵何復詼奇乃爾寄塵曰子以我之書爲怪乎今夫天下之文章不今不古不中不西誰非怪話何獨責我余曰噫子言是也子之書非怪話彼指君書爲怪話者乃真怪話子非怪人謂君爲怪人者乃真怪人矣噫

李定夷序

最近出版新小說

廣益書局發行

- | | | | | | |
|--------------------------|---------------------------|---------------------------|---------------------------|--------------------------|---------------------|
| ▲
趣談
札記
快活
林 | ▲
音談
札記
神仙
大觀 | ▲
遊戲
札記
滑稽
世界 | ▲
社會
小說
婦女
世界 | ▲
言情
小說
青鳥
媒 | ▲
偵探
小說
情魔 |
| 洋裝一冊 四角 | 洋裝一冊 五角 | 洋裝一冊 五角 | 洋裝一冊 四角 | 洋裝一冊 三角 | 洋裝一冊 三角 |

857.28

220-6

2

滑稽
小說

怪話凡例

一 是編所輯。共分四類。一曰怪談。二曰怪事。三曰怪文。四曰怪詩。均以出
常範圍之外。故曰怪話。

一 是編雖屬遊戲之作。然一切鄙瑣穢褻之談。不敢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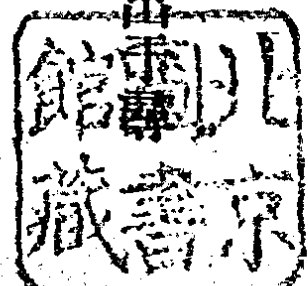
一 編中所收。編者自著居多。間亦采取他人之作。亦於篇末書明。不敢掠美。

一 怪詩中所收。如新唐詩甲寅雜詠。乙卯雜詩。丙辰上海打油詩等。均記一時
教政風俗。他時讀之。可作稗史觀。可作采風記觀也。

一 怪談中。尤有時彥名言。可深玩味。

一 怪事所紀。多屬實事。不敢臆造。

編者識



說小新版出局本

說小情哀

花腸斷

角七 冊二

本秘齋香飲

全大俠劍今古

角三 冊一

說小情俠

劍雄雌

角六 冊一

怪話目錄

●第一卷 怪談

- 短篇小說
- 人獸之別(三則)
- 逸世黃花
- 絕妙之問答(二則)
- 白米飯
- 余目盲矣
- 長壽新法
- 論文趣談
- 新舊習慣
- 世界之水
- 軍人之無愁鄉
- 文字革命
- 人名奇談
- 死

滑稽小說 · 怪話目錄

- 說貓
- 自殺
- 置樟腦於餅中
- 揚州老鴉語
- 絕妙之墓誌
- 吳清鵬
- 兒童妙語(二則)
- 說空
- 盧梭與林肯
- 處世常言(四則)
- 三字經補
- 金錢與心血
- 地動
- 筆之用
- 金權
- 飛行之祖
- 賣文

天與人
吃蟹子
吸煙
讀書聲
仁義
清史與袁世凱
被賊之資格
水爲動物
騎鶴與騎駱駝
花酒樓
蟋蟀之聲
處世之法
夜郎
不識之字
改唐詩
拾文章
苦與樂

瘡疾
蕭閒之人
才人化爲無用
用腦力
學與思
萬字
不可解之文章
偵探小說
喜學阿瞞
留學生讀西游記
嘲醫生詩
金聖嘆
人生與愛患俱來
新婚諧聯
僧人懼內
生物學家之名言
皇帝與和尚

大解脫
怪小說
俊語
說糞
西國笑談(三則)
文豪健忘
嘲尼姑詩
超然道士之笑話
元旦詩
嘲生女詩
嘲眇目者
偷兒解西語
學生奇言(二則)
兒童妙語
教法不同
舊教育
五帶之新解

滑稽小說 · 怪話目錄

夫之號數
雞蛋糕
更夫笑史
外國地理之笑談
精細之幾何畫
● 第二卷
怪事
髮之價值
幼帝書福字
金聖嘆之破硯
洪夕卿送地
皇帝之樹
端綆陽軼事
蛇聽道人說法
花蠱
愈癩奇聞
奇怪之訃文
巧鬥記

達爾文軼事

郵片周游全球

麻雀牌風行世界

賊狗

四百年息未之火

三百年未閉之門

英國之推命案

蟻災

蚤之價值

印度異人記

英人之迷信

賭鬼

新哀的茂敦書

吉林跳神之俗

徵詩之笑談

童子信道之堅

懷甯之水神

蒙古王進貢

烏語學校

清宮之寶

名伶之扇

京師名妓之綽號

測字趣聞

新八大胡同

魚革之將來

神仙照相

將來人類之母

俄國之婚禮

各國結婚之月

美國結婚之宜忌

各宗教祀神日

英人推命法

伶人之頭銜

法軍中之義犬

西人說鬼
奇怪之訃文
宣統賣字
詩丐降乩壇
圓光術
彭玉麟放生之魚
日本式之漢詩
山西人之歌謠
醫書之妙解
程德潛出家
信口而談
戒吸香煙之奇論
勸世之俚言
搬山頭
電話中之問答
醫生之言
三條腿

滑稽小說 · 怪話目錄

雞蛋先生
新婚諧聯
小陽春候賣錫聲
新蓮花落
賣字潤格
村學究之詩
滑稽喜聯
小五兒之關書
祀竈趣談
測字奇談
學校綽號大觀
騙術(三則)
堪輿家之國家大計
甘肅之風俗
波蘭總統略史
花國徐總統軼事
日人眼中之梅蘭芳

丁寶銓軼事

騙術

賴債妙法

新算書

火車中之所見

●第三卷

怪文

麻雀牌解

寄友人小簡

西瓜致荷蘭水書

無佛論

人與世界契約

掃晴娘傳

說鷺

討書蠹檄

說國字

說家字

汽車教習記

都督化身記

靈台令史鐘聲傳

說部鉞言(八篇)

附題詞一首

錢本草

錢卦

養氣淡泊雨居士傳

關乩上

關乩下

夢游華胥國記

時事感言(集四書句)

齒舌宣戰記

擬集謎海戲為徵謎啓(隱聊齋目錄)

●第四卷 怪詩

聞德與宣布共和感賦

代合肥宋小口

鬥蟋蟀行

丙辰上海打油詩
丙辰海上願曲詞
菊仙菊人歌
山歌
乙卯雜詩
贈村先生詩
觀劇詩
俗語詩
娶南方姨太太謠
詠和平命令
賀口口出荷蘭水瓶
甲寅雜詠
新內閣打油詩
詠滬淮間婚嫁風俗
詠營口婚嫁風俗
新唐詩
漢皇(二首)

玉人
燕臺
楚客(二首)
避地(二首)
寄身
金陵(五首)
春晚
黃鶴樓(三首)
浮雲(六首)
正殿
長安(十首)
昨夜
漢將(六首)
明湖二首
鄉關二首
民國八年一月一日書感
己未上海新年打油詩

△ 新書廣告 ▷

＊繪圖袁世凱演義	＊繪圖新漢演義	＊繪圖明史演義	＊繪圖元史演義	＊繪圖宋史演義	＊繪圖唐史演義
四冊	四冊	四冊	四冊	六冊	六冊
四角	四角	四角	五角	六角	六角

滑稽小說 怪話第一卷

●怪談

短篇小說

昨見一極有趣之事。可以作一篇短篇小說。大約全世界之小說。今日以前。莫有短於此者矣。蓋全篇只有四句也。小說曰。一個車夫飛快拉着車跑。車上的女子說慢些。我坐着吃力呢。(小鳳)

人獸之別

有友欣然以雙生子見告。余問之曰。子亦知人獸之別。何在乎。友不能答。余曰。人乃一胎一子者也。

其二

有一年長之人。見余髮有斑白。因語余曰。子年視余爲少。而髮何已有白者。余又謂之曰。子亦知人與獸之別乎。黑犬雖老不能變白。犬黑馬雖老不能變白。馬也。唯人乃有二毛。

其三

余見少年之有留鬚者。問之曰。子何留鬚。若是之早也。少年曰。此乃男女之別也。余曰。否。此乃人獸之

別少年曰何故余曰若貓若鼠生而卽有鬚者(不冷)

逸世黃華

逸世黃華四字可以代表一菊字。

然中華民國已往之四總統曰孫逸仙曰袁世凱曰黎黃陂曰馮華甫各取其第二字而聯絡之適成逸世黃華四字

宜乎繼四公之後者爲菊人也(寄)

絕妙之問答(一)

(甲)你失了一隻狗麼

(乙)是

(甲)何不登報招尋

(乙)呆人狗那裏識字麼(半狂)

絕妙之問答(二)

(乙)老伯今年幾何高壽

(甲) 豇豆勿種種子兩棚扁豆

(乙) 阿有幾何年紀

(甲) 田鷄勿捉捉子兩籃蜚蜚

(乙) 老伯耳朵聾的麼

(甲) 雄的不多到是雌的大半(半狂)

白米飯

姊嘗弟曰汝愚笨若此豈啣草根長成者弟聞之急辯曰否余一日三餐盡白米飯也(艾)

余目盲矣

某兒夜醒時電燈已熄黑暗不見一物兒忽大哭母詢之曰余目盲矣(艾)

長壽新法

汝欲長壽汝須勤快譬如一書他人讀之一年畢業汝讀之半年畢業是汝活半年可抵他人活一年譬如一事他人作之兩年而成汝作之一年而成是汝活一年能抵他人活兩年由此推之汝活五十年可抵他人活一百年汝活一百年可抵他人活二百年也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

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與此說相同。而理相反也。(寄)

論文趣談

予作文。雖不佳。然決非不通。此吾可自信者也。然嘗作家書。一商人見之。竟謂爲不通。蓋彼之眼光。必須仁兄大人閣下。恭維生意興隆。財源茂盛。然後謂之通也。又嘗在某處擬公文稿。見者亦不滿意。余初猶不平。久之始知公文須筆筆平直。不可有一句抑揚反覆之語。又須筆筆從正面說。不可有一句偏鋒側面。吾始知雖如韓昌黎之氣。歐陽永叔之波瀾。用之公文。均無益也。寒夜獨坐。偶念及此。不覺爲之一笑。(寄)

新舊習慣

以舊習慣言。則張君瑞不如韓荷生。蓋一則踰牆爲非禮之舉。一則挾伎納妾乃分內之事也。以新習慣言。則韓荷生又不如張君瑞。蓋一則自由。一則多婚也。畢竟誰是誰非。吾亦不得而知之。(寄)

世界之水

世界之水。必有減無增。蓋汽滿天空。遇冷下降。未必盡落於球面。設落於空際。不知離地其幾萬億里。太陽蒸汽之力。必有所不能及。故江面日窄。而海沙日漲。所幸水多於陸幾三倍。不致供不需求。否則

將成一極危險之問題矣。(宋焜)

軍人之無愁鄉

法國某報嘗曰。今有二事於此。一爲出征。一爲家居。如得家居。何愁之有。如爾出征。有二境遇焉。一爲閒處。一爲身入戰壕。如得閒處。何愁之有。如爾入戰壕。有二境遇焉。一充後備。一爲臨陣。如充後備。何愁之有。如爾臨陣。有二境遇焉。一爲衝擊。一爲坐守。如爲坐守。何愁之有。如爾衝擊。有二境遇焉。一爲受傷。一爲無恙。如爲無恙。何愁之有。如爾受傷。有二境遇焉。一爲輕傷。一爲重傷。如爲輕傷。何愁之有。如爾重傷。有二境遇焉。一爲就愈。一爲不治。如能就愈。何愁之有。如爾不治。若從余言。則可入無愁之鄉矣。(箴)

文字革命

新青年雜誌。提倡文字革命。文字之命。究竟當革與否。一言難盡。有人謂假定當革。必先從新青年三字革起。何以言之。新青年卽新少年也。何以不名新少年。而必欲名新青年。今試以語普通之人言。新青年。有解者。有不解者。言新少年。則無不解也。然而此雜誌不名少年。而名青年者。豈非爲美觀計乎。准此說也。則凡一切爲美觀計者。均不應革也。如以爲當革。則新青年三字。又必首先改革者也。又新

青年之本解。乃人也。而今則以人爲書之名。是假借也。准是說也。則一切假借之文。均不應革也。如以爲當革也。又必從新青年三字革起（波）

人名奇談

口口口之子。宜仍名世昌。徐世昌之孫。宜仍名世昌。否則卽爲不昌。而與命名之義相反矣。有個馬二先生。便有個岑三先生。有個岑三先生。便有個張四先生。只是少個老大。不知可有何人找得來。

約摸去年這時候。田北湖死了。這時廉南湖在東洋。他便做了幾首詩吊北湖。便有人出個對子道。西式詩筒。忽自東瀛飛至。原來是南湖弔北湖。這對子沒人能對。

上海灘上有三個汪洋。一個是前電報局長。一個是西醫現在西門方板橋開中西醫院。還有一個。前在商務報上做小說。自署江都汪洋。

和鄙人同名的。差不多有一打。

東洋人取名字。最喜歡用一郎二郎三郎等字。我說這是學着中國楊令公的法子。他老人家的兒子。自大郎二郎。直到七郎八郎。都是用這行次做名字。

東洋人取名字。又喜歡用個龜字。若在中國。便是笑話了。我說這却未必。中國在唐朝有李龜年。又有個陸龜蒙。古人原不諱龜。龜本四靈之一。有何不好。後人說龜是罵人的話。真是自己不通。西洋人開茶店。喜歡拿自己的名字做店鋪的招牌。我想他門見了大馬路的易安。便要說這茶館是宋朝李易安開的了。

西洋的風氣。在在和中國不同。東洋的事情。多半是學着中國。就這命名上頭。便可見得一斑。我這話也有一分可研究的價值。不但是說笑話便了。

北京城裏的戲子。韓世昌。因和總統同了名字。因此改名。我說他這名字。本來不宜。便不犯諱也要改。他不如老實叫做韓世俊便完了。

上海有兩位義華。一位丁義華。是美國人。一位管義華。是蘇州人。

姚公鶴的夫人。不知可是叫姚母鶴。

小鳳的令郎。不知可是叫小小鳳。

人問小鳳姓那裏一個葉。我說他是姓梧桐葉的葉。

我說人名奇談。未免得罪了許多朋友。我如今且說我自己。原來將我名字中的一個塵字。拿拆字先

生的法子。分拆開來。真是個前清官僚的模樣。頭上戴得是紅頂。腦後拖的是花翎。胸前著的是補褂。脚下蹬得是朝靴。兩隻腳還穩穩當當的站了一塊地皮。豈不是個官僚模樣嗎。從此收場。以後不再說了。(夢)

死

人莫不畏死。然人莫不有死。且莫不自尋死。何謂自尋死。衛生不講此。直接自促其生命也。道德不修。此間接自殺其身體也。苟知自衛。固然不能免乎一死。要之得終夫。天年不至於自尋死耳。(波)

說貓

斯賓塞爾曰。或告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云事實。誠事實矣。若以為有聞必錄。而筆之於書。甯非無謂之至。斯氏以為無謂。以其事為無關係之細事也。而不知其關係實為甚大也。大喜劇家某氏語人曰。吾英之所以能活動於世界者。以吾國老閨女多耳。氏此語。驟聞之。似甚滑稽。而費解。不知一經說破。甚屬平易。氏蓋以英國之牛。以苦洛芭草為惟一之佳芻。英之老閨女。最喜畜貓。老閨女多。則貓多。貓多。則鼠少。鼠少。則蜜蜂免為鼠所捕食。必孳盛。蜜蜂盛。則往來於苦洛芭間。吸取其蜜汁。而為其

媒。介。苦。洛。芭。得。充。分。之。支。配。必。充。分。肥。茂。此。草。肥。茂。英。國。遂。多。肥。碩。之。牛。英。人。得。肥。碩。之。牛。肉。爲。食。品。精。力。乃。異。常。充。足。大。不。列。顛。之。國。勢。日。見。其。澎。漲。矣。貓。生。子。之。事。果。爲。無。謂。之。事。乎。特。斯。氏。言。別。有。所。用。意。耳。（北海漁父）

自殺

吾國人如不欲生存於世界則已。如欲生存於世界也。則必從自殺始。

夫自殺與生存相反對者也。既已自殺。何能生存。曰。是有說焉。曾文正曰。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吾民欲自立於斯世。第一當先革其舊染之惡習。而重爲新國民。夫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是卽自殺之謂也。

設使吾國民一旦而皆自殺。吾國興矣。（寄）

置樟腦於餅中

兒見餅欲食。母因其晝餐未久。誑之曰。餅中已生蟲。不可食。兒曰。母親以後製餅時。須預置樟腦少許於餅中。（艾耆）

揚州老鴉語

揚州老鴨語。產於三十年前。發明者爲某錢莊之總管吳某。始祇聞於錢業中人。局外人不得而知也。今則下流社會人多操之。彼等視爲一種尋常白話。故茶坊酒肆中。莫不有此種聲浪。往往他鄉人初至揚地。當受彼等之漫罵而不得知。故記者從數方面探得一二。擇其尋常多用者。錄之如左。以俾有所考察焉。(非非子)

(夜明珠)謂一也

(絲瓜)謂是也

(耳朵邊)謂二也

(木色)謂無也

(散花)謂三也

(幽州)謂是也

(獅子貓)謂四也

(號條)謂好也

(烏梅果)謂五也

(托盤)謂他也

(隆冬)謂六也

(泥筆)謂你也

(棋盤)謂七也

(鵝黃)謂我也

(斑毛)謂八也

(紙糊)謂吃也

(舅子)謂九也

(小鳥)謂小也

(省油燈)謂寸也

(打掃)謂大也

(綳子)謂百也

(更亭)謂狼也

(淺水流)謂千也

(腰刀)謂耍也

(頑意仗)謂萬也

(安南紅)謂眼也

(彎環)謂頑也

(耳頭邊)謂耳也

(哆囉麻)謂多也

(並頭蓮)謂鼻也

(巴豆)謂帕也

(壽州)謂手也

(鬧佛)謂父也

(腫頭間)謂足也

(枝子花)謂子也

(總都府)謂肚子也

(掃帚枝子)謂嫂子也

(奈河橋)謂子也

(古機蓋)謂未出閣之姑娘

(鬥獸)謂頭也

(襄陽號條)謂相好即姘頭也

(昧良心冒失鬼)謂眉毛也

(標頭)謂表子即妓女也

(癩狗)謂來也

(欠草)謂錢也

(區區)謂去也

(秧蛾)謂大洋錢也

(縐皮)謂走也

(叉頭枝)謂茶也

(亞佛)謂老實可欺者

(桂花枝)謂鬼或龜也

(垂頭蒿兒菜)謂睡覺也

(番花瓜)謂飯也

絕妙之墓誌

墓。文。有。極。短。者。一。醫。士。卒。請。某。公。誌。其。墓。文。云。公。少。讀。書。不。成。學。騎。又。弗。成。乃。學。醫。久。之。無。過。問。者。公。憤。公。疾。公。自。醫。公。卒。寥寥。二。十。九。字。而。生。卒。行。誼。咸。備。焉。雖。諧。談。亦。奇。作。也。(閒)

吳清鵬

錢塘吳毅人哲嗣清鵬殿撰亦曠世逸才先生有婢名喚多多美而慧時清鵬尙未娶鍾愛之值先生壽辰清鵬擬一聯爲祝云一心祇念波羅蜜三祝難忘福壽男

語語藏多字先生會其意笑而頷之遂以婢妻之時人傳爲韻事(錄)

兒童妙語

某兒住鄰家遊戲。見盆中蓄有金魚。奇之。繼忽自語曰。余知之矣。此魚有目。故不烹而食之。

其二

爲幼子剃髮。適長子自外歸。幼子聞兄歸。急欲出語。母曰。速將余頭剃去。(艾)

說空

佛說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此色字非女色之色。乃指一切物質而言。此說旣有人言之矣。余謂釋氏二語。以物理學解之。亦可通。以儒家之說解之。亦可通。

試以物理學解之。吾人於日光之下。見萬物各有形。形各有色。然一入黑暗無光之境。則萬物之色。皆不可見。設使天空無日。無月。無星。無電。世界無人造之各種燈火。則萬物皆無色矣。是色非色。乃藉光而成色耳。故曰色卽空。此一證也。

又如世界雖有光。而吾人一閉其目。則萬物皆不可見。是色非色。乃人目受之而成色耳。設使吾人之目。無受色之能力。則萬物亦皆失其色。故曰色卽空。此第二證也。

又如X光能照透實質。設使吾人之目光。具X光之能力。則世界物質。多半成玻璃矣。是色有時而可空。故曰色卽空。此第三證也。

所謂空者。莫天空若矣。然而吾人仰視天空。則見其蒼蒼茫茫。夫蒼蒼茫茫。卽色也。故曰空卽色。又試以儒家之說解之。曾子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夫有而爲無。是色卽空之謂也。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無而爲有。是空卽色之謂也。(寄)

盧梭與林肯

歐美歷史上。許多英雄豪傑。吾最欽佩盧梭與林肯。蓋除此二人而外。其他皆不離功利主義是也。推行其功利主義。或爲一人。或爲一國。範圍雖有大小。而其結果。則造成強權而已矣。獨盧梭與林肯之事業。能超然於功利主義之外。此吾之所以欽佩也。(寄)

處世常言 (一)

處世之道。第一常常在念者。當知我是人。知我是人。則自有人之義務。人之權利在矣。知我是人。則一切卑鄙之心。無自起矣。一切儒怯之心。可以去矣。

處世常言 (二)

爲人第一事。自知爲人。第二事。卽當知我之外。尙有人。知我之外。尙有人。則一切專制把持。自大自誇之舉。可以免矣。且又須常思我所遇所值。與我相當者。彼亦爲人。則一切粗暴。欺騙。陷害。虐酷之舉。勿

敢。生。矣。何。也。既。爲。人。者。皆。有。人。之。義。務。與。權。利。故。也。

處世常言 (三)

以。人。自。處。以。人。待。人。人。之。道。盡。矣。然。而。尙。未。盡。也。其。對。於。人。以。外。一。切。萬。物。猶。當。時。時。思。念。我。乃。人。也。彼。乃。非。人。而。物。也。人。之。能。力。勝。於。他。物。不。可。自。失。其。爲。人。而。有。人。不。如。物。之。慨。於。是。一。切。殘。殺。禽。獸。傷。害。花。木。狼。藉。各。物。等。等。自。無。從。生。焉。

處世常言 (四)

人。之。道。第。一。在。不。恃。他。人。故。恃。他。人。而。後。能。生。存。者。卽。失。人。道。之。本。義。然。所。謂。不。恃。他。人。者。非。與。人。斷。絕。來。往。之。意。蓋。我。之。所。需。皆。與。他。人。交。換。而。我。與。人。仍。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名)

此言雖係遊戲。却有至理。作怪話讀可也。作格言讀可也。(編者)

三字經補

三。字。經。一。書。所。包。甚。廣。其。中。各。科。學。無。不。完。備。惟。歷。史。門。有。清。以。後。既。付。缺。如。而。敍。清。初。諸。語。亦。屬。曲。筆。爰。仿。各。書。局。歷。史。教。科。書。改。訂。補。輯。之。例。爲。作。三。字。經。補。此。段。文。字。直。接。原。文。(至。李。闡。神。器。焚。之。下。而。原。文。(清。太。祖。四。句。則。須。刪。去。也。凡。冬。烘。先。生。三。家。村。學。究。先。生。存。古。會。會。員。均。不。可。不。讀。

如以離地面若干尺以上爲天。然究竟爲若干尺。無人能言其確數。

如以無空氣處爲天。有空氣處非天。然空氣自下而上。漸漸淡薄。其有無之界限。又無從而定。是卽天與非天之限界無從而定也。

故曰。何者爲天。是一難答之問題也。(寄)

編者按據科學真理言。只有空而無天。然則既無天。天字卽可廢矣。一笑。(編者)

地動

教習問學生曰。君有何說以證地動乎。學生曰。試繞桌疾行數十匝。頭目昏暈。便能見地動。(寄)

筆之用

小學教習問學生曰。筆有何用。學生皆答曰。筆可以寫字。獨有一生離席言曰。余意不然。譬如有未隳墨之新筆於此。寫於紙上。字不可得而見也。則寫如未寫。故筆有時亦不能寫字。教習曰。然。汝言是也。吾今得一判語曰。筆可以寫字。然無墨則不能寫。其學生又曰。余意不然。譬如有鉛筆於此。不可謂之非筆也。然竟不須墨而能寫字。(寄)

金權

有人論世界進化之階級。由神權而君權。由君權而法權。由法權而人權。然余謂法權之下。尙漏一級。卽金權是也。(夢)

飛行之祖

工業學堂之教習。問學生曰。誰爲世最早之飛行家。一學生初入校。茫茫然不知所對。乃思得一滑稽之語。以答之曰。世界最早之飛行家。鳥也。教習竟不能斥其非。(寄)

賣文

往年見某先生登報賣文。略謂餓死與失節。苟欲兩免。惟有賣文而已矣。余知先生之食量。必較他人爲小也。倘先生問我何以知之。則答之曰。我個中人。故知之也。(漢)

天與人

甲乙二人爭論天人。甲曰。萬事皆天意。乙曰。萬事皆人爲。君不見茫茫滄海。隔斷大陸。此天意也。而人能造船。以通之。豈非人爲乎。甲曰。然。雖然。造船之木。生而能浮。仍天意也。乙無語。(寄)

吃蟹子

鷄雛請我吃蟹子。我說外國醫生云。患過吐血毛病的人。吃了蟹子。便要死。我何仇於君。乃欲置我於

死。地。耶。既。而。曰。吃。是。今。日。事。死。是。明。日。事。何。暇。計。哉。河。豚。尙。要。吃。而。况。蟹。子。(夢)

吸烟

予。好。吸。無。火。之。菸。斗。人。問。何。故。答。曰。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寄)

進化

哲。學。家。言。世。界。進。化。是。螺。旋。形。每。繞。一。周。則。進。一。級。據。是。說。也。則。進。化。至。於。極。點。爲。進。行。停。頓。之。日。卽。世。界。消。滅。之。日。也。(夢)

讀書聲

讀。書。聲。最。可。聽。者。也。然。而。中。國。人。讀。外。國。書。吾。殊。不。喜。聽。其。聲。調。非。出。於。自。然。故。也。(夢)

仁義

宋。襄。之。仁。雖。曰。迂。闊。然。猶。是。一。片。真。心。孟。嘗。之。義。雖。曰。狡。詐。然。猶。有。一。分。實。惠。今。日。並。此。種。仁。義。亦。不。可。見。矣。(寄)

清史與袁世凱

清。史。館。長。趙。爾。巽。欲。於。清。史。中。爲。袁。世。凱。立。傳。論。者。謂。對。於。八。十。日。之。假。皇。帝。頗。難。措。詞。袁。氏。曰。吾。終。

當措詞得體云云記者不敏嘗爲代思著筆之法不如謂袁氏暫爲皇帝實過渡時代之一種手段他日帝制根基既固卽當迎宣統復位惜乎所志未成遽爾謝世致令項城苦心無人深知云云如此措詞極爲得體(夢)

被賊之資格

予近移居某處牆外爲空地登樓一望可及數里然短牆之上復有竹籬絕好景緻都被遮却此誠大殺風景事余命匠人去之匠人曰此所以防賊也先生獨不畏怯僮之徒乎余曰否否吾家無被賊之資格也(夢)

水爲動物

前清一秀才入師範學堂聞教習言植物動物秀才曰水非動物乎教習問何說秀才曰川流不息非動物而何(寄)

騎鶴與騎駝

語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此鶴字當改爲駱駝二字蓋十萬貫之重除却駱駝必無他物能負之而行也(波)

花酒樓

杏花樓之市招曰杏花酒樓而一杏字適被他市招撫去僅露三字曰花酒樓(波)

蟋蟀之聲

余家籠一蟋蟀偶與之食而蟋蟀鳴焉小孩子在旁曰彼蓋言謝謝也一經道破果覺蟋蟀鳴聲恰與謝謝之音相似(寄)

處世之法

世事萬變處世之法只有二字二字維何曰如是而已矣樂亦如是哀亦如是成亦如是敗亦如是生亦如是死亦如是知道如是便可如是不知道如是試看如是(寄)

夜郎

有某公司之總理評論其公司中之某職員有云(遇事擅權未免夜郎自大)其職員聞之大怒向總理詰責云吾雖遇事擅行未嘗爲賊也何得加我以夜郎之號蓋職員誤會夜郎爲賊之代名詞也一時聞者莫不捧腹(波)

不識之字

前。日。至。一。小。糖。食。店。見。有。以。玻。璃。瓶。貯。糖。佛。手。者。瓶。上。所。黏。之。字。條。曰。儻。手。又。見。寶。善。街。某。簾。器。店。之。市。招。上。大。書。一。纂。字。儻。纂。二。字。新。舊。字。典。中。均。無。之。不。知。其。何。音。何。義。也。(波)

改唐詩

黃。昏。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車。夫。遙。指。海。天。春。世。多。改。唐。詩。者。終。不。及。此。首。之。自。然。入。妙。(寄)

拾文章

妙。手。拾。文。章。平。手。做。文。章。庸。手。抄。文。章。做。與。抄。人。所。同。知。無。俟。乎。釋。何。謂。拾。文。章。曰。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是。也。若。問。拾。字。有。何。來。歷。則。答。之。曰。詩。品。云。俯。拾。卽。是。(寄)

苦與樂

一。心。想。樂。便。是。苦。一。心。想。苦。便。是。樂。何。也。苦。樂。本。無。界。限。乃。因。比。較。而。生。我。腦。中。所。虛。耗。之。境。爲。極。苦。則。我。身。體。所。實。受。之。境。便。覺。樂。矣。我。腦。中。所。虛。耗。之。境。爲。極。樂。則。我。身。體。所。實。受。之。境。便。覺。苦。矣。(寄)

瘡疾

我。病。瘡。疾。請。醫。生。診。之。我。語。醫。生。云。我。不。敢。望。痊。愈。但。求。將。我。之。瘡。疾。改。爲。常。年。瘡。疾。足。矣。醫。生。驚。曰。

常○年○瘧○疾○乎○醫○言○未○畢○予○曰○先○生○毋○驚○尙○有○說○也○我○所○願○之○常○年○瘧○疾○乃○半○年○爲○發○寒○之○期○半○年○爲○發○熱○之○期○而○寒○熱○進○行○之○方○向○適○與○天○然○之○寒○暑○相○反○冬○則○吾○熱○夏○則○吾○寒○如○是○吾○不○特○不○畏○瘧○疾○且○甚○喜○瘧○疾○也○(夢)

蕭閒之人

鶴○雛○有○云○使○天○下○人○盡○不○如○鶴○雛○則○蕭○閒○之○歲○月○將○付○何○人○管○領○余○曰○無○慮○子○之○外○尙○有○我○也○余○之○蕭○閒○與○鶴○雛○之○蕭○閒○雖○略○有○不○同○然○其○爲○蕭○閒○則○一○也○其○不○同○之○處○我○與○鶴○雛○各○自○知○之○耳○(夢)

才人化爲無用

程○善○之○有○云○社○會○之○轉○移○能○使○才○人○化○爲○無○用○此○言○道○著○中○國○社○會○之○病○根○若○更○引○伸○其○說○則○一○半○化○爲○廢○物○更○有○一○半○化○爲○怪○物○也○試○看○廢○物○與○怪○物○充○塞○於○社○會○之○間○何○莫○非○受○社○會○之○掏○溶○而○至○於○是○耶○

用腦力

肯○用○腦○者○之○言○曰○腦○似○銅○鏡○愈○用○愈○靈○如○鏡○之○愈○磨○而○愈○明○也○不○肯○用○腦○者○之○言○曰○腦○似○銅○鏡○愈○用○而○愈○弱○如○鏡○之○愈○磨○而○愈○薄○也○吾○日○日○用○腦○吾○竟○不○能○斷○二○者○之○言○誰○是○誰○非○大○抵○前○說○爲○少○年○發○後○說○

爲老大發則各近是耳(夢)

學與思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二者之失相等也然余謂究竟思勝於學蓋思而不學殆則殆矣然一己深思所得能轉輸之於他人他人之中苟有好學者焉則學與思合爲一矣而勤學之功獨不能移己之長補人之短也故曰思勝於學(夢)

萬字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種萬頃田種萬頃田不如稱萬歲爺稱萬歲爺不如吃萬家春的酒吃萬家春的酒不如看萬盞燈的戲吾說萬字酒濱野鶴與我賭說我謂世界一切的萬字都不及小孩子所玩的萬花筒神妙不測變化無窮吾於此嘆觀止矣(寄)

不可解之文章

中國文學繁願微奧而溥通之人又往往未得良好之教育於是偶一舉筆輒復謬誤百出貽笑大方茲以見聞所及筆之於左不特爲談笑之資亦以供學文者之研究也

坊間所售之尺牘書中有兩句云(今逢洪喬之便寄奉一函)此語不知何解

某舊書店之市招曰（專售古今舊書）舊字之上冠以古字是謂疊牀舊字之上冠以今字是謂矛盾此語不知何解

某馬路之女子機器縫紉學堂門首貼一紙曰（僅可入內參觀）此語不知何解按此六字中之僅字必爲別字若就其意解之則爲（僅可入內參觀參觀之外不可有他事也）豈非笑話

報紙載有一告白爲詳列醫者之名其標題曰（病家一覽表）此語不知何解所謂病家豈指醫者耶一笑（夢）

偵探小說

或謂中國素無偵探小說或辯之曰中國人之程度實超乎閱偵探小說者之上故無偵探小說者非無之也不屑有也何也蓋中國人事事不及他人惟狡詐之心則遠過之故西洋偵探小說所視爲奇聞異事者實在吾人意料之中耳此言然乎否乎吾不敢知（波）

喜學阿瞞

讀紅樓夢者莫不自擬賈寶玉而不自擬薛蟠讀西廂記者莫不自擬張君瑞而不自擬鄭恆吾獨怪乎讀三國演義者偏不學昭烈而喜學阿瞞（波）

留學生讀西游記

有留學生見西游記驚曰他也到過美國麼(波)

嘲醫生語

或有嘲醫生詩云。如今也要學新法。扳倒藥王敬瘟神。又某某服某醫生藥而死。其友製一扁贈醫生。將世俗所用功同良相成語。改相爲將。曰功同良將。言其善殺人也。醫生見之亦無如之何(夢)

金聖嘆

人問金聖嘆初七夜月。這一半在此。那一半何在。聖嘆曰。此是那一半。這一半却在(夢)

人生與憂患俱來

或問孩子落地卽哭何也。或答之曰。人生與憂患俱來。安得不哭(夢)

新婚諧聯

或賀潘何二姓結婚對聯云。有水有田兼有米。添人添口又添丁。後有呂徐二姓結婚。又以一聯嘲之。云。呂氏姑娘下。大於上。徐家子弟邪人多。過正人上。聯可謂善頌善禱。下聯未免戲而虐矣。

僧人懼內

或共僧人宴集。酒數行。一人問曰。坐中何人最懼內。衆未及答。僧曰。惟老僧最懼內。衆訝之。笑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衆爲粲然。

生物學家之名言

法國著名生物學家葛拉塞博士曰。人獸之別。其要端在方寸間之志念而已。獸稟天然之性。服從其本族之法。則若人者。非其所願。決不服從。今告於人曰。二二得五。而彼曰。然者必彼自違其本性也。僞也。否則必俯死。而不以爲然。嗚呼。如葛所云。則世之不論是非。而但知服從者。已失其自主力。殆生物學家所視爲獸類者歟。

皇帝與和尚

聞清高宗南遊時。登金山。俯視大江。見風帆葉葉。上下千艘。問此紛紛者何爲。寺僧道只見名利爾。艘耳。個和尚話殊不俗。

皇帝爲名乎。皇帝爲利乎。我爲清高宗。便作和尚。不下山去矣。(小鳳)

大解脫

破衣入綺羅叢。自知無望於美人。而吾乃得遊行天矯於其間。此時殊有遊戲人間。振翮卽舉之樂也。

於綺席中作解脫語。畢竟何事可信。今世當無能答者。姑作模稜語曰。綺席中有大解脫在。如何。(小鳳)

怪小說

近見小鳳有極短之短篇小說一篇。題曰秋葉。全文不滿三百字。誠小說界中別開生面之作也。今錄如下。碧核之枝。臨秋風而微顫。自覺蕭蕭冽冽。澈骨生寒。乃微吟曰。世間好事不常留。容易春風容易秋。吟誦至再。殊不勝情。睇視梧葉。則方對月酣眠。夢中和以洞庭木葉之曲。乃搖之令醒曰。卿何忍便眠。明夕月色將照卿於砌側矣。葉惺忪起視。沉吟久之。泫然曰。僅此一夕。而猶淚眼相向。曾不如郎今在砌側之爲愈。哥哥。應知此夕難得也。枝曰。苟常許淚眼相向者。天公亦不虐吾二人矣。僕忍恨終願與卿共此一夕也。葉乃向月舉其臨風之袂。翩翩以舞。曰。忍淚以言歡。不更達於郎耶。郎毋悲。妹爲郎歌之。其詞曰。微風上袂。芳心警兮。有美一人。淚闌干兮。星月在天。所思匪遙兮。河水之陽。臨淄之右兮。千里萬里。若庭與牖兮。歌聲未已。有泣於庭者。微風下來。簾外報秋聲矣。

俊語

嘗見小鳳所作短語。至理名言。極爲可貴。采錄數則。以實吾書。穿穴而出者。人皆知其爲賊。破扉而入。

者人皆知其爲盜破扉而入更不穿穴而出高供堂上奴視主人者乃尊之奉之自有此人盜賊猶爲可恕之人矣

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古人有言之者矣製造盜賊此功爲烈是當合祔黃巢宋江也

吉凶由天悲喜由我子輿之病子來之死可悲焉而陶然不失爲樂天地間尙有何事足害其樂哉無爲之樂樂之得於天者也有爲之樂樂之得於人者也強而後致之樂樂之寄於事者也寄於事者事過而樂亦過得於人者反生而樂存得於天之樂樂乃無窮矣

世間何嘗有人哉其聰明則耳目也其行動則肢體也其榮辱則道德也其成敗則才力也於人何有哉

然而必曰其人之耳目肢體道德才力也此豈非不平之甚者耶

曰不然世界一耳目肢體道德才力之賽珍會也幾見有入賽珍會而評論及於場所者耶

鞠躬盡瘁以武侯而顯其實此四字誰人不能不過其所趨者異耳
有鞠躬盡瘁以爲強盜者爲小賊者爲姦者拐者爲敗子爲拆白黨爲名流者於是武侯乃獨爲可貴矣

爲善難爲惡亦不易受衆人之贊美難受衆人之怨毒亦不易能如是者皆有心欲已而勢不得已之感此人情也

然爲善者受贊美者一事失之而有餘爲惡者爲受怨毒者百日改之而不足獎善罰惡比天道也屈原賈誼皆以不得意抑鬱以死享千秋大名若論事功則得志而後安知不爲斯人一出蒼生失望之殷深源哉

吾人之痛哭屈賈爲其實有一段憂傷鬱結淚盡血枯不可磨滅之精神在不然世豈少不得意如二人者哉

昔有名醫以其右手曾診皇帝之脈乃飾以黃緞謂非診皇帝不用此手所以示闕也

吾願國民所賴以爲喉舌者慎毋若此名醫因喉舌之會與近似皇帝者對談而遂非此不開口也試靜坐終日初必營營不甯百思奔赴過此一關則淡然若自見其心聖賢之懷悠悠以作更過此一關則自忘其心幡然無我矣

人苦不能得此境耳苟得此境天下尙有不了之事哉

天下決無乖者而可不陷於絕境者蓋其於人人日日所得不及日日所失終至於人人皆爲所弄

而思所以弄之者衆矣。

昔之以弄乖得一時之志者無過於某而某已敗矣。然則後之不戒於昔者何能幸哉。

見人之失意而憐之。見人之得意而賀之。此已不可矣。何以不可。所謂失意則前必其爲得也。所謂得意則前必其爲失也。

然則見得者而弗賀。失者而弗憐。可乎。曰不可。憐之賀之人道也。無憐無賀則上升於神。下陷於獸之道也。神所不敢。獸所不欲。則亦保其人而已耳。

說糞

天下物之可惡者莫如糞。

無如犬食之而甘焉。蠅見之而集焉。螻蛄得之而弄丸焉。

物各有性。豈可以君子之道責小人哉。（無名）

西國笑談三則

畢地部郎居於稽金納名鎮。值冬日大風雪。爲寒所襲。患欬嗽。胸際作劇痛。百藥罔效。不得已。踵某醫之門。求治。醫授以發泡膏藥。令傅於胸。畢誤會其旨。歸而黏諸篋。（英文胸箱兩字。綴法相同。發音亦

肖故有此誤。詰朝醫造其廬問疾。遇畢於門。趨前詢曰。病少差乎。畢曰。否。承君饋藥。恨我無箱。故謹黏諸篋。今猶膠固未脫。而吾疾不稍痊。何也。

一婦入羔豚之肆。求羊脛。既交易而退。見有驅羣羊而過門外者。婦問曰。羊何之。對曰。將赴宰場而屠焉。婦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觥。曰。然則媪胡爲而來。豈將求生羊之脛而啖之乎。願媪恕余方命之愆。吾不欲聞此假慈悲之言也。

薦紳先生十三人。訂期會於某所。屆時咸集。惟甲紳遲五分鐘而始至。乙紳謂之曰。爾來何遲。吾輩因待爾而耗却一小時矣。甲出表視之曰。吾僅遲至五分鐘耳。安得謂一小時耶。乙紳曰。吾曹共十二人。待君於此。人各五分鐘。以十二乘之。適得六十分鐘。故曰耗却一小時也。(槐卿)

文豪健忘

臘生者。德國有名著作家也。性極疎忽。一夕返家甚遲。叩門欲入。渠婢就窗視爲誰。外面黑暗。不辨其爲主人也。乃呼曰。先生。主出未歸。臘生曰。無妨。余明日當再奉調。言已經去。(前人)

嘲尼姑詩

或有嘲尼姑詩一絕云。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卸着紅裙。從今嫁與潘郎去。省得僧敲月下門。此詩

洵堪令人捧腹然究嫌其少含蓄無甚意味可尋（佩衡）

超然道士之笑話

有某庵尼與某寺僧結不解緣一日有某觀道士名超然者往訪僧不遇又往訪尼適僧先在焉竊聽之正作巫山之會道士大怒排闥直入提僧與尼而擲諸地拳脚交加大罵無恥不止比時鄰人厲集道士亦自忘其爲方外人經衆竭力調停始罷好事者爲撰一聯於門云道不同超然獨立和其光宴爾新婚見者皆爲絕倒（前人）

元日詩

已未元旦家大人曾作滑稽詩四首曰年初爆竹辟山魃荆楚傳來故事遙一自官家申禁令成羣活鬼出招搖漫言婦女太無知天竺吳山禮佛慈試看權門奔競者也曾如醉復如痴兒童心理究如何笑說今年樂事多假戟假槍假面具公然同室戲操戈女子平權聊解嘲週旋晉接說同胞風頭樓外樓頭出媚態依依學外交意在言外見者無不軒渠（大呂）

嘲生女詩

昔人有嘲生女詩云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弄來弄去無非瓦令正原來是瓦鑿頗饒趣

味。近。聞。某。姓。連。生。六。女。有。人。嘲。以。詩。曰。五。女。之。家。賊。不。過。更。添。一。個。奈。如。何。只。憐。一。對。愚。夫。婦。慣。替。人。家。塑。老。婆。結。句。新。穎。與。前。詩。異。曲。同。工。均。堪。發。噱。(前。人。)

嘲眇目者

余肄業第一師校時。同學某眇一目。友人方扶雲嘲以詩曰。人有兩只眼。惟君一只開。人家哭一次。君須哭兩回。(前。人。)

偷兒解西語

一小學生初識二十六字母。夜歸忘去。O I C U 四字。乃父遂教之讀。並使其牢記勿忘。否則必遭撲責。小學生畏乃父甚。遂至一食一飲。必讀 O I C U 四字不止。夜半一偷兒方破壁而入。小學生忽於睡夢中大呼曰。O I C U 偷兒爲英文。夜塾教員出身。解英語。誤以兒言爲 O I C U (意卽我見汝也。跟蹤遁去。(前。人。))

學生奇言

某學生讀歷史至盤古氏開天闢地。且插畫其上。盤古氏手持大斧。厥狀可哂。某生遂詢其師曰。先生謂開天闢地以前。並無動植物。則安得有日常用品。今盤古氏所執大斧。果從何處得來。耶。師語塞。

(大呂)

學生奇言二

教師授數學。發問曰。設有肉包一個。甲乙丙丁四人各得六分之一。余得六分之二。餘者爲何。一幼年學生應聲而答曰。所餘者無他。盛肉包之磁碟耳。(夢)

兒童妙語

一童至麵包舖。以二辨士購麵包。一店夥曰。麵包價已漲。購此須費二辨士半。童訝曰。何時漲價。曰。今晨。曰。原來是今晨漲價。然則請以昨日之麵包售與我可也。(前人)

教法不同

教師謂一愚鈍之幼年學生曰。我幼時數學問題皆能一一答出。幼年學生笑而答曰。或者昔日老師之老師與今日學生之老師教法稍有不同耳。(前人)

舊教育

奈昔爲某家私塾教讀。一學生年十三四歲。頗聰明。能背誦韓昌黎原道。能舉仲尼弟子名五六十人。能知告子小于公孫丑幾歲。孟子大於告子幾歲。凡此皆我所不能者也。是時兼課高等小學地理。說

至沙漠。生突然問曰。玉皇大帝。何不設法搬去。使棄地爲膏腴乎。余聞言不能答。唯唯而已。

又一日。余令觀少年叢書。生獨取諸葛亮一種。讀畢。謂余曰。此書不佳。赤壁借東風一事。竟漏而不敘。余聞言不能答。唯唯而已。

又有一生。讀國文教科書。至駝鳥一課。明日復問曰。駝鳥何處有之。答曰。新世界動物園中有之。余曰。非也。是鳥產于沙漠。彼新世界……言未畢。旁有一生爲之證曰。彼言不錯。我昨日亦親見之。余不能答。唯唯而已。(無名)

五帶之新解

地理教員問學生曰。何謂五帶。一生答曰。青帶。黃帶。黑帶。赤帶。白帶。教員怒其何據。生曰。赤白二帶。見於間壁醫生之招牌。既有赤白帶。必有他三色帶無疑。(睡仙)

夫之號數

一少婦至電話公司。謂接線者曰。先生乎。余欲與我夫語。請爲我接之。接線者曰。汝夫幾號耶。少婦怒曰。我僅有一夫。安得其餘。而爲編列號數哉。(前人)

雞蛋糕

某校開運動會。一鄉人亦在場觀演。至二百碼賽跑一節。賽者均口銜海綿。鄉人曰。此輩學生在臨賽時。尚食雞蛋糕。真可謂饕餮矣。(前人)

更夫笑史

去冬杭州某巷。有更夫曰阿三者。素患神經病。一夜忽狂走鳴鑼。鄰人以為火警。爭起覘之。乃市中安靜如恆。共詢阿三。三曰。際此嚴寒。一夕數起。吾實不堪其苦。故將五更一總敲之耳。(大呂)

外國地理之笑談

舊歷年假時。某小學將舉行考試。一小學生預備外國地理。厭其地名之難記也。悄然曰。我他日若為政。必盡滅各國。而入於中國版圖。庶幾為小學生不復有外國地理一科也。(前人)

精細之幾何畫

一小學生作幾何畫。所作線絕粗。師責之曰。凡作幾何畫。當以精細為妙。汝所作粗如庭柱。紙面幾全為所占矣。翌日復繪。小學生竟繳白紙一張。師責之。小學生曰。吾所作絕精細。顯微鏡恐亦將失其效力。况肉眼乎。(前人)

滑稽小說 · 怪話第一卷 · 怪談



滑稽小說 怪話第一卷

怪話

髮之價值

光緒末外務部某官之子留學西洋臨行父囑之曰既至外國第一毋翦去髮辮不然不以若爲子也子唯唯既至外國苦爲同學所訕笑欲剪者再只以父命不敢自主思函商之而遠隔萬里一函之往返輒須數月也於是電達其苦衷於老父父電覆之往還辯論數次父終不許子亦無如之何而計數次所耗電報費已在五百金以上矣一時聞者傳爲趣聞謂耗去五百金始救此絲絲之髮則髮之價值爲何如哉(夢)

幼帝書福字

清宣統帝初學讀循例首書一福字字大如杯以朱筆書於黃絹之上蓋由爲之師傅者執御手而爲之也帝性頑劣不馴下筆時不聽師傅指揮福字首筆一點竟漏去不復成文廷臣環而觀者皆大驚異蓋謂福字少點卽無一點福也然只默喻於心而不敢宣之於口及清鼎既革宮中小閣紛紛竊幼

帝平時所習字以獻於遜朝遺老皆得善價而去塗鴉滿紙得之者視爲連城之璧焉其中有一幅蓋卽黃絹朱書福字遺老有知其事者淒然出涕曰無一點福至今驗矣(夢)

金聖嘆之破硯

吉林甯安縣有地名金家沾者其人多姓金氏說者謂清初哭廟之案聖嘆身罹大辟妻孥發配關外安置甯古塔今甯安金氏皆聖嘆之子孫其人多以漁獵爲生不知不識儼然化外蠻民自亡其爲中原望族也宣統元年某甲掘地爲陷窅深八尺得破硯焉背鐫楷書聖嘆二字又有篆文猿字雖略有破損猶可辨認或謂此硯既係聖嘆故物則破猿當與斷牛爲的對也蓋聖嘆被難時其子曾請覘仙預問後事判曰斷牛不知何解既發配甯古塔至日居老屋三間偶見屋後有斷碑焉撫之僅存一牛字其識乃驗此事見清初無名氏所著哭廟紀略故或以斷牛破猿爲的對然究不知猿字是何指也自今觀之清社終于項城之手則破猿者破于袁之其識竟驗(夢)

洪文卿送地

光緒時廷臣謀清邊界欲繪一中俄交界圖而苦無藍本會某星使出洋道經俄京廷臣以此爲託意謂求之彼邦必易易也既至徧索之於書肆而無所得一日有俄人持圖求見云自外交務部秘書處

偷謂而來索八百金焉京卿命譯員往還協商乃以千六百元購得俄人得八百又八百入譯員之囊其圖既至中國廷臣遂依樣繪定久之俄國忽喧傳中國公使被騙事蓋俄人所繪圖故以中國地八里劃入俄界而星使不知也或謂某星使卽洪文卿云按棄地而得錢謂之買地棄地而不得錢謂之送地若此事者較送地猶不若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送地賠錢（夢）

帝皇之樹

吉林省有所謂帝皇樹者一大柏也修幹參天交柯密葉四時常茂相傳清室祖宗所手植故羣稱爲帝皇樹有人守護左右數十里禁樵采歲時備牲致祭地方大小官親往行禮必敬必戒毋敢忽焉歷三百載未改其例宣統元年樹忽自枯一枝明年漸甚議者謂爲不祥之兆果又明年而清亡亦奇事也（夢）

端溲陽軼事

端方善談諧人多能道之以余所聞亦有一事頗可破顏湖南候補道某本市井之徒略識之乎以購彩票獲巨彩捐道台銜入京引見央當道某投拜於端方門下某道不識行書溲字逢人輒言端溲便陽聞者匿笑以爲端之得意門生也不敢面辯其非某道終不自知一日復稱便陽於端前端徐徐曰老

兒便我不如自便罷。傳呼送客自此不復與見(夢)

蛇聽道人說法

戴角披毛之類。莫不各有性真。一自皈依正教。則不獨咒獅象於座下。降龍虎於寰中。而蠕蠕蠢動。亦解尊聞教爲上乘。而依依門下。至以修道爲復性者有之。自秦中之樓觀道院者。距省垣九十里。爲百二秦關一大叢林也。向稱道教之宗。固與鄂之武當。魯之秦岱。推爲鼎峙。天下三大宗峯。自是雲游羽士。至此院而掛單者。擔簞躡蹻。絡繹不絕。門限幾爲之穿。其中有主教苦道人者。年九十餘歲。鶴髮虬鬚。飄飄若雪。而步虛聲裏。饒有費長房縮地之方。善於煉汞。每遇丹灶雲升。觀者輒疑爲函谷關前東來之紫氣焉。以故三十六洞天。修真弟子。幾有二百餘人。咸尊苦道人爲宗工。曰侍其側。聽講道德五千言。迨至舌粲蓮花。談入玄妙。而松壇竹徑間。颼颼然而百而千。而萬。蜿蜒而來者。皆蛇弟子也。然性極馴。不敢近於講座。惟俯伏庭前。昂首而視。若爲領解也者。逮講畢。苦以玉塵揮以令去。始各自散歸洞壑。數十年來。日以爲常。與人無患。亦與物無爭。爾偶有一蛇。無事聽講。輒自獨入講堂。盤臥鼓上。誤整一侍者。爲護法師所知。乃劍斷寸尾而逐之。不准復入道宗。自此每講太上清淨之法。羣蛇皆入。而惟尾秃者徘徊戶外。不敢遽進。只以雙目灼灼。側視堂中。一似有悔悟意。適一方士甫出院門。則秃尾

蛇身繞方士之足。口啣方士之衣。如搗桿然。首頻頻下也。方士察其意。乃作當頭棒喝曰。爾蠢物。不遵法規。妄啓殺戒。安得有金丹換骨時耶。此後旅而進。亦旅而退。毋再自甘化外也。禿尾蛇搖尾乞憐。又一移時。方士入請緩頰。隨仙道人之命。而大嘯一聲。疾如流星。蹶奔而入。從此不復屈曲於講堂焉。不數年。而苦道人羽化之後。羣蛇皆盤旋於梁楹門闕三晝夜。始各散去。嗣後樓觀道院。迄無蛇至矣。然於盛暑時。偶一聚於苦道人家畔。互相繚繞。經時忽不見爾。自道院燬於兵火。而宗風寂閱。繼起又無人也。此漢臯離明官住持爲言之。然確與否則不敢知也。姑錄之以作談柄云爾。

花蠱

巫蠱之術。爲儒者所不道。然竟亦有奇驗者。南匯縣周浦鎮有某鋪。於某日曾綁縛一人。余過而怪之。詢諸土人。土人云。此人以彈花爲業。同治間與店某。因事口角。彈花某因罰去銀錢數元。迨某將嫁女。于歸有日。請一彈花者。彈被絮等項。適前之彈花者。意圖報復。謀爲幫工。其間彈竣而去。迨女適夫家。不逾一年。夫病沉重。繼而姑病。繼而翁病。彌留牀箆。無可爲計。聞某卜巫者有奇驗。往叩之。某曰。卜象大異。意媳婦嫁衣內。有壓蠱之事。是以成此。一家大病。其急驗之。不然。死無噍類矣。女知卜兆。急檢衣服箱物。皆無證據。思被絮。係某彈花所彈者。其或有壓蠱乎。急拆視之。並無他異。適以天晴。謂既拆

之宜。晾曬一番。以除溼氣。既而攤絮在日中。反覆檢視。則被絮係和合者。揭者視之。似有物在內。爰剖開細視。則佛馬十餘張。及小白裙小白鞋等。女曰。是果然矣。不然此物何爲乎來哉。急白諸父家。遂詭稱有事。召彈花某至。呼人縛而問之。則實有其事也。

愈癩奇聞

鄞東鄉七里塾。有沈某者。家小康。忽患癩疾。百藥罔效。祈禱無靈。已數月矣。家人恐其生事。禁勿許出。一日黃昏時。偶未防閑。癩人乘間而出。疾行如飛。偵騎四出。不知去向。癩者奔三里之遙。至二都岸地方。更闌人靜。天暗如墨。忽眺上人家之屋。走下堂前。低頭便拜。反身叩門。人皆疑爲竊賊也。大喊有賊。鄰人燭之。見其從屋上而來。真以爲妙手空空兒也。於是吊而打之。身無完膚。有識之者曰。此癩人沈某也。詢之。答言姓名。一無癩意。又以爲妝癩也。仍撻之。癩者竟大聲曰。某身無竊物。而欲將我置於死地。有是理乎。乃縱之去。沈某竟不還家。卽投地保處。評理。比及家人探息。見其遍體傷痕。遂昇之歸。寢數日。恙如失。家人詢其如何。私出。伊云。只見前面白衣婦女。拉之去。登屋入內。後被衆人毆打。婦卽逃遁。我亦如夢初醒。漸知痛楚也。夫癩本痰迷心竅。而爲鬼怪附之。其說亦不可信。然竟因痛打而愈。其疾。其亦奇矣。

奇怪之訃文

近日天津大公報記有奇怪之訃文一段特轉錄之原文云。金君閩人也。其夫人周氏。於七月初二日病故。其哀啓敘夫人之病情。令人毛骨悚然。茲錄其訃文語（上略）本年二月初生次子象九。不十日即起。治中饋如常。以健產故。心大慰。乃至該月二十九日夜。胸中忽起嘔逆。片刻無已時。急延醫服藥。投十餘劑。始稍鬆動。然嘔雖漸止。而中部阻滯。有若緊束狀。歷二月餘。雖迭進以攻中之藥。旋起旋止。病仍依然。繼身忽臃腫。至五月中旬。又益以哮喘。日必數次。當其發時。頭忽低昂。脈息沉伏。不省人事。每經刻餘始蘇。危險甚。即易醫以治喘息。初似稍減。然僅歷日餘復然。正惶遽無措間。忽泫然語余曰。今夜有一人手持布帶。必欲負之而去。命在須臾。不及天明矣。聞之毛骨悚然。急詢之。則以蛇妖對。隨即手取一刀。在病人周圍連斫數十下。無何胸次大寬。時病者膽亦壯。稱此妖前變之形。怪怪奇奇。不可名狀。近所變。純是一人。長約三尺六七寸。身穿長衫。面有虛火塊數點。據述於去歲七月內進宅。現每日常以種種之言來相恫嚇。我以家中人少。又農忙之際。雇傭不易。恐以脫人而獲嚴譴。故膽怯不敢聲。至今夜則自知同歸於死。等死也。特冒險言之。以冀僥倖萬一耳。余聞之愈憤。將房內一切什物立徙一空。而已則鎮坐牀上。冀觀其變。詎至黎明。未見動靜。竊念正能尅邪之說。殆或然歟。至翌日。又

陪坐於旁。比晚。余以數日夜之睡。兩眼迷離。精神大憊。時病者身忽轉側。見不舒甚。又詢之。則稱頃此妖又以洩漏故。於其腹用手連壓三下。而立時腹遂大脹。氣機愈窒。時親戚屢以立獄爲言。冀其速愈。勉力之。乃甫經定奪。而病者稱此妖見告。言之又歷歷。翌晨並現原形矣。事畢。妖仍爲態如故。計無所出。乃主遷回。初回後。詢悉妖已不見。二旬間。上部腫勢漸退。飲食亦增。似入平穩之象。愁眉頓展。詎至六月底。怪狀迭出。該妖又現。延至七月初二日晨。痰涎上湧。遂撒手以去云云。金君素惡迷信。而此次夫人之病。竟離奇若是。真大惑不解。世不乏好奇之士。請研究之。

丐鬪記

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申報又有丐鬪記一則如下。記云。丐頭蔡慶在太倉州屬某地。糾衆滋釁。傷斃郭有泰等情。略登昨報。茲悉江河乞丐。其爲首者。彼中人稱爲担頭。每年二八兩月。担頭率領諸丐。次第往蘇松太各城鎮行乞。每至一區。必先聚衆械鬪。能勝則由担頭按期給錢若干。當鬪時。先邀拳棒精通之人。言明日給厚資。其人扮作乞丐。模形隨之而去。是日有混名一隻眼蔡慶者。帶領乞丐百餘人。收取規費。直塘橫塘沙溪等三處担頭。託上海担頭尖頭麻子。卽李福。言定共給錢九十五千文。蔡言是區區者。祇可作橫塘沙溪二處之銀。直塘不在其內。隨帶衆丐。至直塘。該處擔頭周春林見蔡

來。卽言此事已託李言明。毋勞親舉玉趾。蔡以李所言。此間不在其內。周懇蔡邀李到來再議。李得知先遣精通武藝之刑邦曉。眼耀忠。魏大二毛。卽郭有泰。前往與蔡會晤。不數語。卽便闕毆。二毛身受重傷。致死。曉。眼耀。忠。刑邦。亦各受重傷。生死未卜。均被拖回荒隴間而去。魏得遁逃。告知李福。以事關人命。隨投太倉州喊控。莫直刺移請上海縣。裴邑尊派捕協緝兇人。並查被傷各人之下落。未知以後如何也。

達爾文軼事

查理達爾文。英之博物大家也。創生物進化之論。世之略具常識者。固類知之。在世時。嘗有鄰居頑童。議有以謔之。乃以蝶之翅。蝗之肢。甲蟲之頭。與蕙蚣之腹。膠成一體。狀若飛龍。盛以小匣。攜往達氏之宅。求見。肅然曰。我儕在野。捕得奇物。不識何名。特呈鑒。請垂示。達氏略一審視。並不問真僞。但向諸幼稚博物家微笑曰。君等獲此時。曾聞其鳴乎。僉曰。鳴曰。然則鳴椿象（Horn beetle）也。椿象無鳴者。諸童既皆曰。鳴。達氏卽以不可得之名。名不可得之物。亦可謂應於應付矣。（雲鶴）

郵片周游全球

歐戰以前。一般郵票收藏家。恆將郵片寄至外洋友人處。託其輾轉寄遞。由甲國至乙國。而丙而丁。末

復寄回本國。如是則一片之上。粘有數國郵花。蓋有數國戳記。值價甚巨。云惟刻因戰事。郵遞不免失落。云（元）

麻雀牌風行世界

他國人士之雅好吾國麻雀牌者。亦不亞於嗜棋。雀牌一項。近年來銷運日本。美國者頗盛。彼都人士。又將又法筆之於書。居然成帙。據調查所得。雀牌專書已有英日德諸國文字譯本。亦云盛矣。

賊狗

美國斐理特而非省之登特城。數年前曾有一賊狗。行竊衣帽鞋靴。及金錢等零星小物。凡歷六年四閱月之久。所得賊贓。值美金五千元之巨。城中居民。時報失竊。警察中人。初不知爲此狗所爲。其後偵探四出偵緝。始知真相。遂力謀捕之。願此狗至靈敏機警。警察等常受其愚弄。凡六閱月。卒不獲。警察長海米登。遂下令。不能生捕。則斃之。其時有醫學博士約來脫者。素喜狗。往說海米登曰。吾聞此狗靈警。悅之。願往說紐約密司鮑痕。出賞貸其命。密司鮑痕者。擁有巨產。而性最愛狗者也。海米登允之。博士遂往紐約。密司鮑痕聞言。立出五千金。贖狗命。賊狗之賊主人。遂獻之於警察長。一禮拜後。此狗在密司鮑痕巨廈中矣。時一千九百十六年之春也。狗名傑奈。其昔日所交之友人。爲小竊扒手。僞造肥

皂牛乳者。乞丐。及博徒流氓等。彼之何處行竊欲竊何物。咸由若輩爲之主使也。此狗現已一變其暴戾狡獪之性。而爲溫馴忠謹。昔日行竊之術悉已遺忘。而爲主人導賓客護幼童。美人之好狗者。爭以一觀爲快云。噫。彼賊狗也。而能改過自新。受人憐愛。况有良心之賊人也耶。（舍我）

四百年未息之火

德邦撒克索利伊國之某炭礦。在四百年前發火。至今依然未熄。該國有名之某學者。就坑口吹出之火。以管導之。至各工廠及各實驗室。作種種之使用。（佛初）

三百年未閉之門

意大利之赫利司市。有一最著名之賣珈琲店。不拘何時。座上之客。無不常滿。故三百年來。其門常開放。未曾一度閉。去歲赫利司市爲敵人所陷。該店始屬門他去。

英國之推命案

英國韋斯特明斯特有婦名查爾斯娘娘者。因爲人推命被控。偵探往傳婦時。曾見陸軍中將某氏。與婦同坐小案。持籌推算。中將之名。以有礙體面。未經宣布。中將尋由法國來書。謂彼識婦有年。當日訪婦。乃係友交上之過往。非囑推命。且未予以錢云。婦供本善推命。昔以此爲業。獲資甚富。今雖偶爲之。

不復取錢。又稱顯貴之與結識者頗多。遇之甚厚。愛士葵君之女公子亦在其列。是緣曾經審訊數次。卒以證據不足。而判被告無罪。判詞既下。堂下有時裝之男婦多人。咸爲歎呼拊掌。按自歐戰發生後。各戰國中。推命者大爲得志。蓋征人之親屬。或其情人。多往詢其所友愛者之命運。當道以足惑衆。嚴加禁止。而查爾斯娘娘某中將。既爲其友愛士葵君之女公子。亦與結識。其場面亦大矣。是如中國女巫之流也。

蟻災

墨西哥附近海中之小島上。於今歲八月中。發現一奇異之災害。有數千億兆之巨蟻。自山巔而下。蟻之大。身長可達半寸許。所過之路。一切細小之植物。一掃而空。即飛禽走獸之止於路者。不及迴避。亦遭毒害。人民受累不淺。園中蔬菜。皆被食盡。一入家中。則尤患不忍言。凡衣服器具食物。無不有蟻。井常菌人。以至居處不安。無不畏之如虎。乃點火於路。阻其進行。蟻則繞道以進。人民甚有遷徙以避之者。若逢小河。則前驅者投入河內。填成可通行之路。後者蹈之而過。源源而來。不見其少。一般人民束手無策。後經大雨。盡被驅入海中。其患始絕。(日新)

蚤之價值

英人洛思却伊羅。曠世之大富豪也。身居代議士之職。有奇癖。喜蒐集各種虱類。懸賞募集。雖費鉅金。不惜也。以是蚤之歸於其門者。亦無奇不有。數其種類。凡二千有奇。若虎蚤。若狼蚤。若孔雀蚤。若雀蚤。無不具備。黏置紙片。陳列於蚤之陳列室中。時時往觀。引以爲無上之至樂。此七八年前事也。越三四年。普通之蚤類。搜羅已盡。又欲得北極雪中極狐與白狐之蚤。以爲快。蒐集之使者。涉重洋。冒冰雪。既至狐窟。而不得蚤。廢然而歸。然洛思却伊羅之好奇心。曾不因是而稍衰。乃於加拿大之大新聞紙數家。悉登廣告曰。有能得北極雪中極狐與白狐之蚤者。報以重金。於是北極之探險家。應募而往者。頗不乏人。數月之後。洛思却伊羅。忽接一小包之郵件。啓之中。有玻璃管。藏蚤四枚。固北極雪中極狐之蚤也。其保存至周密。并另紙附記其蒐採之場所。日月。又敘述其經過之情狀。以證其非謬。洛思却伊羅大喜。遂以英金百二十磅酬之。約合中國一千四百七十餘元。然則一蚤之價。亦值三百六十餘元矣。(谷青)

印度異人記

印度有異人焉。其生也不知其何年。其死也不知其何日。其來也不知其何處。其去也不知其何方。其事跡之怪怪奇奇。實有人目所未見。耳所未聞者。噫。是殆鍊形之士乎。近閱歐洲報載。有某英人來稿。

一則稱述異人之事甚奇。據言某於十四年前往印度地方遊歷。凡該處之士君子多與之遊。有一友係印度部民。固年高有德者。流閱歷甚深。見識甚廣。因與爲友。常與談論天下事。一日友突如其來。忽而言曰。有一異事。君願聞之否。緣近有一異人。新到本境。不知其從何而至。且不知其歲幾何。想與青山同壽矣。其人善死。死而復活。活而復死。曾無已時。今其人已算定死於本城。君其欲觀其死葬。以及復活否。某聞之。念天下之奇。安有奇至於此。諒爲無稽之語。然既有是說。亦不可不一往觀之。因曰。既有此異。余深願得一見之。不知君肯爲余介紹否。曰。是何難。今其所定死期。仍未能屆。乘其未死。與之結識。得以暢談。今古何如。某喜極。因偕往訪焉。既至。見其人貌古樸。望之似四十許人。身甚壯。頂踵不留毫髮。目灼灼有異光。因與之言。詎異人英語甚精。無煩通事。以爲代達。因與閒談瑣事。友乃附耳而言曰。君可問上古大水陸沉時事。抑問印度開闢情形。某聞之。不禁惘惘不知所爲。以爲人縱通神。安知數千年前之事。因爲問及里士斯沙之事。在一千五百零三年時。迄今殆已有四百年餘矣。異人聞問。乃一一縷陳。并言此事當日余曾在場。但其中情形。後人所傳者。因世遠年湮。故不無有稍歧之處。某聞語益詫異不勝。因又問勿里文仰事。按勿里文仰。乃美國人數十年前。曾奉美廷委爲猶打地方總督。自創模文教。稱爲聖人。雖仍奉美之正朔。然自主其教。美亦不敢爲之過問。固亦一時之雄

也。某以此事爲問。異人曰。此事亦嘗聞之。惜道阻且長。當日尙未與其人會晤也。某復與論吉里爵付臣在印度所行之事。言之娓娓。其語甚詳。且言吉爵當日在印之時。與之往來甚稔。云嗣某與談印度當日情形。異人曰。當日西人在馬打刺士第一次登岸時。余曾目覩也。所言之事。多非人間語。談未久。某卽興辭而出。沿途思索。搖搖如懸旌。念天下之奇。何至於此。閱數日。友復來曰。異人算定須死四十日。已定於本日某時屍解。盍往觀乎。某欣然允之。既至。則人山人海。壅塞不開。某至。諸人讓路與行。時該部之王亦在焉。場中搭一木架。異人端坐其中。諸徒環侍兩旁。異人因與徒言語甚細。聽之不甚了。了有頃。曰。時已至。吾須死矣。時在場見者。盡譁無不欲躋前看視。旋見異人身搖搖不定。諸徒環坐。誦經未幾。聞異人長吁一聲。而氣絕矣。死後。諸徒乃近前探其舌。而反之。時王已預備巨袋并棺槨等。徒乃將異人坐置袋中。旋以索牢縛袋口。王乃以印封蓋。旋取袋置棺中。外加鎗焉。其匙王自佩之。卽委禁軍將其棺昇入後宮。另以一室貯之。親加封鎖。並派禁軍輪流防守。不得少懈。欲覘其異。衆乃散去。時見之者。均竊竊稱異。恨不能卽到四十日之期。無何。期屆。往觀者益多。擁擠道中。路爲之塞。時王卽由宮中啓門。命昇棺出。親爲啓視。並出其袋。王驗之。封識宛然。絲毫未動。因爲啓視。並無臭穢氣。諸徒乃將異人捧出。見其狀仍如初死時。惟身蜷曲而已。徒乃具沸湯爲之沐浴。未幾。足能略動。徒乃扶之。

臥並取藥油拭其頂及背更以藥水抹其鼻藥水之味殊烈不知爲何品也拭畢並探其舌而正之諸徒復環坐誦經如送死時約有一二刻久卽見異人筋絡稍爲跳動俄而動愈甚後復長吁一聲兩目復啓徒乃扶之坐時諸人觀者均已結舌出神不知所自時異人舉目見王亦能認識因與王點頭以眼色授徒命諸人且退衆乃散出惟異人及徒在室中翌日覓之已不知其蹤跡矣自茲以往十餘年來不復得知此人消息非一大奇事哉某西人之言若此並言此係目擊情形並無稍存飾僞以駭人聽者竊按此事聞所未聞若異人者出沒無常見首而不見尾其殆神龍之流亞歟竊聞之印度爲古佛國明心見性之士多毓其間故多有能服氣鍊形之術意者異人得其秘妙故得神仙羽化之旨也歟錄叨報（見光緒十四年申報）

英人之迷信

守古之英人多以爲人之品行際遇皆可視其指甲或兩耳則能知之云其法與我國相法亦不過大同小異耳今譯之如左指甲尖有一白點則曰人將有不幸事指甲之色發灰白或青等色則是人必有憂鬱事指甲窄者則是人必善詐僞貪名利好爭辯易口角之徒指甲闊者則是人必文雅溫柔膽力薄弱之人人之多機警富思想者其指甲必圓齶吝者喜自誇者或愚笨者其指甲必皆小聰慧敏

捷不畏艱難之人。則其指甲必常現紅色。品行惡劣者。或身體多疾病者。則其指甲必常現灰白色。無絲毫之血色。云耳之薄且垂尖者。其性情必惡劣凶狠。耳之薄且小者。其搜索力必富足。耳之厚且大者。是人必多色慾。性情必鄙俗。耳之大者。且耳垂豐腴向下垂者。是人必爲一大政治家。或極富理想之人。云人無端鼻癢。則主將有煩惱之事。右眼癢。則主在運至左眼。則主凶蜘蛛自屋頂下垂於身。前則主將有友人贈遺之物。燭火之光忽發碧色。或暗者。則主將有生客至。或有鬼物。鞋帶之結忽鬆散。則主情人念彼。或與他人談及彼。云苟人與其情人偕行時。蹙其右足之靴。則以爲其情人將極表愛情於伊。苟蹙其左足之靴。則以爲表情人之不欲與伊偕行云。(慕蘭)

賭鬼

蘇州祥符寺巷宗某婦。溺於賭。日照例作雀戲。嗣有一副僅少六筒。嵌當便是筒子。一色因語賭友曰。誰打六筒。我便大贏。不料下家應聲出六筒。宗婦將牌仰倒。曰贏矣。言已捧腹狂笑。愈笑愈勵。移時委身於地。笑聲始輟。衆知有異。扶之而起。則氣絕矣。此真可謂之賭鬼也。

新哀的茂敦書

英德開戰之前。德皇威廉以大米一袋。置於軍前。令轉呈英王。袋上大書曰。袋中之米。數卽朕之兵數。

英王答之以一小瓶印度秦椒（椒粒極細）附以書曰瓶內所儲之子數卽朕之兵數請嘗試之卽知味矣。

吉林跳神之俗

吉林雙城人民有一種習慣卽婦女之跳大神是也習俗相沿由來已久人民極其信仰尤以婦女爲最甚鄉間爲最多操是術者分文武兩派文派者多係老嫗爲之於深夜之際閉目端坐須臾之間渾身亂抖謂神卽附體信口歌唱醜態百出武派者以青年婦女爲最多於夜靜更深腰懸銅鈴一串擊單面鼓滿屋跳躍信口高歌所附之神不一如濟顛僧楊二郎豬八戒等名目間有中年男子亦係武派者能當場吞鐵釘若干能喝煤油數斤若瘋若狂亦不知何所取義人民卽嘖嘖稱美謂其工夫已到修練已深可笑極矣現在城東二屯有王姓婦定於日前出馬遶人參觀記者亦曾前往見該婦年僅二十餘歲於是日晚間當此嚴寒之際在院內脫去上身衣服露出胸臍用鐵練將肩窩穿透練之兩端懸掛劍刀四口名曰掛甲雖鮮血淋漓毫無痛楚之色誠陋俗也。

徵詩之笑談

鄞縣有石博山者爲其夫人六十祝壽自行徵詩於范某某范欣然以七絕二章答之詩云夫婦齊眉

六○十○春○祝○延○酬○酒○最○情○親○世○間○男○子○原○無○幾○不○道○英○雌○自○有○真○又○云○六○十○年○來○鶴○髮○翁○半○生○事○事○賴○閨○中○繡○幃○一○座○靈○山○佛○長○使○先○生○拜○下○風○詎○石○某○閱○之○大○怒○疊○致○匿○名○揭○帖○質○問○後○閱○數○日○石○竟○大○興○問○罪○之○師○到○范○宅○大○起○交○涉○搗○毀○物○件○以○致○涉○訟○云○

童子信道之堅

閩○人○黃○仲○甫○次○子○名○培○清○年○方○十○歲○基○督○教○徒○也○受○業○於○培○元○書○院○後○染○病○甚○危○家○長○欲○求○神○告○佛○此○子○信○道○心○深○拒○絕○不○肯○奉○道○纔○一○年○守○誠○之○心○堅○決○有○如○是○次○晚○呼○兄○輩○至○榻○前○云○清○於○明○日○上○天○臨○終○時○笑○容○自○若○自○言○天○堂○境○好○人○多○爲○清○從○來○所○未○見○中○心○覺○有○無○限○之○快○樂○少○頃○向○家○人○索○鞋○穿○之○且○云○清○上○天○堂○矣○遂○氣○絕○而○死○福○州○教○會○以○此○子○之○死○異○蹟○極○多○天○安○堂○主○理○培○元○學○校○教○員○均○次○第○演○述○洵○如○此○子○者○不○可○謂○不○奇○矣○

懷甯之水神

懷○邑○東○鄉○有○某○內○河○直○通○長○江○相○傳○每○歲○時○有○水○神○來○游○鄉○人○必○焚○香○誦○經○以○表○歡○迎○神○形○如○姪○首○方○身○黃○蜿○蜒○於○磁○盆○中○又○據○鄉○人○云○神○分○大○王○將○軍○等○首○黃○者○乃○王○其○將○軍○則○首○圓○身○黑○云○

蒙古王進貢

內○蒙○昭○烏○達○盟○敖○漢○右○旗○扎○薩○克○親○王○色○凌○郭○魯○爾○攜○帶○貢○物○於○民○國○七○年○到○京○覲○見○宣○統○呈○進○湯○羊○二○支○奶○果○皮○奶○皮○等○貢○品○十○二○匣○宣○統○賞○收○並○在○南○書○房○賜○宴○然○貢○獻○一○事○乃○前○清○之○遺○例○自○古○帝○王○征○服○邊○疆○保○護○異○類○不○分○畛○域○一○視○同○仁○故○蒙○藏○新○邊○各○族○感○我○華○民○之○功○德○自○願○臣○服○每○年○貢○奉○物○品○以○盡○人○臣○之○禮○而○謝○我○保○護○之○意○今○五○族○共○和○自○應○一○律○平○等○非○專○制○時○代○可○比○宣○統○乃○屬○亡○清○之○遺○帝○在○今○日○視○之○仍○不○過○一○平○民○資○格○耳○既○不○能○盡○保○護○之○責○任○何○能○享○貢○獻○之○權○利○茲○特○略○貢○數○語○用○勸○蒙○王○而○今○而○後○可○以○不○必○矣○

鳥語學校

英○人○鳩○德○亨○幼○時○遊○行○山○中○見○一○怪○鳥○能○操○人○語○因○遂○與○此○鳥○為○友○鳥○甚○馴○形○狀○亦○修○美○能○知○一○切○鳥○語○鳩○德○亨○一○一○試○之○皆○有○奇○驗○因○就○而○求○教○凡○歷○十○七○年○一○切○鳥○語○盡○得○其○要○所○至○能○與○各○類○飛○鳥○相○週○旋○遇○鳥○之○善○歌○者○鳩○亦○能○報○之○以○鳥○歌○以○是○大○博○鳥○界○之○歡○迎○足○迹○所○至○各○類○飛○鳥○從○之○者○如○歸○市○世○遂○推○為○鳥○語○大○王○多○請○其○教○授○鳩○氏○因○學○習○此○項○鳥○語○者○多○一○一○傳○授○殊○覺○勞○力○因○倡○議○創○設○鳥○語○專○門○學○校○以○容○納○有○志○學○習○鳥○語○之○人○士○此○項○學○校○之○組○織○現○已○大○半○就○緒○唯○校○址○尙○費○斟酌○據○氏○意○見○謂○宜○在○南○非○洲○而○學○者○多○憚○其○遠○阻○將○來○或○卽○在○英○國○設○立○亦○未○可○知○云○

清宮之寶

北京古物陳列所有鑽石製成寶花一具。並乾隆年間安南進貢之潔白玉石駿馬二匹。爲希世之寶。曾經某國商人估價數十萬元云。

名伶之扇

北京名伶韓世昌於某日在江西會館賞音社演小宴。驚變須用歌扇。該社以重金購得磨竹貢篋。爲贈乾嘉時物也。係喬氏戩翼翁精寫詩句。陳師曾繪畫荔枝名流手筆。可珍之至。茲照錄題辭以供快觀。韓郎青肄長生殿。驚變一齣新聲始。就賞音社以便面爲贈。戩翼翁漫題四詩。鳳尾檀槽舞馬牀。大羅天上按霓裳。梨園小部風流在。酒半華燈照靚妝。破費纏頭十斛珠。聽風聽水借氍毹。防也偷得新翻曲。牆外行人是李墓。神光杳杳愛河邊。殿上三郎擁玉環。一闋定風波。未了休催入破念家山。風懷左右冠花曹。歌扇低張羯鼓高。韓壽也來如意館。一時紅妒鄭櫻桃。朽道人畫荔枝題解。韓郎以崑曲得名。行將演長生殿。驚變一齣好事者。索畫扇以酬之。乃爲剪燈牕下寫荔枝荔枝亦玉環故事。想鮮寶登盤。時尙計及有漁陽鞀鼓。否擲筆爲之一歎。又是晚飾李三郎與韓世昌合串。是劇者爲趙君逸。更該社亦以古篋爲贈。蕭君謙中爲繪便面書則。

出。自。楊。君。千。里。之。手。有。見。之。者。謂。與。筵。骨。合。稱。三。絕。信。夫。名。下。無。虛。也。

京師名妓之綽號

京中妓女多有綽號。茲探得八埠名妓之綽號彙錄於后。以博閱者一粲。月中仙兔兒奶奶。梁一妙。橄嘴驢。王玉萍姨太太。董順寶磚頭寶。劉二菊下三濫。董金仙悶葫蘆。宜笑傻姑娘。金蓮花色眼賊。香妃小了。頗。閤喜鳳辣子雞。顏鳳仙天津三。王金寶女強盜。韓月仙小丑兒。陳金福三吊三。趙月蘭假抗頭。洪月梅女流氓。金好好西洋貨。歡海花夜裏歡。王素雲九尾狐。小阿鳳小爛污。李蘭芬債篋子。程豔秋女名士。馬玉芳小鼻子。師金翠母兔子。陸二寶鐵門將軍。梁素珍自來舊。含笑春一根炭。金紅樓北冰洋。李翠寶母老虎。小春樓三隻手。花巧玉大老鷹。李蘭卿大秧子。楊蘭芬全樂薄。脆翠玲胖子頭。桂紅元宵。花韻芬。庖使額。李玉芬大三。李月樓麵包樹。蘭桂鳳胸牌貨。陳玉清大逼。張寶寶小逼。朱風冰桶。花鸞卿洋太太。花香閣洋娘。以上不過一時所談及者。大概如此。遺漏尚多也。

測字趣聞

余友王君滑稽家也。一日余偕友周君至其家中。談及測字之理。王君云。此何難也。余亦善之。於是請

周君寫一字於水板上。周君執筆卽寫一(一)字。使王君測。王君卽執筆寫一(一)字云。你這個人說倒說一劃一的。周君唯唯。又執筆豎一豎成一(十)字云。誠實(成十)倒狠誠實的。周君唯唯。王君又執筆一撇成一(才)字云。才學倒狠有的。周君又唯唯。王君又執筆一捺成一(木)字云。惜乎。太木一些。周君笑而不答。王君又執筆畫一畫成一(木)字云。你這個人本事倒狠有的。周君仍不說。王君執筆在本字外畫一圓圈成一(⊕)形云。圓渾倒圓渾的。周君仍不明其意。不語。後見王君執筆在(⊕)形上又加一點。成一(⊕)形云。你這個人狠有伸縮的。他日一定有出頭的日子。周君尙未明其意。唯唯不語。後王君又執筆在(⊕)形兩旁加四點。成一(⊕)形云。惜乎。助手短一些。卽六親無靠也。周君猶不知。仍唯唯。後見王君在(⊕)形之下。加一長畫。成一(⊕)形云。後福無窮。卽後來的日子很好也。周君聞至斯已明其謔已。遂欲與其理論爭執。後經余在旁再三勸解。始得一笑而散。噫。如王君者。亦云善於謔矣。然未免由謔而近于虐也。一笑(清河公)

新八大胡同

北京八大胡同之名。由來久矣。說者以爲北里遺址。多秦樓楚館。爲遊人注目之所。故人皆知之。夫腥羶妓院。豈盡在八大胡同之內。况有娼妓之胡同。未必皆大而近來北京。又有新八大胡同之稱。可與娼

妓之八大胡同遙遙相對今將新八胡同分說於後

- 一石大人胡同民國初葉袁世凱曾在此處組閣臨時辦公可稱為大胡同
 - 一金魚胡同爲前清軍機大臣那相之公館都中要人多宴會於此可稱大胡同
 - 一堂子胡同爲前參謀總長代理總理口口口之私寓可稱爲大胡同
 - 一府學胡同爲三任總理兼參戰督辦主戰到底口口口之私宅可稱爲大胡同
 - 一錫拉胡同爲前交通總長後兼財政總長善借日債之口口口住宅可稱爲大胡同
 - 一安福胡同爲組織國會收買議員口口口部之故址可稱大胡同
 - 一五條胡同爲前清相國袁政府國務卿口口口之邸第可稱爲大胡同
 - 一帽兒胡同爲馮口口口之新居可稱爲大胡同
- 以上八處均可與八大胡同相提并論尙有東廠胡同亦可稱大胡同惟口口口之品格似較高尙故幸免於八大胡同之列也

魚革之將來

美國近有製革家偶悟以海中動物皮製革之法試之有效乃貢於政府於是漁務局卽派代表集合

漁人孜孜研究以期益臻完美且赴各處聯絡製革家又以急需生料之故諄勸漁人廣貯魚皮以貨之近已製成魚革樣品多種頗爲精緻不久可望成一商品也

神仙照相

上海有盛德壇者以扶乩請仙爲事近更言神仙能照相云云該社員俞君復爲文記其事今照如下亦一異聞也文云本壇自得徐班侯先生靈魂照相卽於壇上請求神仙賜照於二月十六日常勝子示試照仙靈法至十九日慈佑真人又示試照法復等以俗務冗雜未及實行試驗舊友吳君樸臣業照相三十餘年矣近在南市接辦廬真照相館一日在丁君仲祐處丁君告以靈魂照相事並揭示靈學叢誌中所載各片且慫恿其詣本壇試照吳君疑信參半八月初七日之夕吳君攜照相器來壇同人告以此事未便輕試一須得壇上允許二對光開鏡須有試驗相當之人時方清風仙子臨壇宣示琴說仙子素行孤介未便以此相請迄二時許宣畢適常勝子臨壇時吳君尙留也弟子等以常勝子前有允試照相之示因叩問能否試照常勝子示云（試却可姑試但能否成就試後再談總之不外一誠耳誠則或效此與看瓊苑同理惟有緣者方能成就緣最熟則像且顯晰否則黑氣蒙蒙耳）一時卽撤沙盤案上僅留香燈具布設鏡架於案前正對神座相距爲英度九尺光卽常用之電燈五十

支燭光復親自對光。祇見壁上瓊苑幻影白紙一幅耳。插片後。由復手開鏡帽。乾片係大紅牌。感光至速者。日光下止三三字時間。吳君謂燈光弱。照宜久。數二百字。始蓋鏡片。由吳君攜去。顯形。臨行復囑之曰。此片無論如何模糊。必持來一觀。越夕吳君來詢其如何。吳君曰。不佳。但略有影耳。亟索觀。則鬚髮偉然。道貌儼然。與五月初八日常樂金仙所繪常勝子像。頗得其彷彿。乃狂喜。吳君並述顯影時之難。約費數十分鐘。且曰。若非受臨行時之珍重叮囑。則此片早棄去矣。方常勝子臨照之後。士神示云。常勝子卽刻返苑去。他日約明月仙子同來一照云。據此則常勝子去時。蓋已知所照之有成績矣。自是初八夕。明月仙子偕常勝子合照。照法與昨同。片不甚清晰。但辨仙子在山石上跳舞。常勝子立石洞內。旁有樹木等。此爲第二片。至初十夕。又如前布設。惟照時減短。僅數二十字。此片則爲山水畫一橫幅。明月仙子常勝子在畫中。極清朗。此爲第三片。當初九之夕。復寫一紙。叩問神。自能發光能。否於暗中試照。十一夕。土神奉明月仙子命。示熄燈布設。並示。照後一洗。有無再行斟酌。遵卽如前布設畢。熄燈開鏡。數八個字。卽蓋。隨時在壇中顯影。則見樹木蔭翳。亭樹繚曲。石梁通徑。水步臨池。固絕勝之園林風景也。此爲第四片。十二夕。照第五片。似有水藻等景象。十三夕。照第六片。一劍柄上繫一葫蘆。空無依傍。葫蘆中發光一道光。中現丹一粒。以上二片亦熄燈照。照時又減短。

祇數二三字耳。均卽在壇中顯影。共照六片均由復對光開鏡。後三片暗中所照者均由復親視顯影。一無破綻可指。則祇有駭詫莫名而已。且室僅方丈地耳。鏡頭距室壁度之九尺耳。中間空無物也。第一片攝得常勝子像。猶曰靈魂未泯。來就照耳。第二片迄第六片均於無物處照出物。或有仙靈寄託於其間。其距鏡亦遼遠。斷非數尺地可限。蓋大違乎科學之常例矣。自第四片起。熄燈試照。無光而有影。尤背乎光學之原理矣。復夙知寶愛人格。不敢以誑言弄人。且又深知此等事實。關於未來學理影響極大。尤不敢輕信以受人欺者轉以欺人。凡以上所述。皆經細心察驗。足爲確鑿可信之保證書者也。世有好學深思之士。不欲僅封於科學已發明之故步者。盍共興起而研究之乎。舊歷戊午八月十五日俞復謹記。

將來人類之母

現世婦女多以生產爲苦。於是多不負生產之義務。巴黎婦女多數皆以藥物抵制受胎。甚或有已受胎而謀以藥物致死其胎者。某科學家因此憂之。窮數年之力。從事於研究胎胞之寄生法。現已發明一不可思議之方法。據云將來之人類。可不由婦女直接生產。可由母牛間接生產。據云牛之體質與人無大別。而其腹內又可容異類之物。寄生於其間。倘以人類之胎胞。納入牛腹。則人類可免分娩之

苦。而。其。兒。女。又。皆。獲。身。體。健。康。之。益。唯。婦。女。腹。內。之。胎。胞。是。否。能。輕。移。動。而。不。夭。折。是。爲。一。問。題。現。尙。須。爲。精。細。之。試。驗。如。人。類。胎。胞。能。經。此。一。番。移。動。而。不。呈。異。狀。則。卽。可。以。實。行。人。類。寄。生。之。工。作。但。人。類。生。子。皆。託。諸。母。牛。則。母。牛。所。處。之。地。位。將。與。保。姆。同。其。重。要。各。國。法。律。之。中。予。母。牛。之。自。由。必。有。特。殊。之。規。定。倘。有。無。故。侵。犯。母。牛。者。定。必。與。無。故。侵。犯。婦。女。同。科。云。

俄國之婚禮

俄。人。通。例。凡。舉。行。婚。禮。必。于。薄。暮。時。行。之。其。地。點。則。在。新。婦。母。家。之。應。接。室。中。室。中。燃。極。大。之。燭。炬。乃。行。結。婚。之。禮。節。禮。畢。後。卽。於。別。室。中。開。跳。舞。會。以。娛。諸。賓。及。親。屬。跳。舞。既。畢。乃。設。夜。宴。饗。各。親。友。當。是。時。新。郎。之。朋。輩。例。於。席。上。以。新。靴。盛。酒。約。一。杯。許。相。與。共。飲。以。爲。祝。新。郎。新。婦。之。安。健。快。樂。云。

各國結婚之月

英。國。人。舉。行。婚。禮。以。於。四。月。中。爲。最。多。十。二。月。及。六。月。中。次。之。而。五。月。中。爲。最。少。云。
和。蘭。國。人。則。於。五。月。中。舉。行。婚。禮。者。爲。最。多。
那。威。丹。麥。兩。國。則。於。六。月。七。月。間。爲。最。多。
俄。國。則。以。正。月。二。月。爲。最。多。

法及美則無此種一定之習俗云

英國結婚之宜忌

星期日舉行婚禮則主夫婦愛情濃篤爲司愛情之神（西文卽CAPID）所保護云
星期一則主夫婦皆終身窮苦或愛情薄弱云
星期二則主夫婦或有重婚之日
星期三則主夫婦伉儷快樂
星期四則主夫婦將來咸有名譽
星期五則主夫婦不和
星期六則主夫婦將來有極快樂之日云

各宗教祀神日

星期日爲基督督之祭祀日
星期一爲希臘教之祭祀日
星期二爲波斯教之祭祀日

星期○三○爲○阿○西○利○亞○人○之○祭○祀○日○

星期○四○爲○埃○及○人○之○祭○祀○日○

星期○五○爲○土○耳○其○人○之○祭○祀○日○

星期○六○爲○猶○太○人○之○祭○祀○日○

英人推命法

英○人○以○小○兒○生○產○之○日○期○爲○小○兒○將○來○之○預○卜○是○亦○猶○我○國○之○算○命○談○流○年○也○然○近○日○英○人○已○絕○口○不○談○此○迷○信○荒○謬○不○經○之○學○故○知○之○者○已○甚○少○今○所○譯○之○一○節○係○英○國○最○普○通○之○一○種○云○

安○息○日○所○生○之○小○兒○必○聰○穎○俊○美○且○終○身○快○樂○云○

星○期○一○則○小○兒○必○容○姿○美○麗○

星○期○二○則○主○小○兒○溫○雅○秀○麗○

星○期○三○則○小○兒○必○終○身○憂○苦○或○多○病○痛○云○

星○期○四○則○小○兒○將○來○必○遠○行○不○能○久○駐○於○家○鄉○云○

星○期○五○則○小○兒○必○爲○他○人○或○父○母○所○喜○愛○

星期六則主小兒將來必終身苦力方足自養其身云。

伶人之頭銜

儼近梨園極注意於廣告新角色來隸必大吹不留餘地其街頭尤必百無一當識者早晒之矣其間最多者爲(獨一)二字一個戲園中往往出無數個(獨一)全申戲園中之(獨一)角色更指不勝屈試一數之必啞然失笑最有趣者同一項之角色而一戲單上均印獨一究竟誰是獨一耶。

前有某伶登台園主慮其弗克叫座巧頭銜之(獨一)二字尤未能盡其長乃更冠以(寰球)二字惟外國優伶較之中國優伶當作如何比較一時實難斷定我殊佩該園主之想入非非去年梅郎來申用(寰球)聞名南北獨一之榮稱右梅者謂雅稱其人余亦未敢謬爲贊同。

鬚生登台輒有(京津馳譽)獨一口脈鬚生)然往往童伶初出茅廬卽用此等頭銜不特其戲未成宗派况初出打泡卽曰(京津馳譽)未免欺人太甚。

第一台有兩個特別頌稱一爲石月明之(拔萃鬚生)一爲張鶴樓之(卓絕武生)可笑已極。王鳳卿來申其銜頭亦頗特別曰(青出蓋世汪派鬚生)姑不論其能否副蓋世二字青出二字已用得異想天開意爲青卽出於藍勝於大頭然則更何必擗汪派名目當另倡王派矣哈哈。

汪笑儂之哲學大家銜頭用於唱戲上奇絕哲學與唱戲有何關係實不能明白意者其所排之胡迪罵閻羅卽其哲學之發展耶

亦舞臺有伶隱文學鬚生張振羽其銜頭更屬見所未聞所未聞文武鬚生之外乃有一種(文學鬚生)並且這(文學鬚生)是伶隱的究竟這六個字連在一起作什麼解說且張有如此奇怪銜頭而無聲無臭豈不冤屈其(伶隱)之身分(文學鬚生)的資格乎亦舞臺上樊春樓之銜頭曰(猛勇武生)可爲確切不移蓋樊固亦何月山張鶴樓之流耳一味殺潑烏足云做戲(猛勇)可云並非虛語但武生並不必以(猛勇)爲長也

某稚伶登台於共舞臺銜曰(汪劉譚派鬚生)一人而兼三派奇乎不奇實則適足以表明其一派也不派耳(半狂)

法軍中之義犬

法軍某聯隊有一犬名嘉波賴爲某昇傷牀者所養常隨其主人出入戰場尋覓傷兵一日某在陣地飲彈殞命犬守其屍跬步不離時砲彈鎗珠紛落如雨兩日不息紅十字會人員不能越出壕線屢呼犬回營犬終不從彈丸墜落其旁絕不驚懼惟偃伏以待迨砲火既停會員出發收拾死傷兵士犬始

隨衆回營。然已受傷矣。凡爾登某隊中有一犬名狄克者。其事與此相類。惟受傷後猶不肯回營。雖由會中曳回。仍從陣後奔至第一道戰線。覓其主人。如是者三四次始已。今創傷垂愈。行將改隸美人救傷隊。此兩犬大爲兩聯隊軍官所激愛。特予以戰事十字勳章。以彰忠勇。此項勳章。雖非真正公家之物。然兩犬佩之。可謂洵無慚色已。

西人說鬼

近來西國盛行關於鬼神之研究。有所謂鬼神專門家者。伊利德沃童耐爾氏亦其中之一人也。近據伊氏宣稱。比利時爲世界最多鬼之國。此次戰事之發業已如是。推其原因。蓋由比國幅輒狹小。國中橫暴殺人之事。較歐洲其他各國爲多。加以從前『異教審判』時代之黑暗行爲。冤殺甚衆。更有於極秘密中喪失生命者。苟非厲鬼出現。則絕無人知其事。伊氏當歐戰發生時。正在歐陸各處旅行。搜集關於幽靈之種種事實。聞其講述者無不毛戴。彼共述三事。其第一事之鬼。乃出現於芒斯塹壕附近。係據兩傷兵所述。當芒斯戰役之中。兩兵恆見一老婦戴一奇異闊邊之帽。深青色之衣。屢入砲線之內。彼等初疑其爲比國農婦。繼而見彼出入彈雨中。若無其事。始知其非人類。兩人竊竊議論。有一軍曹聞之。嗟喟曰：『然則汝曹亦見之耶。此乃我母之魂靈也。彼卒于十二年前。逝時年八十二。今必爲』

我來矣。』軍曹語聲甫畢，突一榴彈炸裂于空中，轉瞬間軍曹已碎礫能死，兩兵昏瞶數小時。老婦則從此不見矣。又據伊氏言，比國多鬼之地，以不魯日城爲最。每年鬼出現最頻之時，在九月內第二星期前後。彼時伊有女友佛士夫人者，僦居于不魯日之某小旅館。該處詎著名之荷蘭珈琲店，不遠彼入旅館後，不知何故，卽覺心神不甯，似知該地之不吉利者。茲照錄其自述之語如下：

余居旅館第一夜，夢中驚醒，聞館中時計正鳴，一下室中月光如水，有同白晝。余愛此明月，乃披衣起坐，開窗外望，陡見窗櫺之下，有一人面目灼灼，視余其面狹長而黑鬚，如戴眼光陰沈，與余目相觸，乃作猶笑其惡狀。乃爲余從來所未見。余急縮首再視之，則不見矣。登榻後轉輾不能成寐，翌晨見旅館女主告以所觀，並云此間似宜多駐巡警。女主曰：夫人毋恐，夫人所見乃一傻漢，恆於宵中彳亍于市街，實則與人無忤也。言時旁有旅客數人，皆面面相覷。是夜余復至窗前覘之，又見此人，思以照相具攝其影，迨裝置鏡具畢，人面已隱。次夜偕友數人至聖安韜尼旅館晚餐，至一時始歸。同行者有凱克胡特君，途中余以所觀告之，並曰：此時乃此怪人出現時也。言時轉一街角，旅館已在望，余心房驟震，月光皎潔一如前夜，然不見人影。凱君送余至門首，方欲作別，突有人以手緊握余肩，痛甚抗聲而呼。凱君驚曰：何事？夫人病耶？余曰：誰在？余後凱君該曰：我耳，別無他人。余惘然曰：余適恍惚似有人攫我。

之肩耳。卽別凱入室。偃臥。次晨視肩頭有青腫痕。如爲指甲所傷。是日卽遷居他處。客館偶與女友言。前所居處。彼驚曰。汝曾見鬼乎。余乃強笑。佯爲不知者。曰。鬼耶。慎勿告我。以處女友曰。汝猶不知乎。從前西班牙人。佔領此城時。有西班牙審判員某。居於該屋。於屋中挖掘地窟。判令無數。窶女人入窟受刑。慘死者甚衆。現在地穴尙有存者。作皮藏薪炭之用。相傳時有羣鬼出沒。鬼形甚夥。最著者爲一狀貌最猶怪之男鬼。人言或卽西班牙審判員之幽靈也。此鬼往往見諸入地窟之階級上。亦見諸甬道中。旅客被其握肩者。時有之。當三。百。二。十年前。彼捕得弗朗特斯之新教徒。輒以巨掌緊攪其肩耳。語之曰。聖母需汝矣。今死後猶不忘此。故態耳。余曰。此說皆信乎。曰。此間人靡不知之。余友曾在該旅館目擊者。亦不乏人也。（以上皆佛士夫人所述）

狄囊鎮外樹林中。相傳有一女鬼。視其貌約十八九歲。騎一白馬。時時往來其間。從洛文至瑪林之道中。有一小池。上有松樹三四株。濃蔭密布。相傳係一鬼窟。據伊氏言。犬馬至其處者。往往驚嘶不前。有畫工二人。嘗於午後散步道中。距池數十武。忽所攜之犬立定。驚顛驅之。誘之均不肯進。三人乃棄犬前行。以窮其異。迨到池畔。陡覺大震。見一物似大布囊。半浮水面。方瞠目注視。布囊中有物。擾動甚烈。倏見對面樹林中。有一慘白之人面。愁眉苦眼。直射彼等之身。二人悸極。反身狂奔。直至所居之旅舍。

始敢喘息。旅舍主人聞而歎息曰：君等幸而急走，否則所見所更惡。日落後，近池鮮有人蹤，後其慎之。詢之鬼之來歷，則曰：從前池旁曾有某姓一家，均爲人謀殺兇手，迄未戈獲也。

奇怪之計

頃于報端見一奇怪之計聞之殊可噴飯。照錄如上。恕計不週，顯考余公諱俊字明齋，不幸生子無狀，隸籍革黨，棄家不顧。當內隆戰爭激烈，避處近內江縣城二十里之松柏寨。民國七年一月十五日敵軍入寨搜索，知不能免，墮城而卒。勸哉！溯顯考生於民國紀元前之辛酉歲八月初九日寅時，距今享壽五十有六，僅（不孝蘭宗）視視舍殮（不孝蘭陔）因獲罪滿虜，迭易姓氏。辛亥之役，唱義於晉，始定名爲（公孫長子）現羈四川靖國軍參謀長職（不孝蘭解）現任宣漢縣收局長（不孝蘭濱）現尙奔走戎間，不下行跡（不孝蘭蕙）現任黔游擊軍總指揮部軍法長（不孝蘭心）游學滬上，得耗違禮成服，就各地展奠。一俟逆黨殲滅，卽行奔喪，詎期安居。凡屬族親世友軍誼，恐馳計不及，特再報聞。棘人公孫長子蘭言，蘭濱，蘭薰，蘭宗，蘭心，孫公孫島，次傳泣血稽顙哀啓者。國仇未復，軍事倥傯，旣無暇晷，復無甯日。謹定八月九號在綏定舉行喪禮，以遂孤衷。凡屬父執先進以及至親好友、聯軍同志、勸先君之慘烈，憫孺子之悽愴，寵以文詞，唁語或交成都浙江館，援陝第二路留省辦事處，范君春膏。

或交重慶民蘇報或直交順慶撥陝第一路軍法處余節或直交綏定撥陝第二路參謀處公孫長子無任感泣謹此附聞。

宣統賣字

清室邇來用項浩繁。所有貴重古物。多已售罄。留存者無幾。瑜瑾二太妃其愛之。茲特命宣統常書各體字多件。託人出售。日前交通部某公乞其書中堂一幅。計出洋八百元云。帝王末路。一至於此。可笑亦可憐矣。

詩丐降乩壇

無錫某君。素迷信鬼神之說。惟性極殘忍。俗諺所謂口裏念彌陀。心裏毒蛇窠者是也。近約友人數輩。在家爲扶乩之戲。奈符咒不熟。雖叩頭如搗葱。乩仙終不降臨。觀者無精打彩。頗多倦意。某君恐諸人乘興而來者。敗興而去。遂焚化捉神咒。以博觀者一粲。此符據個中人言。爲扶乩者非有急事。萬不能用之符。無何果降壇矣。觀者莫不交頭接耳。共驚神奇。少頃於沙盤中寫出一詩曰。羞向播間效拙謀。吹簫聊作五湖遊。蓮花唱罷渾無事。獨立溪頭逐浪鷗。吾南潯詩丐李公約也。有要事赴燕臺。爲捉神符所攝。不知有何急事見詢。某君遂以硃書黃紙曰。良宵無事。借此爲戲。仙君既肯降壇。且能詩。請再

賜一首。叩頭焚化已。二扶手（即扶乩左右之兩人也）不假思索。提筆立成。題曰古墓。詩曰。鬱鬱佳城入望餘。銅駝鐵馬夕陽斜。殘碑橫臥西風裏。古木蕭疏噪暮鴉。蔓草萋萋映夕暉。飛來蝴蝶不成灰。讀殘短碣模糊字。濁酒何人奠一杯。詩意既古雅。書法亦工整。見者莫不嘆服。如此久之。問答甚多。及午夜。各有睡意。遂鳥獸散。某君乃焚符請退。不驗。大駭。再扶之。則於沙盤中書曰。余落拓無家。今應友人之召。兼程赴京。汝等以游戲之故。強余降壇。誤我要公。來既非出本願。去亦不能由汝作主。某君大驚。遂一面念咒焚符請退。一面叩頭懇情。詩丐不應。某君不得已。乃熄燭滅燈而寢。行未數步。祇覺陰風陣陣。臨面作寒。鬼聲啾啾。入耳而墮。某君計無所出。乃肅衣冠。長跪竟夜。陳悔過意。並請勿噪擾。達旦。急延善扶乩者。為之禳解。並焚化冥鏹。以為詩丐之酬云。此亦迷信神權者之一段笑史也。（覺人）

圓光術

杭垣有某翁。新賦悼亡。思念殊切。會有術者。謂能圓光。乃於前夕。召至家中。欲一覘亡者之究竟。其人先以白布一幅。懸之壁上。焚符誦咒畢。謂翁曰。世之操此術者多矣。但惟令兒童視之。舉所見以告。予術不然。翁試觀之。必有所覩。但他人則不能見耳。翁如言。屏息凝視。初覺輕烟淡淡。籠置布上。繼則隱

隱見有人影。勞髡一老佛婆。手執串珠作誦佛狀。術者曰。此尊夫人前生也。苦修數十年。故今世得生富貴家。試再觀之。轉瞬間忽見亡者珠冠霞帔。出與家懸之影像。略無稍異。然如電光石火。一瞥即逝。術者曰。幻相耳。何可久。漢武帝之重見李夫人。卽依此術。試更觀之。已而見一襜褕婦人。懷中綑一嬰孩。行乞於途。狀甚悲慘。翁大愕。及再視之。則寂無所覩。術者曰。此嬰孩卽尊夫人後生也。十年後。尙有一面之緣。以下之事。非翁所宜知。亦非翁所忍覩矣。翁聞言。知必無良好之狀況。嗒然氣沮。因言亡者生前。並無過惡。何墮落至此。術者曰。佛氏有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吾何知焉。斂具謝翁而去。(夢花舊友)

彭玉麟放生之魚

松江秀野橋北有放生池一所。池中有黑魚一尾。頭上黃白點花斑甚多。土人因稱爲癩癩頭魚。身長五尺有奇。平時伏在水底。食小魚爲生。有往觀者。以麵製之饅頭爲餌。始能一見。一口能吞食十餘枚。父老相傳。此魚爲前清彭剛直過松時。購自魚肆。因見魚身過大。乃以放生。距今已有六十餘年云。

日本式之漢詩

頃讀日文某雜誌。載有非狗不得兔一詩。評曰。出語渾成。不傷大雅。十二禽湊合。有典有則。所謂日本

的漢詩是也。詩曰：

非狗不得免。免化而狗不爲兔。復子明辟尊且親。天下諸侯非期遇。復哉復哉。龍騰天步。上下何常。國經大故。進如鼯鼠。虎耽耽。昔乃鳧藻。今狼顧。歷山與汝貉。一邱茅馬。陶人弩爾慕。魚酒恆薄。邯鄲圍。吾履霜。喪驚白露。夜白牝雞非。顛倒何裳衣。析木不重兆。鶉火陽已微。毋致豨升木。移易牛羊腓。三年寘叢棘。龜蛇慎伏機。月離畢濁豕皆涉。輿脫輶中如何接。

山西人之歌謠

余鄰居許君。爲晉省陽曲（卽舊太原府山西省會）人家。有一母一妻暨兩兒童。其母撫弄幼孫時。口中常作歌謠。余初聞之。頗不解。日久乃能辨其音義。今記錄之。以博讀者諸君一粲。并供研究習俗者之參考。（一）拉大裾。扯大裾。舅父門前唱大戲。請閨女。喚女婿。小外甥兒亦要去。（二）房上是誰。張古老。你口裏吃的是甚甜酸棗。我吃一個卻莫了。（三）狼打柴。狗燒火。貓兒上坑捏窩窩。捏下三個好窩窩。我一個。你一個。該咱放羊老兒丟一個。又其頭九二九之歌謠。亦與他處不同。今並錄之。歌云。頭九二九。掩門叫狗。三九四九。凍破對白。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開。河不開。八九鴻鴈總要來。九九又一九。蟲蟻遍地走。（赫赫）

醫書之妙解

庸醫殺人。不操刀矛。其流毒社會。實不可以勝道。卽以鄰醫章某論。粗讀醫書。不求甚解。自懸壺以來。服其虎狼之藥。而死於非命者。指不勝屈。今年六月。同鄉某家童子偶占小恙。延章診視。章謂其病熱宜通。遵用麻黃一兩。識者謂麻黃藥性劇烈。過多恐致患。章遽起而辯曰。某種醫書不云乎。麻黃不可輕用。然則麻黃不重用。何能見效。識者知其妄。力爭不勝。既而童子服藥。汗出不止。逾一小時。死矣。又余友張君之母。亦以服章所開藥方。年老質衰。過於疏通。腹瀉不止而逝。竊嘗謂中醫非儒者不能通。以爲方書深奧。參透難也。若夫章某。則並普通文義不之解。亦復自命醫生。宜乎其草菅人命矣。噫。

程德潛出家

前江蘇都督程德全。性頗達觀。卸職後隱居林泉。不問世事。每日讀經供佛。消磨殘年。暇則赴常州天甯寺。與諸僧閑談。深得定戒慧三昧。寺人敬崇之。而程亦屢欲出家修行。卒因未得機緣不果。迨今年七月初。寺僧方丈雅開氏。因瑣事與諸僧不合。告退。士紳挽之無效。乃至常熟虞山修行。寺中從此遂無人主持矣。惟事實繁多。方丈一席未便久懸。由士紳等開會謀維持方法。僉謂應公舉有名望者充之。惜寺中諸僧類多無才無能之輩。遂商之程氏。請其出家來寺主持。程氏亦慨然允諾。於上月初布

衣長袍束裝到常。僅帶一僕人。絕無富貴氣象。到寺後由衆僧開會歡迎。程氏當衆宣言。來寺誠意。並實行受戒。錫杖袈裟。完全一和尚矣。近聞程氏在寺。除管理寺事外。每日讀經習字。頗得至樂云。(小璽)

信口而談

昨與數友。小飲於大雅樓。座中有某少年者。言大而誇。適一客偶言西湖風景。甲於中國。某亟應曰。然吾在杭州。固十餘年矣。又一客言漢口商業。盛於上海。某又曰。然吾在漢皋。且八年之久矣。少頃復一客於閒話中。言及天津水災。爲數十年來所未有。不知近日已回復原狀否。某聞之。又曰。天津耶。吾於二十年前。曾卜居於紫竹林。光復後。乃束裝南下也。一滑稽者突起而問曰。尊庚幾何。答曰。二十有四。滑稽者大笑曰。然則君在各處。必無若干年。當縮短其時期。否則君之年歲。至少亦四十以外。當延長其甲子矣。某不能答。舉座皆笑。予亦爲之軒渠不止。(秉恬)

戒吸香煙之奇論

某校課試國文。題爲戒吸香煙論。一生作云。香煙之不可吸。人盡知之矣。吾謂他種香煙不可吸。惟飛艇香煙獨可吸。何則。強盜者。害人之人也。單刀雙刀者。殺人之器也。他如喜鵲。如包車。如雙喜。三喜之

類更卑卑不足道。惟此飛艇則翱翔於半天。而高出乎地球之上。大小炸彈隨地拋擲。可以破敵人。可以平亂黨。卽倡言帝制力主復辟之大帥。亦將望而寒心。聞而變色。且我國尙無飛行家。而此則純粹國貨。非舶來品。斯尤難能可貴者也。故曰他種香煙不可吸。惟飛艇香煙獨可吸也。（前人）

勸世之俚言

記者一日至孟淵旅館訪友。聞樓下有撥絃歌者。知爲乞食者流。初未介意。繼因其音節頓挫。悽楚可憐。靜聽之。辨爲嫖界勸世文。苦於記憶力有限。乃予以百錢令口述一過。援筆錄之。

（唱）茫茫孽海千重浪。無岸無邊萬里長。諸君要知我生本事。且聽我從頭敘一場。我本姓是張。我家在維揚。我上無兄長下無弟。我半百雙親都在堂。十三歲進書房。十八歲舉經商。二十一歲掙銀兩。念五歲上到申江。終年出息六七百。天生快活是洋行。大不該。上人當。大不該。受大誑。大不該。三朋四友在堂子裏逛。大不該。迷戀那。千嬌百媚的女紅妝。花酒擺過多少次。麻雀又過多少場。闔不開煙花障。辜負了好時光。可憐今日賸一個空囊。思想起。淚汪汪。欠下多少風流債。害了一身惡毒瘡。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爺娘。終朝乞食沿街唱。到夜來。雨打風吹宿路傍。說不盡悲傷。寸斷了肝腸。

(白)料想我這身子呀。(唱)終歸是黃浦江中葬。淮備見閻王。終歸是黃浦江中葬。淮備

見閻王。

搬山頭

某古董肆代裱字畫。其主人固老古董客。精於作偽。凡絹地之畫。在他人無法可想者。(凡紙地畫。可以揭其紙之上層。而僅留下層黯淡之痕。描以彩黑。即與原畫無異。裱之畀原主。而匿其真蹟。另售絹地者。則不能也。)彼則裁去其上半張之山頭。另以新絹染色接之。使與原絹無異。復使名手依樣補其畫。返諸原主。而以截下之山頭。另接新絹。復依樣臨成。全幅燻之。染之。使上下絹成一色。然後裝潢出售。一般賞鑒家。每從題款及圖章山頭等處。鑒別真偽。無由覓得破綻也。其名曰搬山頭。設想之。高手段之巧。真可謂匪夷所思已。(知白)

電話中之問答

(甲)那里。(乙)黃公館。你那里。(甲)先施公司。(乙)我問你。你家有甚物件可買。(甲)物件多得。要甚麼。有甚麼。(乙)我家主人。立刻就來。你要好好招待。(甲)你家主人是那樣人。我不認識。(乙)是女主人。坐汽車來的。(甲)我這里來的女客很多。坐汽車來的也很多。(乙)我家主人。帶一車鈔票而來。

要買回一車珍珠的（甲）不要尋開心。你是甚麼人（乙）我老實說罷。我叫滑頭阿四。在馬路上。狠有名氣。并不是甚麼黃公館白公館。女主人男主人。對勿住。再會罷。（甲 哼（秉恬））

醫生之言

昨於酒肆中遇一友。醫士也。告予曰。某自本月二十二號星期一起。至二十六號星期六止。一來復中。醫一百十五人。內男子七十四人。女子四十一人。

男子患神經病者二人。汽車碾傷者一人。機器軋斷手指者一人。普通內外症二十六人。染梅毒者四十四人。

女子患血崩者三人。經水逆行者一人。普通內外症十五人。染梅毒者二十二人。

男子完全醫愈者四十八人。未見增減者十七人。加劇者八人。死者一人（即汽車碾傷者）。

女子完全醫愈者三十人。未見增減者十二人。加劇者無。死者無。

予訝曰。子頃言醫女子四十一人耳。今乃有四十二人。何也。彼撚髯微笑曰。是有故。蓋一女子。懷妊十月。患寒疾。服子藥。一汗而愈。是日呱呱者。適墮地。得一女。母女均安。故多一人耳。子何疑焉。（前人）

學校物語

城內某學校。教員公正。功課認真。邇來作學校物語三章。以勉學生。淺近說法。誠勸學之苦心也。錄於左。

時計云。滴滴滴。滴滴滴。好光陰。須兢惕。人生百歲亦易過。歲月一去何從覓。聽我報幾時。聽我響四壁。黑髮如不勤。白頭自貽戚。勸君作輟有定時。勸君寢食有準的。倦則休。腦與養神。暇則計功與考績。滴滴滴。滴滴滴。

課鐘云。鐺鐺鐺。鐺鐺鐺。學生就座。教員上堂。國文朗誦。算術開方。歷史地理問答。手工圖畫精良。理科有實驗。英語多講章。唱歌合級。體操同場。功課未畢。學業毋荒。歲月最易逝。男兒當自強。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傷。鐺鐺鐺。鐺鐺鐺。

啞鈴云。各各各。各各各。民不強。國真弱。縱屬文人。須諳武略。內無一日之燕安。外有四鄰之鷹博。但求身體健康。各具軍人資格。幼年兵法學孫吳。壯歲戰功同衛霍。試看小子圖自強。何患外人肆威虐。各各各。各各各。(阿祿)

三條腿

日前某新劇大家偕友茶話於福祥里月蟾校書處。願友曰。此校書乃予友某君。卽大名鼎鼎九尾龜。

著作者所轉荐。君試觀其丰神何若。友注視良久。謂某曰。既經章秋谷先生鑒定。當然不錯。只可惜是個三條腿。某愕然不解。友笑曰。畫上的蟾。不是每每只畫三條腿麼。某始恍然失笑。

雞蛋先生

山東某鄉學究于某。教授私塾。其文理不通。誤人子弟。猶其餘事。更可駭者。學東家供給飲饌。渠必格外挑剔。菜飯不稱意。則笞學生以洩憤。偶食饅頭。檢出一毛。笞學生五十。又食韭菜。嵌入齒內。笞學生一百。或勸其稍減威福。則狂呼曰。彼等侮謾師長。其罪匪輕。爾局外人勿得干涉袒護。衆知其不可以理喻。相率絕交。好食鷄子。屢囑學東。每食必具。因此村人共呼之爲鷄蛋先生。憶前數年濟南法政學校教員張員。爲學生解析地瓜一物。至一星期。尙未講完。皆稱之爲地瓜教習。今復有一雞蛋先生。可謂無獨有偶。

新婚諧聯

近時喜聯有用新名詞構成者。如（與巾幗中結小團體。爲世界上造大國民。）切則切矣。未免有傷雅道。前日余友某君。與張女士結婚。予因欣然往賀。見有喜對數聯。頗可發噱。茲特錄之。以博閱者諸君之一笑。（森）

黃花破蕊香初透。

紫蟹團臍味正濃。

着手揣摩生理學。

熱心研究國民軍。

一而二二而三陰陽漸化。

萬取千千取百上下交征。

小陽春候賣錫聲

愛多亞路昨有一賣梨膠糖者。手拉風琴。引吭高唱。頗娓娓動聽。途人皆爲駐足。霎時間圍者如堵。記者亦少許而聆之。約憶歌辭如下。

(揚州賣糖調)奉勸我們中國人。快快要把夢來醒。日美條約成。外交風雲緊。我們堂堂大國民。豈受保護依東鄰。國威何存在。丟臉老百姓。到處被人欺。苦死弱國民。上上下下聽一聽。自己弟兄不要爭。你有愛國心。他有愛國心。外國人就不敢來欺凌。我祇想發財。你祇想爭權。亡國奴世世害子孫。你要中國興。先把良心平一平。若然聽了還不懂。應

該買我的糖吃長總明（白）喂大家買（又唱）一隻銅板的小意思。同胞義氣頂要緊（菊影）

新蓮花落

前日於邑廟前見一人衣服襤褸。面目憔悴。手執檀板。抗聲而歌。沿門乞銅元一枚。予之。則欣然去。不予。亦不較。予聞其歌聲激越。悲壯蒼涼。知非尋常乞食者流。徐行從其後。諦聽之。得約略記其歌詞。誌之於下。

得錢能壯英雄胆。無錢逼死英雄漢。俺如今落魄在江湖。黑夜茫茫前路暗。

九日晴天一日陰。陰天最怕雨淋淋。莽天涯。呼不出一碗王孫飯。漂母而今何處尋。

人去西方不復歸。水向東流不復回。今宵有酒今宵醉。莫管他來朝是與非。

春風二月百花香。秋來又見菊花黃。日月如梭人易老。到頭來。都是黃糧夢一場。

富貴榮華不常在。多少桑田變滄海。海枯石爛也有時。只有那虛空長不壞。

世態炎涼有轉移。而今這世態更離奇。四萬萬人皆女子。並無一個是男兒。

其餘不免詞涉鄙俚。且亦不能盡記。略焉（秉恬）

賣字潤格

某著名書家。自定潤云。以余之公忠氣節。人每喜得余書。而交識遍海內。悉應不易。爰定潤格焉。且也幽蘭在谷。縱超凡俗。亦不克無因而存活。今茲有所澤潤。未始非所以保其芳操之道耳。如此潤格。真少見矣。

村學究之詩

蘇州城外某學究。好吟詠。自謂格律精嚴。無一字無來歷。並自下註解。記者曾見其近作七律一首云。蘭梳髮待搗妝樓。（言其女蘭姑梳妝雖畢。其髮尙待搗油也。）望我街還手桂油。（言自街上還家。手持桂花油也。）家白燒鍋香惹口。（言其家兄燒一白鴨。鍋中香流。我但聞之而未能得食也。）內黃質庫沒空頭。（言其內人有金挖耳已入典庫。若不贖出。將沒去而頭上空空也。）偷光板鑿騎紅馬。（言入夜無燈。鑿壁偷鄰家餘光。以便其妻之上馬桶也。）踏水車高氣黑牛。（言水車重而安置又不得法。黑牛踏車甚苦。常氣喘不止也。）二鼓牀嘖明贖挖。（言二更天。其妻猶牀上嘖叨。囑明日贖出金挖耳也。）隔三婬約看龍舟。（言再隔三日。便是端陽。其妻已約兄嫂往看龍舟也。）（阿祿）

滑稽喜聯

前日爲余友某君納妾佳期。車馬盈門。賓客滿座。記者亦往道賀。見新房中懸聯甚多。惟有一聯。純用

新名詞組成。吐屬風雅。謔而不虐。洵佳作也。茲照錄之以供同好。(鵬)

華盛頓爲美人總統。

哥倫波得新地殖民。

小五兒之關書

北京伶人。尙小雲胞弟。乳名小五兒。年十二歲。頗喜學戲。此次由譚小培及聽花介紹。投入富連成社。社長葉鑑貞名下學戲。所訂證文如左。

關書大發。

立關書人尙小雲。今將胞弟小五兒。年十二歲。情願投在

葉師名下爲徒。學習梨園。七年爲滿。言明四方生理。恁憑師父代行。七年之內。所進銀錢。俱歸葉師收用。無故不准告假回家。倘有天災病症。各由天命。如有私自逃走。兩家尋找。年滿謝師。但憑天良。日後若有反悔者。有中保人一面承管。空口無憑。立字爲證。

立關書人

尙小雲押

中保人

譚小培押

中保人 迂武雄押。

中華民國七年二月初二日吉立。
陰歷丁巳年十二月念一日。

祀竈趣談

陰歷十二月二十三爲醉司命日。祀竈者多在念三念四兩日。俗有軍三。民四。龜五。兔六之謠。語出無稽。不知所自來。昨有輕薄子。忽謂一人曰。君家祀竈。爲念五耶。抑念六耶。其人答曰。然。吾固念五者。但吾家祀竈。隨世而降。吾祖爲念七。吾父爲念六。吾則念五。至吾子則念四。吾孫則念三矣。輕薄者大赧。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事。雖瑣細。卽小可以悟大。

民間於是夕。以糯米作飯。謂之灶飯。人各一碗。分而食之。習俗相沿。每於家人之外。多備若干碗。爲增進人口之兆。寓虹口某公館之主人翁。昨竟購米一石。造飯五鍋。分作百十碗。大呼特呼曰。恭喜明年添丁進口。此種迷信。竟出於縉紳先生。抑何可笑。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此千家一律之灶聯也。予友張君。素工翰墨。本此意旨。另撰一聯云。上天去。有甚話。說甚話。下界來。在一家保一家。眼前語一經運用。便覺新穎異常。(秉恬)

測字奇談

昨於邑廟前見一測字先生。席地而坐。壁懸布招。書率真子賣卜五字。圍觀者甚衆。生涯似頗不惡。予小立約二十分鐘。見其批決數事。頗具機理。似非尋常江湖之流。特爲誌之。（秉恬）

一人拈馥字。問流年若何。批曰。春夏秋冬。各有不足。解曰。馥字左偏隱春秋兩字。右偏隱夏冬兩字。然俱不全。故曰不足也。

一人拈戈字。問謀事成否。批曰。七顛八倒。終是不成。解曰。戈字之一橫一鈎。似七字而實非。一點一撇。橫看。乃成八字。是七顛八倒也。成字缺去兩筆。故爲不成之象。

一人拈甫字。問財局衰旺。彼應曰。有不多。批曰。用則有餘。補則不足。解曰。甫字全體似用字而實多。故曰有餘。若補字則僅有一半耳。非不足而何。

一人拈駱字。問經商得利否。彼搖首曰。不佳。批曰。馬行半路。忽然失足。解曰。路字左爲馬。右爲各。各字乃路字之半。而缺去足傍。宜有是占也。

最後一妙齡女郎。出其纖纖之素手。拈得一春字。忸怩而言曰。今有一事。得諧與否。請先明言之。不必奉承。彼微笑曰。此卜婚姻也。恭喜恭喜。必成必成。乃援筆批曰。三陽開泰。秦晉相聯。女郎不待其解說。卽付以值。嫣然一笑。掉頭逕去。意態之間。若不勝其喜者。

學校綽號大觀

近來滬上各校之學生。幾無一人無綽號。而其所有之綽號。又無一不奇特。無一不令人發噱也。余嘗爲此事。在某校調查三月之久。而其結果則某校學生五百餘人中。有綽號者竟多至四百七十餘人之多。今即將此綽號中之尤爲有趣者。錄之於左。以博閱者諸君之一粲。(振仁)

(甲) 綽號之屬於動物部者

(一) 禽獸類 三脚貓 小白羊 狐狸精 金錢龜 野兔子 黃鶯兒 豬頭三 黃鼠狼 矮

脚虎

(二) 魚蟲類 四脚蛇 大頭鯉魚 老蟹 單足螳螂 黃花魚 蚌殼精

(乙) 綽號之屬於歷史部者

(一) 男子類 巨無霸 明太祖 小孫行者 白面曹操 黑呂布 暗洞裏諸葛 小相如

(二) 女子類 小西施 蘇小妹 賽楊妃 河東獅 林妹妹 趙飛燕 秦可卿 黃太娘

(丙) 綽號之屬於地理部者

揚州阿二 蘇州阿三 老上海 徐侂無錫 山東慙大 常州赤老 真江瀉三

(丁) 綽號之屬於植物部者

(一) 花果類 牡丹花 真白菊花 黑菓子 月月紅 白蘭花 紅桃子 白洋瓜

(二) 樹木類 阿木林 黃楊樹

(戊) 綽號之屬於金石部者

金剛鑽 吸鐵石 水晶燈

(己) 綽號之屬於雜部者

海王星 小和尚 大板桶 麻大王 小愛司 (外國音) 蔓利美 (外國音) 火輪船 黃包

車夫 道學先生 茶館老板 阿彌佛 酸溜溜 劈烈火 吹牛大王 小頭鬼 (讀作九) 香

煙鬼

騙術三則

昨晚余偕友啜茗於同羽春茶樓。忽來一相面人，衣衫襤褸，頻頻謂余友曰：先生氣色大佳。談談何如。余友搖首卻之。相面人見不達目的，乃強聒以辭曰：先生骨相，貴不可言。且雙眉直拔，不憂吃着。耳目不同。一世不窮。鼻若懸田。腰內有錢。口如牛一。終身有吃。其人口中正滔滔不絕。忽聞有聲清越。余友

奉以一拳。相面人見勢不佳，抱頭鼠竄而去。余爲之大愕。余友憤然曰：君知之否？余曰：否。敢請其說。友曰：彼等見不遂所欲，每以此種譏言欺人。其言似諂而實罵也。蓋雙眉直拔（卽八）乃一真字耳（卽二）目不同乃一相字。鼻若懸（卽玄）田乃一畜字。口如牛一乃一生字。連屬之爲真相畜生四字。非罵人而何。此類杜撰文字，在若輩掃地之斯文人，方自以爲得計，良可惡也。余疑團頓釋曰：誠打該打。（宛青）

前晚偕友徐君在同羽春啜茗。當時有一衣衫襤褸之相面，向徐君纏擾。徐置之不理。相面者亦卽自去。繼而徐忽現驚惶之狀，曰：不好不好。余詢以故，始知徐君兩鞋已不翼而飛去。後在椅下覓得破鞋一雙，恍然大悟。蓋當相面者與徐談話時，已在桌下暗將徐鞋掉去，而徐不之知也。先是徐因盤膝而坐，鞋遺於地，遂被相面者所注目。旁有知其事者，謂近有一種無賴之徒，專藉看相爲名，行使其鬼蜮伎倆，亦小黑幕之一也。（福源）

甲寅秋，余客滬上。一日，至滿香樓品茗，見有賣畫者挾畫入座，中客爭先趨視。中有山水一幅，甚不工雅。一客欲購之，問價若干。賣畫者答以六金。客似嫌價昂，反覆審視，以貨價相當與否，徧詢座中人。余未答。有孫姓者，信口應之曰：此畫之值不及此。客亟應曰：信。遂作罷。賣畫者快快甚，謂孫曰：吾賣買將

成。而先生破壞之。其欲留爲己有地乎。孫曰否。賣畫者笑曰。然則先生何事打破買賣爲也。孫不能答。座中六七八人皆起。僉謂先生不購此畫。於理不合。孫無奈。出洋六元。購其畫。而實則不值一元者也。未幾買畫者先去。而適問起立發言之六七八人相繼去。始知其狼狽爲奸也。（鳳庵）

堪輿家之國家大計

北京市政公所擬於化石橋穿城通路。計畫久定。迄未實行。近頃聞將動工。忽又停止。外間殊莫名其妙。嗣據訪聞。乃係素精堪輿之某前統領。向極峯極力阻止。又遞呈圖樣於口口口。以證明其說。因而穿城之計。又復梗滯。茲訪得其呈稿。特錄如左。以供留心國家大計者之評判焉。

敬呈者。竊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以象示吉凶。筮以數示禍福。此隱而徵者也。國以都繫安危。城以門關盛衰。此顯而著者也。故周之遷幽。卜洛。吳之水門陸門。徵之往古。事效顯然。時會雖有古今之不同。然天不變。道不變。則象數之消息人事者。古今亦不能或異。今就北京都城論之。金天德三年。始圖上燕城宮室制度。三月命張餐浩等增度燕城。城門十三。以燕爲中都。府曰大興。定京邑焉。元至元元年。都中都。四年始於都之北。建今城而遷都。九年改大都城。分十一門。至正九年。庚申朔。詔京師十一門。皆築魏城。明洪武初。改大都路爲北平府。縮其城之北五里。廢光熙肅清二門。

其九門仍舊。各門仍建月城外門。永樂四年閏七月建北京宮殿。修城垣。十七年十一月拓其城之南面。共周圍四十里。正統二年正月。修建京師九門城樓。月城更名麗正爲正陽。文明爲崇文。順承爲宣武。齊化爲朝陽。平則爲阜成。其餘東直西直安定德勝四門仍舊。清代亦悉仍九門之舊。不加更改。惟修整壯麗而已。此北京都城建置沿革之概略也。謹按九門制度。其象則本於河圖洛書。其數則本於陰陽奇耦。正陽在離。崇文在巽。宣武在坤。一奇二耦。扶陽之象也。朝陽在震。東直在艮。阜成在兌。西直在坤。一奇一耦。抑陰之象也。德勝在壬。安定在癸。自爲奇耦。陰陽交媾之象也。九門之制。至當不易。長治久安。實基於此。誠以金之十三門。元之十一門。明清之九門。一比例之。其國祚之修短。人事之得失。稍讀史者皆能言之。無待贅論矣。自民國四年卽陰歷乙卯五月初四戊寅日丁巳時。正陽門經始拆改。閱數月而帝制之事起。閱二年而復辟之事又起。各省既無甯日。而京師又岌岌動搖。蓋是門經拆改而後。其象爲孤立無援。其數爲四分五裂。而人事卽因而應之。今又聞欲拆化石橋城牆。新開一門。直達香廠。區區之見。竊謂不可。今夫門必有關。闌其氣始聚。甕城者。城門之關也。門外無闌。則氣從八方而來。復從八方而去。此門既直達香廠。南北馬路。必取直線。如射脅之箭。穿腮之魚。此其象之不吉者也。坤爲釜。爲葉。爲柄。爲囊。爲闔戶。今門在未方。未爲坤之初爻。動則變坤爲震。自相克賊。是破其釜。

散其衆。倒其柄。解其囊。自壞其門戶。此其數之不吉者也。當道者擬闢此門。無非爲振興市面。便利交通起見。然振興便利之事。固有重且大於是者。且此門一闢。則京城或蒙重大影響。是欲爲市民開百年之利。反令其不能得一日之安。得失之數。無煩再計。或謂象數之說。本我國迷信家之讐言。西儒湯若望。則數百年前以學游於我國者也。其論北京建置。嘗謂陰宜收斂。陽宜開廣。棋盤街房屋閉塞。宜禁文德武功兩坊。相配宜修。足見天人合應之理。中西學說。並未殊途。而且正陽樓門。歷年至今。依然關閉。雖曰沿習。必有其故。前門一改。國家日以多事。其事甚著。其理甚微。固未敢執途人而語之者。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某研究象數三十餘年。管見所窺。杞憂竊抱。以爲化石橋一門。萬不可闢。正陽門一門。亟宜修復。用敢不避瑣屑。奉陳伏候鑒核。

甘肅之風俗

余友石君光燠。煦民自去夏畢業南通師範。卽應甘肅狄道縣師範學校之聘。昨接其來函。述及該地之風俗。甚詳。茲節敘其大意於次。倘亦諸君所樂聞也。與該地風俗。男女之界極嚴。女子外出。必蒙布於面。蓋猶不失我國之古禮。布之薄。可以見人。然人之見也。但非遇必要之事。如戚家婚喪之類。女子斷不外出。以故街市之上。絕無婦女足跡。外出必乘馬。

亦常例也。

女子未嫁一律髮辮故一望而知其爲處女若至既嫁之後則一律結髻髮辮也結髻也實不啻女子嫁否唯一之標識也蘇俗有所謂開臉者彼處則絕未聞有斯項手續云記者居嘗與甘肅同學蕭君譚及此事蕭君亦曰余初到通時見未成年之女子皆已結髻深爲駭異以爲斯土女子嫁人何若斯之早至今疑團猶在胸中刻聞子言迺恍然大悟矣

女子多纏足天足者亦有之但不多耳記者亦嘗以此事詢諸蕭君蕭君天水縣人據云白狼之亂天水受害最大婦女之纏足者無不備受姦污既蒙莫大之激刺故今日纏足之風爲之一變則白狼之教訓爲不可沒也

該處天氣極寒八月以後至明年之三月一般居民非皮不溫非火不暖宿榻用土築成夜間置火盆其中一睡醒來覺愉快非常蕭君初來通時亦頗不慣去歲暑假天氣炎熱蕭君雅不欲進飲食僅於晨間吃稀飯一盃斯可知習慣已成一時難移爲非虛矣

甘肅多山人口稀少民食以麥豆爲大宗麵包豆餅不一日或缺石君初至其地頗不慣久亦相習無事據云該處吃麵不用油鹽僅具蒜蔥醬醋數事而已蕭君初來通時亦覺食不下咽勉食少許腹痛

而漲要亦習慣使然也。

魚爲該地住民所不食蓋亦無此習慣也無論男女外出必需二八同行否則必爲狼所害獵者獵狼切忌爲狼所見否則狼雖中槍要必撲殺其敵而斃每斃十而八九之事實也。

波蘭總統略史

波蘭改建共和所舉總統爲有名之批亞諾（鋼琴）大家巴但甫斯基氏據大阪朝日新聞通信員太田黑元雄君述巴氏略史云巴氏生一八零六年波蘭人年三歲奏批亞諾已略能成調迄七歲始從人學自後在華爾沙專心研究藝乃大進其第一次當衆獻藝處爲維也納公會時二十八歲自此次獻藝後聲譽鵲起遂爲世界第一批亞諾家先甚貧既得名積資漸富近七八年來則築宇於瑞西優遊自樂久不獻藝於公會矣然巴氏富愛國心歐戰以還念及本國國民之流離失所不忍坐視因於一二年中復爲馮婦到處演奏所得資悉寄本國捐作軍餉暨紅十字會救濟費氏雖非作曲大家願以奏批亞諾與歌曲有連帶之關係故所作之曲亦流行於世頗不少云。

花國徐總統事

戊午第二次花選徐第既膺花國總統之選大宴賓客以新世界餐室爲懷仁堂來賓雖不甚盛亦可

謂一時之榮。翌日新世界同人張筵其家以爲報。徐第固好鬧者。於是總統府中大加陳設。所有杯盤。飯壺之屬。謀之於銀肆。肆中以年關在邇。不允租借。徐第一時好勝。悉購之歸。陳之妝閣。居然富麗華貴。入其室者。目爲之眩。津津道總統之闊綽。徐第意得甚。不料大除夕。銀肆帳單來。計八百餘元。而徐第無以應。其他尙有菜十四樓。房飯金二百八十餘元。均紛紛催索甚力。大總統府竟爲一般債戶所盤據。直至下半夕。尙無着落。徐窘甚。不得已付之一溜。旋有魯仲連出。爲之排解。允正月初一定付清。債戶始紛紛去。事後徐語人曰。此次之窘相。爲生平第一次。大可爲被選花國總統之紀念也。

日人眼中之梅蘭芳

日前大阪朝日新聞登有梅蘭芳一節。其標目之下。乃註以（支那第一青年旦角）字樣。其紀述大略。謂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幡氏。在都中觀梅郎之戲。以爲是女優。大加讚嘆。且謂梅蘭芳之美。乃日本式之美人云云。聞者多大笑。小幡賭衆人之笑。疑而詢悉。梅郎乃男優。亦自失笑不已。又日本男爵大倉喜八郎。在京中亦嘗觀梅郎之戲。傾慕不已。說者謂其垂涎乃至三千丈。其言曰（設使梅蘭芳而爲女子者。我必……）言外其野心勃勃之意。殆已畢露。大倉氏又以白金錶贈梅郎。歸國後。又爲游揚於各劇場中。故有劇場經理某君。親往東京驛（旅館）

向梁士詒探詢梅郎蹤跡。擬聘往東京演劇者。每次酬金三百元。蓋以梅郎之身價。卽在北京。亦復如此。不得謂爲鉅也。

惟依此計算。每月薪俸必在八千元。然此係華銀之數。若照目下日本銀元跌落之時計之。則其數愈巨。殊不上算。故復俟金價稍漲時。必設法請梅郎東渡一行云。

又該報謂帝國劇場。擬聘梅郎赴東京演劇。每次酬日金三百元。月得八千元。此等代價。梅在北京。亦有此數。又大倉男與某君談及此事。至謂如此名伶。每星期酬以五萬元。恐猶嫌菲薄云云。梅郎之聲價。洵可驚異矣。或謂梅郎不過一名伶耳。何竟獲得如斯巨額之代價。於社會分配上。似乎不均。殊不知此正是經濟學上價值之定律。蓋平均分配。不過爲社會黨理想的學說。事實上既不可能。亦非必要。彼煤礦之工人。日得工資兩元。而批阿拿名手。一夜可獲二千五百元之收入。彼批阿拿名家之所供獻於社會。豈能多於煤礦之工人。而社會乃甚願以大數之代價償之。此在分配上。豈得謂平。然爲價值之定律。實無可避。亞當斯密氏分價值爲二種。一交換的價值。二應用的價值。前者爲社會的價值。後者爲個人的價值。前者如金鋼鑽石。後者如眼鏡。鑽石之爲用。不及眼鏡而在交換上。乃有絕大之價值。蓋與批阿拿名手之於煤礦工人。正同一理。則梅郎之獲得巨額之代價。豈非爲在社會上應

享之報酬乎。

日本人龍居枯山文學士也。近來遊北京。屢觀梅郎演劇。極口讚嘆。日昨揭一文於滿州日日新聞。題曰（梅蘭芳）詞旨甚妙。特爲錄於左方。據文直譯。不稍增減。期無害意也。

余頃來支那之北京。所見所聞。亦云夥矣。所謂支那。所謂支那之文明。所謂支那人之智識德能。有在余意料中者。有爲余豫想所不及者。余一一皆見之。而其中有一事最足使余驚駭嘆服而不能自己者。則梅蘭芳之藝術是已。

梅蘭芳歌者也。余久耳其名。亦嘗觀其種種之相片矣。今茲來京。始獲直接見彼之藝術。其藝術之精妙絕倫。余唯有驚駭嘆服而已。彼殆可謂爲理想之俳優。理想之旦脚。今日日本梨園中。斷無此俊才也。

然則彼之優點果何在。乎。其容貌美耶。姿態佳耶。抑聲音妙耶。以余觀之。殆無一而不佳。且妙也。如上所述讚美之詞。未免類於囫圇吞棗。余今更就余薄弱之觀察。略舉彼特優之點。以告世人。一言以蔽之曰。梅蘭芳天才也。藝術之精。自關素養。而彼之善於表情。實在彼一雙之俊眼。與其窈窕之身材。蓋天授偏多於人力也。

彼之眼與鼻實無間可言。或有疑其口形稍遜者。余決不謂然。蓋彼若非此口。斷不能生如此美目也。彼之眼實具有一種特別之魔力。能使觀者目眩神迷。惘恍無主。若再澄心細察。其兩眼上視時之美。觀又斷非日本且脚所能效其毫末。余不諳華語。倉猝見彼。卽心醉其藝術。亦無非其兩眼之作用使然。彼之眼殆能包括彼藝術之全部也。

支那劇場每日更換劇目。故余能以淺眇之時日。見彼種種之藝術。至於彼藝術範圍之廣大。又絕對爲余意料所不及也。

余觀彼一丈夫耳。一經粉黛登場。便毫無男子氣概。且無論作何種激烈之身段。亦斷不稍失其女子之態度。此又日本且脚所萬不能及者也。

余極思將梅蘭芳之藝術介紹於我日本也。

附錄梅蘭芳天女散花曲摘抄

(前略)

(第二場) 天香

(貼扮八侍女引且扮天女上唱) 二黃慢板。悟妙道。好一似春夢乍醒。猛然醒。又入夢。長夜冥冥。

未修真。便言悟。終成夢境。到無夢。與無醒。方見性靈。(詩)前因後果兩茫茫。大地風輪火又揚。八萬四千煩惱眼。能擒能縱屬心王。(白)吾乃天女是也。在這衆香國中。管領天花。每逢諸天菩薩。衆大弟子等。談經說法之時。我便將花片散落其身。藉驗結習。爲我佛廣宣妙諦。普種善根。看今日閒暇無事。不免在此打坐一番。(伽藍上白)奉了如來旨。移步到天堂。(進門介白)天女。貧僧稽首了。(天白)不敢。菩薩何事降臨。(伽白)如來有旨。命天女速到毗耶離大城。維摩居士室中散花。卽請前往。(天白)領法旨。(伽白)告辭。(天白)恕不遠送了。(伽出門介白)人天感應慈悲切。三界同沾我佛恩。(伽下天白)如來有命。我只得卽刻前去。花奴那裏。(衆白)花奴。(貼扮花奴內白)來了。(上白)花雨粘經袖。香雲溼鬢釵。(參見介)菩薩何事。(天白)適纔如來有旨。命我到毗耶離城中散花。你可將花籃收拾整齊。隨我前往。(花白)遵命。(天白)侍女們與我更衣者。(同入侍女下花白)天女命我收拾花籃。不免整理一番便了。(唱)殿前領了天女命。收拾天花向淨名。忙把花籃來端整。好隨天女走一程。(下)

(第四場) 雲路

(天女內唱西皮倒板)祥雲冉冉婆羅天。(上唱慢板)離却了衆香國。遍歷大千。諸世界。好一

似。輕烟過眼。一霎時。又來到。畢鉢巖前。(詩)清圓智月廣無邊。慧業超明不作仙。幻中幻出莊嚴相。慈悲微妙自天然。(白)吾天女遵奉佛旨。去到淨名室中散花。乘風馭氣而來。也不知經過多少微塵世界。看旭日騰輝。瑤空散彩。天鉢山頭好風景也。(唱二六板)雲外的須彌山色空四顯。畢鉢巖下。覺岸無邊。大鵬負日把神翅展。迦陵仙鳥舞翩遷。八部天龍金光閃。又見那入海的蛟。蝸在那浪中潛。閻浮提界蒼茫現。青山一髮普陀巖。(白)且住。前面已是南瞻部洲。看那廂落伽山中。好莊嚴呵。(唱快板)觀世音滿月面。珠開妙相有善才。和龍女。站立兩廂。菩提樹。簷蔔花。千枝掩映。白鸚鵡。與仙鳥。上下飛颺。綠柳枝。灑甘露。三千界上。好似我。散天花。紛落十方。滿眼中。清妙景。靈光萬丈。催祥雲。駕瑞彩。速赴佛場。(下)

(第六場) 花舞

(場上設一榻。左右列八蒲團。榻後設幔。丑扮四沙彌上。詞略)

(生扮維摩詰。病容上引)茫茫大千。煩惱苦纏牽。(衆白)參見長者。(維白)罷了。(詩)佛不可。永心可求。卽心卽佛。問心頭。無心無佛。無心佛。佛心。心四大洲。(白)俺淨名居士。維摩詰。在這毗耶離城中居住。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入大法門。意欲將無

量方便。饒益衆生。以此方便。現身得病。我想世尊大慈大悲。必然憐憫於我。我不免將這屋中一切諸物。盡行除去。等候諸菩薩前來問病。好與他們共談妙法。同證菩提。爾等暫且退下。（四沙彌下。文殊師利率衆菩薩上。文白）我佛發宏慈。（衆白）問疾淨名居。（入門介）居士我等稽首了。（維白）稽首了。請坐。（衆同坐介。維白）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白）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去。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文白）且問居士病體怎麼樣了。世尊慇懃致問。居士此病因何而起。（維白）從癡有愛。則我病生。因爲一切衆生病了。故而我也得病。倘若一切衆生能得不病。我的病麼也就好了。（文白）此話怎講。（維嘆介白）咳。文殊師利菩薩因爲衆生。故有生死。有生死則有疾病。倘若衆生不病。則菩薩亦無有病。譬如長者。惟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之於衆生。愛之如子。衆生病。則菩薩病。衆生病愈。菩薩亦愈。菩薩的病。都是因大悲而起的。（文白）居士所病。爲何等相。（維白）我病無形。不能得見。（文點頭介白）呀。居士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默然不答。介。文點頭讚嘆介白）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也。（衆默無聲。含掌靜坐。介。天女在幔內唱）（賞花時）世出世間誰點化。開幔樓閣華嚴路。幾又謝大慈指引向無

遮。須不是因緣閒話。只爲那窮子未還家。詩。衆生眼病見狂花。花發花殘病轉加。悟得華鬘非我相。不妨遊戲淨名家。風吹荷葉煞。天上龍華會罷。參遍世尊。走遍大千。俺也忙煞。借得個居士室。放根芽。抵得過祇園佈地。黃金價。錦排場。本是假。箭機鋒。俺自耍。莽靈山。藤牽蔓掛。作踐了幾餘袈裟。嘆只嘆。佛門病醫無法。說甚麼彈指恆河沙。數划一半是中宵火盡和燈滅。說甚麼多生性海光明徹。一半是半渡風生無船接。俺這優曇種遍西方。佛土供養。任憑我三昧罷遊戲。毗耶千般生也滅也。迷也悟也。管他恁麼掙扎。落了語言文字須差。白。花奴看花。花奴持籃上白。有。天女散花介奏錦庭樂。天女白。我佛慈悲。大旨宣佈已完。俺只索回轉西方去者。尾聲。但願言下。打碎了苦虛空。且莫管咱有花。天女接籃花奴暗下。沒處酒。天女下衆白。請問居士。似此天花從何而來。維白。此花乃天女所散。往問天女。便知明白。白衆。告辭。維白。請。正是。天花隨處落。五蘊本來空。下。

丁寶銓逸事

友人述楊杏城既逝。前晉撫丁衡甫。名寶銓。與先兄研圃同年有才名。輒以四字曰。先正典刑。之與型。固可通也。然用於此際。似以多寫幾筆爲是。不然則少寫兩筆。作非字亦可。乃偏偏不多不少。

寫一刑字。人且以爲杏城死於法網。且有餘罪也。此豈非與逝者開玩笑哉（韞佛）

驅術

前年余雇人力車至某處。既至。車夫忽將一信並物一包。請余觀看。信中言寄上熊胆一事。請向藥鋪銷售云。車夫告我。此係坐客遺忘者。未知包中何物。余實告之。匆匆自行。後舉以告友人。始知車夫往往如此。如有貪小利者。只須費洋一元或數角。即可據其所謂熊胆而有之。其實包中物固不值一錢者也（失名）

賴債妙法

新年鬧爐閒話。客有言賴債妙法者。能使多數債權人。無一登門索債。洵屬別出心裁者矣。某甲欠債總額近千元。而其財力僅及十分之二。乃先期分投各債權人。告以年關出入相抵。綽有餘裕。惟必至大除夕。方能逐一清償。各債權人咸諾之。及期。甲乃懷洋二百。支配償還。雖尾數亦必清訖。債權人見其身懷多洋。舉動又落落大方。益信不疑。乃一轉瞬而甲復至。謂債權人曰。今因某種急需。請以頃付之款。暫時交我。我行將復至。請以前事爲鑒。決不短少分文也。債權人如其請。甲乃復赴第二家。亦以前法行之。雖其間有驗有不驗。而以十分二之財力對付各債權人。各債權人咸以爲甲必復至。竟無

一人先期登門者。及當晚間。則雖登門。早已蹤影俱杳。時光不再。幾經往還。天破曉而事畢矣。(失名)

新算書

昨晚至某店。見一十二三歲之學生。以算書平攤櫃上。就電燈下高聲朗誦曰。

二一添作五。二一亦作二。

三一三十一。三一亦作三。三二六十二。二亦作六。

四一二十二。四一亦作四。四二添作五。二亦作八。四三七十二。亦作一十二。

五一倍作二。五一亦作五。五二倍作四。二亦作十。五三倍作六。亦作一十五。五四倍

作八。四亦作廿。

予聞之初不獲解。取其書視之。則每上句之下。有有二字云。(分數)每下句之下。亦註有二字。(併數)自二至九。俱用此法。予乃恍然。(乘恬)

火車中之所見

昨日余乘滬甯火車來滬。同車中有一少年。面貌白皙。服亦麗都。泡有香茗一壺。且飲且閱報紙。狀至閒適。向例將至上海。茶房始按茶壺收資。不料車駛至南翔將近。少年忽起歹意。將茶壺杯舉向車外。

一擲。欲於此佔得小便宜。適爲收大菜之茶房所見。卽上前理論。少年初尙抵賴。同車有中年男子。出而證明。大聲切責。少年俯首無言。出洋六角作爲茶資及賠償費。遁入廁所。直至上海。始低頭隨衆人而出。見者皆羞之云。(庸安)



滑稽小說 怪話第三卷

●怪文

麻雀牌解

嗚呼。麻雀牌。其妖孽乎。吾觀其製牌之始。而可知矣。夫天下最不祥者。莫若兵禍。而麻雀牌似之。兵禍之最慘酷者。莫若此。利用鎗砲之日。而麻雀牌似之。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氣機所感。殆錯到底。快上馬之類也。吾作麻雀牌解。讀者抑寒心乎。

麻雀牌中之一箇似炸彈也。二箇以至九箇。炮子也。自二粒至九粒也。

一索飛艇也。二索以至九索。戰艦也。自二艘以至九艘也。

一萬至九萬。兵餉損失以及賠償之數也。

白板之色。白枯骨也。紅中之色。紅鮮血也。發財之色。綠綠氣砲也。言其毒與綠氣砲等也。至於東南西

北。則關於地理。爲用兵者所當知也。

鬪麻雀者。每至傾家蕩產。身名俱喪。比之戰禍。相去無幾。而麻雀盛行之後。世界遂發生最慘之戰爭。

若言戰爭與麻雀有關。雖屬不經。然歷舉其牌之形狀與命名。確乎與今日之戰爭暗合。則謂之爲妖孽。誰曰不宜。吾又何妨。舉是說以警世之嗜麻雀者乎。(季子)

寄友人小簡

一別已半月矣。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分言懷故人而覺日長也。又曰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言無事覺日長也。僕則二者兼之。由前之說是一日如三秋也。並以後說則一日不如六秋乎。夫一日如六秋則半月即九十年也。若問九十年來僕何所事。則但以枯坐二字了之。足下其有一番驚天動地之事業乎。(夢)

西瓜致嗜嚙水書

嗜嚙水仁兄閣下。世態炎涼。倏忽而異。人情冷暖。變幻靡常。言念及此。曷勝浩歎。數旬之前。非正弟與閣下得意之時乎。晝則遊行於街市。夜則逍遙於花園。人人見而歡迎。處處投而見售。書然一聲。震人耳鼓。非閣下之吐氣乎。噲然一響。濺人面部。非閣下之唾人乎。然而人無如之何也。亦惟自默然受兄之氣。任兄之唾而已。若小弟雖才疎力淺。不敢如閣下之欺人。而隨人圓轉。一任他人之玩弄。然隨處能得善價。亦復自鳴得意。豈知良時不再。樂極悲來。秋風容易。新涼驟生。弟與閣下偶爾行於通衢。人

多。棄。而。不。願。昔。日。之。歡。迎。今。日。之。漠。視。恍。然。如。出。兩。人。然。閣。下。仍。是。閣。下。弟。仍。是。弟。也。盛。衰。之。感。積。於。吾。心。同。病。相。憐。惟。君。知。我。用。繕。寸。函。訴。吾。苦。况。閣。下。覽。之。又。當。如。何。弟。西。瓜。頓。首。謹。啓。○（夢）

無佛論

昔張商英作無佛論。竟日不能成一字。妻曰。公昔爲文。伸紙千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曰。我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擲筆大悟。遂精禪理。予爲下一轉語曰。既已無矣。又何爲不可作。遂於無所論中。尋出論來。打破虛空。方見真無。方見真佛。因作無佛論。以爲龍華會五香浴佛之佛。門弟子之一棒喝。其言曰。

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居雪山。自在雪山。肉髻長衫。坐而問之。月冷星寒。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遊寂滅。寂滅之天。無卓錫穴。水冷風寒。天奔地蹶。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募祇園。錫聲振谷。乞食流涎。三餐楊腹。一鉢無烟。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在袖中。袖中何有。五色珠。封一色。不具兩手。皆空。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在眼中。何物眼中。空花梧桐。吟吟其笑。花落桐風。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在耳中。鼓鐘木魚。聲度西東。忽來忽去。颯颯西風。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在梵尊。遠而望之。丈六之身。不見其頂。尺寸焉。分。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在指頭。一指一佛。佛佛來遊。撒手尋佛。橋斷水流。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是

土牛打死土牛皮破血流問取石頭石頭點頭嗚呼佛也佛何在哉佛是木馬木馬不嘶來吃捧打喚醒木馬裝聾作啞四面尋之不可得也嗚呼佛也四十九年無半字也三十二相誰其似也八百劫來法輪空也麻麥一飯食自豐也渡人恆河空地獄也冰霜一宿居自足也五千餘卷至今傳也講經四萬生青蓮也猪子不識心如死也車聲不聞遊無始也林中宴坐身無有也以幻抱夢無取受也無根之樹誰之種也水月如實不動也天上天下惟爾尊也一語都無居正因也不治不亂無爲而行不言而信不化而行是之謂無予善思維是之謂佛乃無其機卽無卽佛卽佛卽無嗚呼佛也微乎微乎

(龍湖漁隱)

人與世界契約

第一條 世界應給與人之生命其時期一抄以上一百年以下但有特別優待者不在此例

第二條 人之生命在給與時期內如自己有不正當行爲或不可避免之災禍至傷害其生命者世界不負賠償之責任

第三條 與生命關連之生活地及需用物亦由世界給與之但其數量以人之建設能力爲比例世界不加限制

第四條 生命終止時。與生命之生活關連地及需用物。亦停止給與。

第五條 人對於世界。應負傳種之責任。但種子之良否。隨其種子產生後之自由。或以他方法救濟之。傳種者不負責任。

第六條 人享用地面生產力。應以造糞爲報酬。使地面生產力。不至損失。

第七條 人對於世界內他生命。立於同等地位。但人若欲消滅他生命。或被他生命消滅。世界不負制止或保護之責任。

第八條 人於生命未終止時。有不願享用生命。請求返還者。世界應承受之。

第九條 與生命連帶之靈魂。自脫離生命之日起。世界許其自由。

第十條 此約自給與生命之日。發生效力。至生命終止時解除。(空空)

掃晴娘傳

掃晴娘。洛陽人也。先世與蔡倫有通家之誼。父楮先生。母曹邦氏。孕晴娘。不數日而生。面黃膚粗。楮先生不之悅也。有姊二。一適米。一適田。米田二生。共操穡業。晴娘幼卽恥之。常謂其二姊曰。人不幸而爲女子身。良人不良。是大不幸也。設某遇之。甯終身不嫁。二姊以其以相讎而惡之。晴娘幼卽穎悟。未受

書。即能爲人草日用瑣屑。楮先生始怡然訝其生知。而稍優遇焉。先是晴娘之未生也。有翦氏者。楮先主之莫逆交。幼子甫期歲。因指腹而議婚焉。及晴娘長。聞翦氏子亦不肖。深惡而隱憂之。追思語姊。羞悔失言。益悟天下之事。循環有定。人必侮人。而後自侮。喜論人之是非長短者。終必有自蹈之一日也。於是俗念頓消。終日事佛。習呼風滅雨之術。如醉如癡。飄飄乎散仙一流矣。居無何。于歸翦氏。翦氏子幼。雖放蕩。然夙慕異術。聞晴娘多藝。喜出望外。針織之餘。切磋問難。頗極閨房之樂。晴娘之術益精。激雲霧。見青天。尤爲晴娘所專長也。初晴娘本一醜女子。一家既貧。衣履於是不備。而晴娘又疏懶成性。雖眉目間積垢。亦不事修飾。有見之者。輒以沒字碑呼之。及歸翦氏。翦氏素富。前纏帛。裁之無顧惜意。而晴娘服御。於時乎周。翦氏子以慕術故。力迎晴娘意。曉妝開處。殷勤爲晴娘修眉飾目。習以爲常。而晴娘心廣意寬。舉止益覺飄灑。而眼波眉暈。亦畢現矣。翦氏子性燥。見晴娘子歸以來。從未經驗厥技。心滋悵惘。常謂晴娘曰。懷才不用。轉多辜負。聞者請一試焉。會天雨。晴娘戲謂翦氏子曰。天雨矣。予技其試乎。必有以謝我。謝我。非黏膩而油脆者不食也。翦曰諾。晴娘曰。請插血以書禱。不如是。不足以奏吾技也。於是晴娘乃左手執箕。右手執斗。升雲梯。迴旋若登天。一時觀者如堵。咸驚訝不置。晴娘口喃喃咒不休。手舞足蹈。貼楹而忽不前。俄而雨小。俄而雨止。俄而天霽。而晴娘之名。於是乎大噪。是

年夏。鄰境霖雨三月。澤國數十里。民訴太守。太守無策。聞之天子。天子日夜憂。祈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求而止。晴娘聞曰。斯雨也。其有待於某乎。某不出。何以拯災黎。遂逕赴災區。謁太守。弔難民。遺翦草血書。上禱於天。施法如術。術施一晝夜而無效。晴娘訝。鄰人譏。太守怒。於是晴娘立誓。願以身殉。頃焉雨大。繼之以風。風定而雨亦旋止。晴娘稽首謝天。而亟擬投水報。太守曰。止。予嘉爾慈。佩爾德。仰爾惻隱。欽爾奇術。救萬人而願以身誓。仁人也。羣黎多獲賜矣。拜手而言曰。天不可欺。予不强爾留。夙聞爾喜食黏膩而油脆者。已備之矣。請嘗試焉。晴娘如命。旋火葬而冉冉升天。災黎拜其惠。涕零焚香。跪而送之。後太守聞之上。上賜名爲掃晴娘云。(六宜軒主人)

說鷺

物之生也有種。種不滅。生不絕。鷺一飛禽種也。其孳生最蕃。飲啄於淺水之濱。棲止於茂林之麓。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獵之人有弋者。羅者。矯繳而置者。各出其術以捕百禽。但喜致他鳥。不及鷺。蓋鷺之於人無所取。其肉腥。不可食。得之不足易一錢。又無以償所費。故鷺因之以卵以育。以游以息於網羅外也久矣。而不意一旦乃以毛致禍。西人色尙白。婦女盛妝飾。好修飾。峨冠高髻。戴鷺毛叢。叢盤綴於其上。舒拂如雲浮。或兩鬢髮後垂垂然如燕尾。美者爭以爲容。一時風靡。出重金市鷺毛於獵者。獵

者利其金。負鎗挾彈取之。多所獲。獲且贏。方春夏之交。鷺羽蛻落。兩翼間所生新毛。蒙茸數縷。弱不禁風。洒落有姿態。故獵者必於是時取之。至秋冬。則羽毛豐滿。不適用矣。凡得一鷺。剔去其凡羽。而取其新雋者。稱之。不及三四錢。每錢所值。初則銀洋四五角。其後貴至三四枚。以是獵者趨之若鶩。山涯水洩。林密箐深。求之罔弗徧。及鷺跡漸稀。日裹糧走百數十里外。見則狂喜。如遇奇珍。雖飛避必逐而狙擊之。乃已。不三四年。鷺無噍類矣。往時墨客騷人。感時詠物。寄興於水田白鷺之吟。以爲詩料者。不知凡幾。予猶憶二十年前。讀書青蓮庵。庵前徐氏響石山莊。樹木蒙翳。綠陰繞屋。其上有鷺爲窠。四時不散。飛鳴相逐。千百成羣。予嘗從山客過其門。爲剝啄聲。驚呼之。輒翔集而不去。今則樹老巢空。杳然絕跡。卽至窮陬僻壤。足跡徧天下。未嘗偶一見之。鷺之種自此滅矣。杞人曰。哀哉鷺也。夫鷺之見滅。以有毛也。不惟鷺有毛。而象有齒。犀有角。麝有臍。鵬有尾。雕有翎。蟬有皮。蝻有膏。螞有甲。蚌有珠。貂有茸。蚌有臍。皆鷺毛類也。嗚呼。(小孤山人)

討書蠹檄

竊以蠶氏者。性本戾殘。質原輕悍。種族播乎策府。子孫衍於書城。日遊簡編。恍似窮經志士。時窮文字。却如吟咏騷人。豈知此種一傳。則青簡冊經。都遭浩劫。彼族一至。則金題玉躑。宛受焚如。遂使完

全典冊。竟成斷卷之章。美好詩文。轉有零縑之慨。何怪乎士林有魯魚亥豕之誤。藝苑多羊帝虎之譏。嗚呼！一字之差。留疑千載。禍莫大也。單詞之誤。聚訟羣儒。罪堪赦乎。願我文教巨公。共伸敵愾。詞壇偉士。羣奮義師。誓閉書城。緘其族類。盟臨策府。掃彼穴庭。於是舉中書老將。作先鋒之隊。簡陶泓大師。殿後盾之軍。其擒者。拿到陳玄扈。下施以墨刑。其死傷者。曳來楮子衙前。燎以紙炬。庶使劣種靡遺。欲播傳而不得。醜類漸滅。思作禍而無由。則諸將大名。長垂聖廟。衆軍遺像。永奠文房矣。此檄（子珍）

說國字

國。從口。從或。正書王。俗從口。從王。殆以我國自古政當專制。率土之濱。莫非王土。舉凡形形色色。充牣於四塞之中者。悉爲帝王所有。王以外直可謂之無物。故口之內。王主之。民國成立。王政衰而民權張。一切立法司法行政。都受宰制於民。故國字又從民。亦宜也。至唐武后改國爲囡。有二說焉。從口。從八方。意謂合境內八方爲一國。從四方。意謂四方統一而成一國。以上爲囡。皆會意字也。惟國字。或聲口義。似空空一口。不能表國之意義。與古文口字同一缺憾。不知蓋亦有深意焉。囡。只足表土地。政權。囡。則僅表土地。於立國之三要素。皆不能完全表彰之也。惟國從口。以表土地。從口。以表人民。從戈。一以戈。以一之。以表政治。庶於立國之三要素。包含無遺。且國之名。由國際間相對待而成立。國際

間恆恃武力以爭存在故古人造字已洞察其情遂舍百工萬物而單置一口戈於口中意蓋以舍戈則不能立國殊有昭示後世之深意焉今之人投戈以嬉惟利是趨雖兵匪有戈而對國際不生效力對國內不能以戈以統一之又胡怪乎國將不國（北海漁父）

說家字

嘗按家字從宀從豕古者穴居野處未有宮室先有宀而後有穴室家宮室之制皆因之家字從宀宜也惟宀字下實以豕不亦不倫不類乎不知大有深義焉傳曰寔安酖毒徒知一時之安者必有受莫大痛苦之一日此一定不易之理也豕伏居於宀無動作之勞奔馳之苦但知日則飽而嬉夜則酣而臥以外不知另有天地焉其安則無與比然卒有爲人宰殺之一日豕雖爲人宰殺未始非豕有以自召之人苟安處於家置天下事於不聞不問一任他人爲之是何異豕之侍居於宀也而欲不如豕之受宰殺於人得乎霍去病何以家爲鬪殺於菟嘗自毀其家此其人皆英雄豪傑之士非不知安居於家之足樂特恐爲豕之續耳此禮所以生男設弧於門左而勵其有四方之志也（琴魂）

汽車教習記

記者星期日訪友於某校適以友人他往乃稍待於會客室聞隔壁兩人竊竊談曰「汽車教習與汽

車教習。』余一聞而知爲該校教員譯名也。然莫知其得名之故。

頃之友人來。乃問之曰。汽車教員者。豈非以喜坐汽車而得此佳名乎。

友曰否。君不見汽車行門首。大書特書曰。『汽車出租每點鐘五元。』吾校某教習之價值。適等於汽車。因而得此號焉。

余唯唯未及答。友復曰。不止此也。又有兩原因焉。一則教習語言之高。聲震一室。如汽車之鳴焉。二則教習教授之速。一刻鐘而盡千萬言。如汽車之行焉。其價值也。其鳴也。其行也。無一不似汽車。故人呼爲汽車教習。

余曰。唯唯否否。雖然子言或有未盡者乎。請更廣其義。上海近來汽車之多。徧地皆是。而教習之多。亦徧地皆是。汽車之害人。無處無有。而教習之害人。亦無處無有。是二者又適相同也。友人聞之。爲之一笑。(風花)

化身記

都

近事爲問

客有自某省來滬者。或

則莫如都督化身一事也。

客曰。某省之事。言之難盡。最有趣者。

正文

或曰都督化身何謂也。

豈如新劇家之化裝歟。抑如催眠家之離魂歟。

客曰否。

君毋噪。試聽余言。都督府中人。大抵風流自賞者也。花天酒地。晝夜徵逐。都督聞而羨焉。乃謀一領略其滋味。願畏宵小之暗擊。不敢一步離府。或爲之謀曰。都督不能出妓女。獨不能入耶。曷招之。來以圖盛會。

其計既行。明日妓女之應徵者。聯絡而止於都督府之門首。

願不使之卽進也。乃一一徧體搜之。審無挾炸彈者。乃放之。行。

既入府。燈紅酒綠。哀絲豪竹。外人之想像。大抵如此。至其實則非門外漢所得而知也。

明日妓女出。狎客有問於妓女者曰。昨夜都督曾作何言。妓曰。未嘗見都督也。客曰。異哉。何以未嘗見都督。答曰。吾見夫勳章而軍服者三十六人。裝飾絲毫無二。吾不知誰爲都督。誰非都督。誰真都督。誰假都督也。客曰。然則都督亦善化身矣。於是都督化身之事。遂徧一省云。

記者曰。都督化身之法。絕妙無倫。宜乎聞者傳爲奇談也。(風花)

靈台令史鐘生傳

鐘名自鳴。字計時。歐羅巴洲人。父爲機器師。配煉鋼廠女。生鐘於製造場冶室中。鐘生有異稟。曲直方。

圓。不煩繩削而自合。歷游西歐名廠。受治於大匠之門。乃陶鑄而鍛鍊之。益成大器。鑒賞者見之。曰此有用材也。釋氏所謂心如芭蕉。面若蓮花。七竅玲瓏。百節疏通者。殆鐘生之謂歟。當是時。泰西盛行東來法。鐘喜與時人子弟游。通算數及歷象。嘗按周天度法。析一日爲十二時。析一時爲八刻。析一刻爲三十分。析一分爲六十秒。應時立準。累黍不差。其歷學之精密細確。蓋如此。厥後徧歷各國。思挾其術以干時。運用巧思。設機關以隨時應變。悉按定方針而行。不失軌道。與人交接。一本於誠確。說子不過丑。說午不過未。苟非其時。不妄發一聲。發必與時相應。第以胸有機械。城府深沈。變化循環。時示人以不測。外雖吐音清亮。響徹洪鐘。往往聞其聲而不知其聲所從出。國人驚疑而忌之。毀之於羅馬國王。曰鐘生今之大運動家也。有機心有機事。終日坐觀時變。爲暗中之活動。其意未可測也。王怒。鯨鐘生。用羅馬數目字環塗於鐘面。以誌其十二大過。然鐘生自得此十二字。見於面而其用益顯。明天啓朝。泰西人利瑪竇。湯若望輩。東來挈鐘生與俱。達京師。是時歷日舛誤。宰相徐光啓奉詔開館。修訂新歷。延客卿通天文學者輩。其役利瑪竇。因荐鐘生於帝。帝召見大喜。玩之若拱璧。終日置之座隅。前席而諮之。鐘生侍左右。固無日無時無刻不以告也。大明歷成。適日月交食。利瑪竇條列時刻表。上於朝。帝集百官而試之。利瑪竇左。鐘生右。帝問曰。日初食矣。今幾時乎。鐘生進而報曰。十二時矣。少焉。帝復問。

曰。食既矣。又幾刻乎。鐘生報曰。十二時三十分矣。檢表視之。歷歷不爽。帝歎曰。鐘生之技神矣乎。爰嘉乃績。授靈台令。史司天文臺事。兼值日官。由是鐘生之聲聞。轟動全國。鐘生有表兄弟。能傳其術。體量作用。無一不類。鐘生而尤便於利用。爲世人所欽佩。但表面若無一鳴驚人。之概。人嗤之曰。啞鐘云。鐘性耐勞。好勤苦。晝夜運行不息。其體質固有勝人者。卒以勤勞過度。口受損傷。未幾病廢。終老於家。小史氏曰。吾聞老子有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聞之莊生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若鐘生者。本有用之材。而又濟之以五德。濟物利用。不失其時。仁也好動。惡靜。好勞。惡逸。義也。周旋中規。秩然有序。禮也。機警敏活。流轉自如。智也。晷刻無愆。始終如一。信也。而乃因材致用。因用致勞。因勞致廢。不德之德。無用之用。豈不卓然可貴哉。（小孤山人）

說部敘言一

劉君哲。廬。自敘其新婚瑣事成一小冊。將刊行之。余乃敘其端曰。自盤古開闢天地以來。除和尚而外。無人無新婚。然自蒼頡創造文字以來。除哲廬而外。無人有新婚之筆記。夫以人人所有之事。著萬人未著之書。則其書大可觀矣。願余猶有滿意者。則命名不典是也。然則當何名。余謂宜名密記。何也。新婚三月。謂之蜜月。故新婚之筆記。宜名爲蜜記也。引外國之經。據外國之典。如是乃時髦矣。哲廬曰。

善。吾。將。商。之。於。吾。夫。人。而。改。名。焉。余。曰。否。否。夫。如。是。則。余。必。失。敗。矣。何。也。我。所。命。名。雖。善。然。在。君。夫。人。必。不。是。我。而。非。君。譬。如。我。之。容。貌。任。是。如。何。美。然。君。夫。人。必。不。肯。謂。我。美。而。君。不。美。也。故。此。舉。不。如。休。矣。哲。廬。唯。唯。余。遂。書。此。爲。之。序。並。以。介。紹。於。讀。者。呵。呵。右。敘。婚。姻。指。南。（塵夢）

說部敘言二

作文非難也。之乎者也。誰不能爲之。能變化斯爲難耳。變化其面目非難也。顛而倒之。爲者也。之乎。誰不能爲之。能變化其氣質斯爲難耳。小鳳爲文。上自匡時救世洋洋灑灑之大章。下至移風易俗嬉笑怒罵之小說。以及片言隻語。一詞半曲。無不精工。而亦無不能變化其氣質。其爲說部也。摹施耐菴。吾初謂爲學施耐菴者也。誰知又不是學施耐菴。繼而又摹唐人。吾復以爲學唐人者也。誰知又不是學唐人。千變萬化。不可測度。大抵隨文而異。隨題而易。隨時而異。隨興而異。說部如此。他文概可知矣。鄙人學文垂十七八年。然一文出手。人莫不識之。曰。此胡某人之文也。吾卽摹仿古人。人亦莫不識之。曰。此胡某摹某人之文也。其故何哉。縱能變化其面目。而難變化其氣質耳。吾深知此中艱苦者。吾知小鳳必歷過此中艱苦。而不以爲苦也。故爲此言。與小鳳商之。非僅論其稗鈔已也。然而稗鈔可觀矣。右敘蕭引樓稗鈔（前人）

說部敘言三

陽湖汪君石庵。嘗編香豔集。多取材於余。其書既成。余篋中所藏。弄猶多。南海何君仲琴。索之去。益以他處所搜羅。及四方朋友所投贈。遂編香豔小品。余得古近人零星文字。多分類理而藏之。不獨香豔。香奩其一也。今是稿已籍。何君爲之次第刊行。余將謀及其他。余聞古人有言。看世上美人。不如看畫中美人。看畫中美人。不如看書中美人。好美。惡醜。人心所同。然好美可矣。何必人也。好美人可矣。何必真人也。何君此舉。蓋亦使人愛書中之美人。不必真欲得世上美人。若夫卽書中美人。以求世上美人。則非善讀此書者矣。右敘香豔小品（前人）

說部敘言四

剡溪老叟者。今之傷心人也。常慨然於世事之不可爲。談諧玩世。徜徉自適。聞有談時事者。則掩耳疾走。而不欲聞。此老叟之常態也。一日。老叟忽造余寓。出其巨冊。囑余爲之序。其書曰。南北戰爭。趣談。余竊怪而詰之曰。叟平日不聞時事。今何知時事之詳耶。叟曰。否。非君所知也。彼所談者。過時之新聞。陳腐之議論。吾又安耐聞之。若夫吾所聞者。可笑。可驚。可嘆之事。豈若輩之所敢言耶。又豈若輩之所能言耶。吾聞之。吾不能祕之。乃欲與他人同聞之。他人聞之。吾知其未有不捧腹而笑者。然而吾述之。吾

欲哭矣。老叟言畢。余愈怪之。而不能贊一辭。卽述老叟所言。爲之序。以冠於卷端。抑使讀此書者。知老叟之心也。右敘南北戰爭趣談（前人）

說部敘言五

世界一劇場也。遠之如秦皇、漢武、華盛頓、拿破崙。皆是好脚色。近之如中國大革命、外國大戰爭。皆是好劇本。是故戲者乃戲中之戲。非戲者則真戲也。做戲者爲戲中之戲。看戲者則卽做戲也。一言以蔽之曰：世界一戲場也。然則戲劇叢報爲何物乎？爲戲乎？爲非戲乎？曰：戲也。而非戲也。戲之魂也。是爲序。右敘戲劇雜誌（前人）

說部敘言六

作文讀文。皆出於不得已也。故我不欲作而手不得不作。是真作者。我不欲讀而口不得不讀。是真讀者。古來奇人異事。與文人何涉。而文之輒喜記之。文人記之。與他人又何涉。而他人輒喜讀之。讀之不已。又從而蒐輯之。點校刊布之。若湯臨川、張山來、鄭醒愚者。吾不知其何心也。湯臨川點校虞初志。已多事矣。山來又嫌其未足。而輯新志。醒愚尤嫌其未足。而輯續志。若湯臨川、張山來、鄭醒愚者。吾誠不知其何心也。夫吾不知其何心。吾又從而輯近志。吾亦不知吾何心也。吾自問之。還自答曰：蓋出於不

得已也。然則鄭醒愚張山來湯臨川皆出於不得已也。吾與彼數人不得不輯而輯之。世有不得不讀者。其讀之編者自序。右敍虞初近志（前人）。

說部敍言七

吾欽佩亞子亞子顛倒春航子美吾不恆觀劇吾不知春航子美之若何可傾倒然而吾竟傾倒焉吾之傾倒春航子美也者非傾倒春航子美也傾倒亞子之傾倒春航子美也在春航子美則曰若汝之傾倒吾安用汝之傾倒也在亞子亦曰若汝之傾倒吾亦安用汝之傾倒也然而吾竟傾倒焉吾之傾倒也者吾之傾倒也非爲春航子美而傾倒也更無與於亞子而傾倒也夫傾倒者必若此方謂傾倒然耶否耶敢問之亞子亞子編春航集成余力助校刊余之傾倒也校刊而訛誤百出余之精神止此此仍余之傾倒也亞子編子美集成余不可以無言余之傾倒也言之又苦於不文余之才力止此此仍余之傾倒也嗚呼亞子知音者何處求哉右敍子美集（前人）。

說部敍言八

古今無量書書必有序此通例也序非已爲之卽人爲之此通例也人爲之每舉之過其實已爲之又謙而不當此又通例也吾草此書成欲爲之序不能逃第一例已自爲之不能逃第二例及第三例然

則若之何。其惟無序庶乎可。遂以無序者爲之序。或曰此無序者非卽序也耶。曰似也。然而未盡然也。子不見吾書乎。曰黛曰劍。物也。曰痕曰影。物之痕之影也。物之痕之影似有而無也。卽吾之書似有而無也。似有而無雖謂之無可也。吾書謂之無可也。吾序謂之無亦可也。則此序也者。子謂之非卽序也耶。吾謂之非卽無序也耶。故仍以無序者爲之序。庶逃乎通例之外也。右敘黛痕劍影錄（前人）

附題詞一首

心地癡。顏辭旨。悽搜神志怪。未爲奇。要知史亦參。疑信底事。文成雜笑啼。落拓孤心。豈終沒。苦辛舊事。莫重題。千家爭說。虞初志。別有艱難不可知。

右詩癸丑夏書示程善之者也。時善之方撰駢枝餘話。余撰是書。故云云。今校刊竟復錄之。卷首以當題詞。

錢本草

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饑寒困乏之疾。立驗能利邦國。惡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爲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味臭。及旣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如散而不積。則有饑寒困乏之患。一積一散。謂不以爲珍。謂

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已謂之智此七術精鍊方可久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禮溺志傷神切須忌之(逸名)

錢卦

錢亨有攸往無不利 象曰錢泉也取之不竭利其有源也故亨陰陽合德剛柔以克外圓而內方雷動而風行錢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木上有雷錢君子以利物順時 初六錢其藏致寇狷 象曰錢其藏絨諸囊也致寇狷囊其亡也 九二錢有趾見之則喜 象曰錢有趾剛中而上應也見之則喜家道以盛也 九三君子守經小人喪貞厲无咎 象曰君子守經謹於恆也小人喪貞恃其能也厲无咎何咎也 九四得祿華服有恂 象曰得祿華服賄以成貴也有恂不勝其位也 六五錢吝爽於信莫名其病 象曰錢吝爽於信居上驕也莫名其病下不敢要也 上六錢无靈鬼瞰其人終兇 象曰錢无靈其道窮也鬼瞰其人終則有凶也(趙古農)

養氣淡泊二居士傳

居士姓名未詳世居科學世界養氣居士以善養浩然之氣因以自號焉世人與之近者則相得而益彰功足以成物(動物吸養氣)居士入林惟恐不深(植物吐養氣)無聲無臭即色即空其足跡

嘗。遍。天。下。惟。往。來。如。列。子。之。御。風。人。遂。莫。得。而。蹤。跡。之。西。歷。一。千。七。百。七。十。四。年。有。碧。眼。兒。名。浦。里。斯。特。萊。Preston者。一。日。金。丹。鍊。成。竟。得。與。居。士。握。手。自。是。遠。近。漸。有。造。訪。居。士。者。然。不。可。得。見。至。欲。聞。其。聲。歎。而。不。得。因。羞。成。怒。之。士。憤。火。其。廬。居。士。從。烈。燄。中。遁。去。火。勢。雖。猛。仍。若。絲。毫。無。恙。居。士。處。山。中。喜。與。金。鐵。游。彼。此。無。間。化。被。頑。石。鄙。之。者。謂。居。士。含。酸。氣。然。居。士。我。行。我。素。不。顧。也。淡。泊。居。士。之。聞。名。於。世。也。較。養。氣。居。士。早。二。歲。先。是。西。人。魯。塞。福。Rutherford與。之。遇。於。硝。井。蓋。居。士。固。不。現。色。相。膏。盲。泉。石。者。也。性。不。喜。致。聞。世。事。罔。論。趨。炎。附。勢。居。恆。離。索。窺。伏。一。隅。有。觸。之。者。時。或。發。怒。故。好。事。者。每。假。手。居。士。從。中。播。弄。近。如。歐。戰。砲。火。之。列。實。所。罕。見。然。非。居。士。有。意。禍。世。亦。激。之。使。然。耳。居。士。知。不。可。終。朝。居。於。是。盤。桓。天。空。不。冀。聞。達。而。日。耳。曼。人。猶。方。多。羅。致。之。（指。德。人。取。空。中。淡。氣。裂。炸。事）雖。然。設。若。輩。與。居。士。短。巷。相。見。則。必。斃。其。手。下。誠。以。淡。泊。性。成。居。士。固。已。憤。世。嫉。俗。雅。不。欲。入。漩。渦。中。也。之。二。君。者。性。格。雖。異。而。所。秉。之。質。略。同。皮。相。之。士。每。不。能。辨。故。不。可。不。為。之。傳。（元。元）

附。定。義。養。氣。為。無。色。無。臭。無。味。之。氣。體。性。能。助。燃。易。與。金。屬。質。化。合。而。生。養。化。作。用。又。名。酸。素。

淡。氣。為。無。色。無。臭。之。氣。體。性。不。能。燃。動。物。在。純。淡。氣。中。則。窒。息。故。又。有。速。素。之。稱。空。氣。中。居。五。分。之。四。為。製。硝。之。要。素。

關乩上

中國者神怪之國也。中國之國民神怪之國民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上之人以神愚民。蒼天將死。黃天當立。下之人即以神罔上。迨倡爲神怪者相繼殞謝。而受其愚罔者互相流傳。則神怪之原不可究詰。人人皆自愚自罔矣。今世之人之希與神接者。其爲術不一。曰籤。曰課。曰巫。曰乩。則流行最盛者也。吾見世之佞神者。凡婚嫁喪葬之事。關於一家之隆替者。父兄不敢主。子弟不敢問。凡出處進退之事。關於一生之枯菀者。材力弗自省。利害弗自衛。而惟訴諸不可知之神。其事愈大。則世人愈不敢專。其事雖僨。而世人卒不敢怨。惟神聰明。理無是非。情無順逆也。惟神尊嚴。言無中否。道無屈伸也。舉天下昧昧然而咸聽於神。神之權尊。則人之氣靡。神之能廣。則人之智昏。易使人存僥倖之心。滋回惑之念。雖其道或長或消。偶潛偶熾。而蔓牽株引。猝難抉除。實足以類士風而亂天下。則皆神道設教之一念誤之也。予神怪國民之一也。幼而經史。詔予曰有神。長而交遊。祝予曰有神。予思苟其有神。則當尊奉之。以便吾之事。苟其無神。則必力斥之。以解世之愚。依違非計也。盲從無當也。則嘗遍取卜筮星命巫覡之說。博稽而詳考之。反覆研究。覺其說荒誕鄙俚。不足當明理者之一顧。其意又模稜恍惚。能散動人於暫。不能陷溺人於深。惟扶乩之戲。語稍雅馴。迹稍近似。其術晚出。而其技稍工。予於是乃轉而學

乩。乩之降於乩。則必以兩人左右侍。而各以右手中指食指扶之。且左侍者可以常人。而右侍者必以乩師。不若此。則神不降。予思扶之必以右手也。欲使之易於動轉也。乩師必右侍者。爲便於牽引也。果術之工者。必懸乩而自動。乃可繼而有以懸乩聞者。急趨視之。則繩懸其左。而乩師仍扶其右。請左右悉懸之。乩師謝不能。請懸右而左扶之。復謝不能。豈有一乩師之易位。而神卽有能有不能者乎。其謬一。必乩師能立方。而後神乃能治病。乩師能知聲韻。而後神乃能賦詩。乩師通世故而後神乃能泛爲酬答。說者曰。神不自靈。必憑乩師之精神。而後靈。未必有所憑。固也。何以同一神也。所憑之人異。而神之所能。遂前後不同乎。其謬二。又神之所言。往往雜以稗官小說之語。且間有魯魚亥豕之誤。豈神之學問。亦因乩師而陋劣乎。其謬三。且夫世之爲乩者。皆各有所挾而求。其旨趣類別。不難條分而縷析也。禳星禮斗之徒。博施行善之局。設一乩焉。則可以爲遊說之資。而引人以布施。此乩之公者。達官富人。喜假之以爲丹藥之梯。食客流民。卽奉之以爲媚悅之具。此乩之私者。又有寒士羈人。閒居無聊。或以之消愁而遣興。則乩之平易者。僉壬宵小。有所覬冀。輒以之驚衆而惑人。則乩之詖邪者。其有偶發一未顯之事。忽符一預知之言。衆皆變色相告。詫爲奇異。則又乩師之相聚而謀。施其狡獪者也。乩之爲乩。大抵不外乎此。有神乎。無神乎。亦不憚煩言而明矣。予於神怪之愚罔。旣已瞭然。顧所以不卽辨

者。以其時科學日新。神學日衰。以爲將不攻自破也。半枯之林。就熄之燄。亦何必沃水縱斧。而復加以
揅鑿哉。乃近今之學者。厭實踐之無味。思蹈虛以炫奇。忽勃然盛唱靈魂之學。嗟乎。使靈魂而爲學。則
試驗之利器。其有過於巫與乩者乎。而易與士大夫爲緣者。尤莫乩若。設以科學之頭腦。以飾乩彼其
術之工。且可以什百於今日。而神怪將因以大昌。則爲禍烈矣。予固亟辭以闢之。拔本塞源。勿揚其波。
是所望於明哲之君子。(王蘊登)

關乩下

乩壇衆多。則天下必將大亂。此乩師徐君之言也。徐君曰。有明之季。川陝晉豫之間。多乩壇。既而四省
之地。殺人如麻。洪楊之未起。吳楚之間。多乩壇。既而大江南北。流血千里。予曰。是何理也。徐君曰。神憫
衆生。屠戮之慘。普示提撕。日降下界。是以多乩壇。然而警醒者。亦不過百之一二耳。兵災氣數。仍難挽
回。是以終大亂。余思神而慈悲衆生。宜於未釀亂萌以前。日施慧力。以淳風俗。使亂不生。則事易而積
懋。若亂象已成。鯁鯁焉。惟一二人之是救。既勞而寡效。亦拙而不情。意神不若是之愚也。多乩大亂之
關係。其中必有至理焉。大抵天下之將大亂。上必先失其政刑。往往禍可倖致。而禍或猝中。禍福無一
定之準則。咸有趣避之心。趨避之的。非神不能前知。遂相率奉乩爲師矣。此多乩之故一。又將亂之時。

朝野上下。必彼此相應以苟。且仕者唯欲速斂財以自娛。工商則競挾竄器僞貨以求幸售。人人爲旦夕之謀。而不作百年之計。其皇皇不能終日之情。吉凶憧憧。塞於方寸。必且日就亂者。決之矣。此多亂之故。二禍福吉凶之擾擾者。既羣萃於亂矣。復有正直高尚之人。悲時事之不可爲。思獨力之莫能挽。憂傷况瘁。有託而逃。發抒牢愁。嫁名靈怪。亦文士之結習。不得已之苦衷也。然其人名高。易爲流俗所慕。傲一人唱。和者百矣。此多亂之故。三一言以蔽之。卽予所謂氣靡智昏。人人存僥倖之心。滋回惑之念者是也。又卽古之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者是也。今京師之地。政令之所從出也。而亂乃日盛。滬上一隅。人材之所薈萃也。而亂亦風行。其餘通都大邑。以扶鸞聞者甚衆。而又有靜坐圓光占課等類。紛然與亂並起。神怪之儀。於今爲盛。賢士大夫方羣然趨之。不幸如徐君慘但之言。復將見於今日也。於是乎作闢亂。或詰之曰。亂已多矣。亂將不免。子卽闢之。又何庸。予曰。不然。蠱生而木枯者勢也。然及蠱方盛之時。并日努力而搜剔之。蠱殲則木蘇矣。使知蠱之害。而速事搜剔。奚爲晚乎。吾願自今日始。信亂者勿再至壇。有亂者速毀其亂。並舉一切神怪之屬。一掃而空之。毋非分而屏營。毋慮後而逆億。各奮其精力。爲其所當爲。則亂機庶其轉圜。而吾國猶可爲也。此乃吾國民之責也夫。

徐君語予時。在前清光緒十四五年間。其言蓋確有事實。信而可徵者。憶徐君又曰。神無日不在天。

地間何以忽然有多有少。此足見人心氣數爲之。予自此遂畏品若蛇蝎矣。今多品若此。斯文之作。其容已乎。民國七年六月魁峯自記（前人）

夢游華胥國記

八。大。行。星。之。中。不。知。其。何。星。也。有。國。焉。曰。華。胥。而。積。比。之。方。千。里。者。九。人。口。無。定。率。慮。皆。騷。人。逸。客。會。萃。之。所。考。其。立。國。甚。古。開。化。甚。蚤。中。國。三。皇。五。帝。時。文。治。蒸。蒸。號。稱。極。盛。聲。教。迄。乎。四。海。遐。邇。賓。服。百。獸。率。舞。中。國。世。界。古。文。明。國。也。黃。帝。軒。轅。氏。又。中。國。古。聖。王。也。然。而。黃。帝。遊。華。胥。而。後。聖。中。國。自。遊。華。胥。而。始。強。然。則。華。胥。者。中。國。文。明。之。母。也。近。世。地。理。學。家。既。屏。離。華。胥。而。不。言。又。復。稱。古。代。文。明。國。五。而。不。及。華。胥。吁。陋。矣。吾。甚。恨。焉。嘗。休。息。之。餘。思。一。遊。而。步。我。先。王。之。跡。以。考。其。立。國。政。教。風。俗。人。情。有。異。於。古。不。與。乎。山。川。谿。谷。動。植。礦。之。如。何。而。補。地。理。學。家。之。缺。失。然。事。羈。束。未。能。也。清。國。禪。讓。之。明。年。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九。月。既。望。余。乃。乘。睡。獅。駕。臥。龍。時。水。時。陸。或。飛。或。翔。不。知。行。幾。日。走。幾。千。萬。里。矣。遂。至。所。謂。華。胥。者。其。國。人。種。多。怪。異。有。一。頭。而。具。四。口。七。口。八。口。者。有。一。口。而。具。尖。銳。之。頭。二。三。者。高。者。數。丈。短。者。身。九。寸。如。鶴。民。銅。頭。鐵。額。幡。腹。而。心。如。螺。旋。形。者。比。比。皆。是。令。人。醜。然。色。變。有。老。人。二。毛。者。青。巾。羽。扇。執。杖。自。旁。來。怡。然。向。余。聲。折。曰。客。何。爲。者。對。曰。中。華。民。國。黃。帝。曾。孫。某。謹。以。先。人。之。故。來。

修○舊○好○聘○問○鄰○國○有○不○腆○之○儀○爲○貴○國○壽○願○迷○京○畿○安○在○公○幸○爲○我○鄉○導○者○老○人○曰○嗟○吾○語○女○天○下○有○不○變○之○氣○候○乎○曰○無○有○有○不○變○之○政○府○乎○曰○無○有○知○其○無○有○也○子○奈○何○居○數○千○載○之○下○而○逆○交○數○千○載○上○之○政○府○其○政○府○之○人○雖○不○必○化○爲○鬼○物○而○離○散○八○方○遠○涉○異○國○不○可○考○也○爲○女○鄉○導○我○則○安○能○雖○然○請○以○當○今○政○府○言○之○試○聽○毋○譁○自○此○西○行○數○十○日○曰○斂○豐○鄉○王○畿○也○王○畿○之○中○帝○制○自○爲○者○四○曰○夏○桀○曰○商○紂○曰○秦○政○曰○楊○廣○交○相○爲○用○組○織○大○法○網○羽○翼○之○者○有○若○惡○來○李○斯○趙○高○馮○道○之○徒○大○抵○皆○客○籍○來○也○蓋○夏○商○之○前○我○華○胥○以○道○統○立○國○無○爲○而○治○天○下○晏○如○也○人○民○泊○如○也○夏○商○之○間○爲○中○國○革○命○之○潮○不○得○意○之○仕○宦○遁○逃○來○是○邦○者○漸○衆○華○夷○雜○居○習○俗○移○人○寢○以○不○甯○逮○楚○漢○之○際○中○國○又○腥○羶○之○餘○而○復○腥○羶○也○於○是○同○軌○結○轍○扼○腕○來○遊○者○愈○衆○我○國○幾○爲○天○下○逋○逃○主○自○是○以○還○出○入○去○就○任○意○行○動○剛○柔○不○敵○遂○奪○我○主○權○租○我○港○灣○而○領○我○疆○土○此○新○政○府○之○所○由○來○也○新○政○府○之○主○宰○各○以○不○得○悉○逞○志○於○祖○國○故○結○牛○耳○之○盟○行○專○制○之○策○立○辟○雍○泮○宮○楊○朱○申○不○害○韓○非○張○湯○之○屬○爲○之○師○然○帝○王○者○要○以○成○功○爲○統○計○制○曰○朕○承○天○休○臨○照○百○物○奄○有○四○海○光○被○四○方○盛○德○惠○施○化○如○時○雨○其○令○天○下○每○人○各○具○數○口○俾○闡○揚○頌○德○歡○呼○萬○歲○欽○哉○謹○將○乃○事○毋○替○朕○命○詔○既○下○人○心○惶○惑○造○物○惡○其○功○程○之○大○急○切○避○難○構○造○而○養○生○者○以○一○人○一○口○之○嗷○嗷○常○恐○不○給○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有○司○焉○者○亦○以○惡○聲○巧○言○不

可○長○滋○不○樂○增○半○嘴○乃○決○議○不○奉○詔○執○政○聞○之○大○怒○朝○議○庶○人○小○醜○敢○與○神○聖○抗○好○大○頭○頂○當○下○吏○差○滅○之○遂○將○一○口○之○首○級○削○而○爲○堅○且○銳○之○形○使○之○動○作○不○能○犖○犖○大○方○僅○能○專○味○鑽○營○之○學○口○多○者○不○坐○此○一○頭○數○口○一○口○複○頭○之○沿○革○也○苦○夫○長○人○高○數○丈○乃○太○古○賢○士○大○夫○不○肯○奔○走○於○車○塵○馬○足○之○先○後○蹈○海○守○義○而○元○體○始○終○一○致○故○不○滅○天○賦○之○真○也○其○短○者○如○鶴○民○乃○奔○走○駭○汗○逢○迎○之○徒○骨○肉○消○磨○乎○跪○拜○盤○折○屈○節○之○間○馮○道○長○樂○老○之○倫○耳○老○人○言○畢○以○泣○余○亦○愀○然○而○悲○曰○此○華○胥○古○代○文○化○所○以○亡○而○專○制○惡○毒○所○以○流○嗟○夫○余○之○來○欲○得○先○人○之○治○象○豈○期○今○異○乎○古○所○云○耶○然○聞○之○謬○理○者○真○理○之○母○至○是○邦○也○有○以○正○我○民○國○焉○夫○復○何○憾○遂○行○按○其○川○源○深○遠○舟○行○欲○窮○復○又○無○際○其○山○多○危○峯○怪○石○不○可○名○鑿○饒○金○屬○因○以○銅○爲○常○食○品○中○國○人○則○多○優○爲○之○焉○動○物○具○普○通○種○無○珍○奇○賂○焉○赤○竹○樵○父○記○

(朱竹樵)

時事感言 集四書句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古○之○道○也○今○也○不○然○當○今○之○世○各○於○其○黨○黨○人○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則○爲○有○力○人○矣○而○好○作○亂○者○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南○方○之○強○嘗○獨○立○南○人○有○言○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吾○何○畏○彼○哉○北○方○之○強○皆○曰○

是無君也。鳴鼓而攻之可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兵刃旣接。大敗。棄甲曳兵而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於此有人焉。出曰。不能勝。和爲貴。知和而和。不以兵車。天下之民舉安。或曰。南辱於楚。恥之於人大矣。廣土衆民。足食足兵。戰必勝矣。請復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噫。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雖然。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必也。自南自北。定於一。君子不黨。爲國以禮。而后天下平。（叔聰）

齒舌宣戰記

牙氏與舌氏。鄰國也。牙氏之子。姓繁衍。姓剛硬。有不屈不撓之氣概。舌氏卽周官舌人之後裔。分大小二族。小者與牙氏相距較遠。故交涉甚少。大者疆土與之毗連。如犬牙之錯。往往與牙氏齟齬。又生性圓滑。每當牙氏過屠門時。則乘其不備。猝將貨物。囊括席捲而去。由是牙氏銜之。屢思報復。以故壁壘如臨淮。極其整齊。縱有時偶撤藩籬。必補以金玉不少惜。一旦舌氏又寇邊。牙氏忍無可忍。始與之絕交。終與之宣戰。其宣戰書曰。爾舌氏柔媚無骨。巧言如簧。舐癢是爾專能。作厲木爾慣技。而又侵我邊境。掠我貨物。敵國隱忍久矣。且尙時時勸告。以冀結爾舌鋒。斂爾舌劍。爾竟始終不悛。茲不得已。爲自固吾圉計。與爾宣戰。爾將如杲卿之斷。或置爾於犁舌地獄。爾其無悔。舌氏得書。卽邀集張儀毛遂諸

辯士密議對待之策。張儀曰：吾舌尚存，何患焉？毛遂曰：吾掉三寸舌，詎不當彼百萬師耶？舌氏大喜，告其婦人長舌氏曰：彼雖與吾宣戰，其能捫吾乎？旋又作一書報之，其詞曰：爾牙氏僅同敗屐，豈類瓠犀。張蒼嘆爾無能，溫嶠因爾成疾，漱石之名，直虛語耳。投梭之恥，豈忘心耶？且爾不過恃唇爲護符，唇亡爾將奈何？抑更有進者，象有齒以焚身，鼠有牙而賈禍，毋謂爾銳利，卽有恃無恐也。牙氏得書，亦僅率其師旅，效連雞之勢，守其要隘，並未越雷池一步也。噫！彼二氏者，果將何所恃以執鞭弭耶？抑徒託空言而僅以戰相嚇耶？以此言戰，識者笑之。老子云：以剛折以柔存，或其宣戰之結果歟，是爲記。（佛初）

擬集謎海戲爲徵謎啓（隱聊齋目錄）

昔文心雕龍諧譏一篇，言謎之本末具備。（劉全）所謂意生於楮譎（局詐）而事出於機急（促緘）非徒託遐想於五絃（鴻）作他人之三昧而已。（戲術）然而舌花散馥（蓮香）汗簡生新（竹青）擅妙製於天衣（神女）裁縫滅迹（緞鉞）傳全神於同堵（畫壁）繪畫添毫（象）既一一以如穿（珠兒）復絲絲而入扣（織成）或則能事悟止戈之義（武技）奇光誇點石之功（金生色）蜃霧迷空（山市）腕疑宵鬼（驅怪）爲竇弄巧（口技）尾見如神（龍）納匕首於函中（快刀）識紫電青霞之氣（庫將軍）現浮圖於指上（僧術）有瓊樓玉宇之觀（天宮）煌煌炳虎變之文（大人）栩栩化蝶飛之夢（周生）此

皆融羣經爲一貫（五通）影響非虛（鏡聽）而吐滂沛乎寸心（噴水）鬚眉欲活者也（真生）起南猥以庸才（張不量）未忘結習（書癡）夙抱嗜痂之癖（老鑿）願傳暗室之燈（夜明）庶幾集腋成裘（狐聯）仿酉陽之雜俎（段氏）奚憚沿門託鉢（募緣）求趙氏之奇珍（連城）喜吾曹文采風流（翩翩）心如蘭臭（蕙芳）證舊日因緣石上（三生）誼重桃投（果報）使搜羅無鐵網之遺（珊瑚）俾組織煥錦裳之彩（瑞雲）今者勾萌甫達（苗生）鳴鶯效求友之聲（鳥語）碩果圖存（保住）搏兔用全身之力（獅子）執鞭可慕（車夫）作俑難工（土偶）待衆流派合之時（江中）是九轉丹成之候（上仙）量小何殊車載（堪輿）甘營蚊睫之巢（螻蛄）欲奢更切甌婁（念秧）默致豚蹄之祝（農人）倘慰區區之望（謹拜隆施）小謝聊伸耿耿之懷（敢持定論）布商數言短啓（竊比拋磚）（白于玉）一瓣誠心（伫看瑤報）（香玉）起南專肅（張誠）（張起南）



滑稽小說 怪話第四卷

怪詩

聞德奧宣布共和感賦

世界潮流急民權鬱必伸俄皇方受戮奧帝又蒙塵專制無終局強梁不保身那堪天壤內猶有橫行人。

德奧未開覺吾華政已更三年徒好勝七載竟無成大陸離羈絆中原苦戰爭歐風吹亞雨盪起議和聲（近因歐戰告終當局亦主和議）（宋焜）

代合肥送小口

徐娘未老爲誰妍海外飄零獨我憐太息西風催落木無端團扇一時捐（小口又名小扇子）
遼陽往事渺如烟（春間小口自奉天返口聞途復活）依舊鬱飛鏡不圓此去好憑三寸舌歸來重話舊時緣（宋焜）

鬥蟋蟀行

光陰迅速如飛騎。一年又見秋風至。王孫生性喜談兵。好鬥忽逢肅殺氣。秋風捲地戰場開。秋雁隨聲橫江去。雖非爭地與爭城。滅此朝食心無異。蕭蕭黃葉似戰雲。草色引開盤馬地。玉壘高張寒逼人。金盤一局爭鬪戲。身捷不愧飛將軍。恃勢欲上夾谷會。關中相競劉項兵。戰國自號東西帝。磨牙奮鬪振先聲。兩軍對豎魏蜀幟。盤旋飛舞如游龍。棋逢敵手兩相遇。銳氣由來一鼓作。雄風誰肯三舍避。楚河漢界劃分明。主戰主和誰借箸。此也蓄勢虎負嵎。彼也耀武鷹揚翅。英武宛具軍人魂。百戰猶懷壯士志。不遺餘力逞英雄。六伐七伐勁敵對。忽然一躍出盤中。噤聲斂翼似收隊。急流勇退示人怯。疑是望風甘下拜。誰知懸崖勒馬回。再接再厲擊無懈。轉身又復入盤中。最終勝負是誰輩。擒王直欲鹽其腦。破陣常思攻其背。左馳右突何縱橫。瞻前顧後更狡猾。雙翅高聳氣已吞。當其下手風雨快。叔山冉力搏人投。趙子龍膽渾身衛。雙鉗如鐵聲錚錚。快馬爭風鳴雜佩。相持不下出奇兵。曳柴僞遁掉螳臂。乘間突入莫可當。西南風厲竟返旆。馬逸不止氣力衰。深宵遠遁知難退。倒戈相向一軍驚。圍窮七見露。窘態窮兵蹟。武非善謀相持不已終。生悔強者得勝奏凱音。蟋蟀生成好鬥心。西風東壁悲秋吟。王孫好此輕黃金。嗚呼南北戰將盡。王孫(寒楓)

丙辰上海打油詩

稻香村畔晚來行節序關心記得清一色電燈盤作字中秋月餅放光明
節屆中秋月餅爲應時之品各糕餅鋪製餅發客幾有應接不暇之勢而鬪勝爭奇心裁各出竟有
以電氣燈盤作中秋月餅四字高掛門首以代市招者入夜則光明燦爛頗能奪游人之目稻香村
著名之糕餅鋪也

搜奇發隱筆生花一紙風行萬口誇祕史清宮成舊套要將軼事說新華

第一次革命而後以至癸甲之間所謂清宮祕史清室軼聞等書籍編陳於書鋪之玻璃窗內今則
已成明日黃花過問者少而報章徵文新書出版多注重於袁項城之軼事可見一般人好尙之趨
向矣

靈魂絕學最幽深魂魄還從外國尋不數東坡能說鬼先生親與鬼談心

伍秩庸先生前在江蘇教育總會演說靈魂學大抵謂靈魂不滅又謂在美洲時曾與鬼談話並有
與鬼同攝之小影當時卽出以示人云從此後東坡說鬼干寶搜神不足數也

鐘鳴十二戲收場絮語微聞脂粉香賺得慶和金戒指阿儂佳運可驕郎

某某男女合演新劇社凡觀劇者皆有贈彩其最優之品爲楊慶和之赤金戒指及銀桌面等物云

是亦招徠之一法也。

宦途揮手太匆匆。舊去新來轉瞬中。說道一聲歸去也。片帆烟雨別吳淞。
新道尹來而舊道尹去也。

燈火通明夜未央。夏令配克戲登場。此番國貨人爭愛。魔術休談天勝娘。

錢君香如上海之大魔術家也。嘗邀集同志。結合魔術研究會。探奇討奧。不遺餘力。今更假夏令配克戲園登場。獻技廣告。所至見者。歡迎不特以中國人。試演魔術。爲破天荒。未有之舉動。抑且與天勝娘相較。而有國貨東洋貨之分也。

搜幽志怪語紛紛。妙論高超總絕倫。教育會成談鬼會。伍君說罷又楊君。

前有伍秩庸先生在江蘇教育總會演說靈魂學精言。微理能令聞者茅塞盡開。伍先生演說而後。適吳縣楊心一先生病故。有人假教育總會開追悼會。楊先生之令兄演說。心一病狀並言未病之前。其臥室中嘗有鈴響。又嘗見白鬚老人往來蹀躞。鄰人多有見之者。追蹤詢問。便又杳無蹤跡。心一之夫人以爲鬼也。奈心一爲留學生。素聞迷信。卽大言曰。果有鬼爲崇者。何不敢來纏我。言一出而病至矣。以此而論鬼之爲崇。確有可據也。云云。

洋場十里多車馬何處方能避市喧從此塵囂君莫厭家家屋頂有花園
自樓外樓創造屋頂花園而後繼之者紛紛如新世界如天外天如雲外樓編地皆是最近則四馬
路又有新造之屋頂花園將落成矣電梯一升便飛入清涼世界車馬塵囂不足畏也（塵夢）

丙辰海上願曲詞

擅場戲劇目成科眼底沙翁似鯽多效育果然能普及家家子弟學笙歌

邇來新劇復盛而劇學館新劇學堂等亦數見不鮮廣告所至頗令青年醉心無不欲爲中國之沙
士比亞也噫

絕代風流人姓梅舞衫歌袖恰登台等閒一套葬花曲惹得千人中毒來

優伶梅蘭芳重來滬上傾動一時聲價之高爲自來所未有黛玉葬花近人新編歌劇也梅伶尤所
擅場一般願曲周郎無不心迷意醉論者謂爲中梅毒云亦謔而虐矣

粉墨淋漓扮聖人也云天未喪斯文登場引得兒童笑不是當年泣鬼神

哈同夫人提倡字學尊崇倉頡既設立倉聖大學又組織廣倉學會經營不遺餘力近日某某新戲
社更將造字故事編成新劇名曰倉聖布景之處令觀者如置身太古時代頗能博兒童婦女之二

笑當年鬼哭視此不同矣。

沈沈鐘漏苦相催，欲去還須住一回。爲愛戲蘭人靜候，電光影子上籬來。

近日新戲社於演戲後，多佐以電光影戲，頗爲別致。故於戲闌之時，猶得駐周郎之足也。（塵夢）

菊仙菊人歌

戲子號菊仙，總統號菊人。一個升青天，一個落紅塵。歌舞道以遙，名利波而奔。總統千八日（卽五年也），神仙八千春。苦樂何相異，雲泥亦以分。菊人語菊仙，天下惟我尊。菊仙語菊人，富貴如浮雲。總統如有悟，不如聽我云。逃出太和殿，溜進戲園門。（安）

山歌

一

月亮光光，女兒來望娘。娘道心頭肉，爺道百花香。哥哥道親姊妹，嫂嫂道攬家王。我又不要哥哥飯，我又不穿嫂嫂嫁時衣。開娘箱着娘衣，開米櫃喫爺的。

二

烟護烟，烟上天。紅羅裙，繫半邊。誰家女兒立門前，繡鞋兒尖對尖。土地公公不愛錢。

禱告你陰中保佑
與我做姻緣

三

小小一隻白公雞
頭又高來尾又低
相公不殺我
要我五更啼
不見啼
花貓馱在竹園裏
竹裏梅花帶雪開
東風吹下一片來
隣家有個花嬌女
嫁與聰明小秀才

四

一年去
一年來
又見梅花帶雪開
梅花落地成雪片
推窗掃雪望郎來

五

喜鵲哥哥尾巴長
偷柴偷米養姑娘
姑娘死在黃泉路
搖搖擺擺哭一場

六

月光堂堂
照見汪洋
汪洋水
漫過菱塘
風吹蓮子香

七

紅布衫
綠布裙
外公替我做媒人
受了多少苦
大阿哥許我大阪田
小阿哥許我小阪田
大阿嫂許我八朶珠花
小阿嫂許我四朶珠花
八朶珠花戴在面前
四朶珠花戴在半邊我

也。不。要。大。阪。田。我。也。不。要。小。阪。田。我。只。要。十。二。個。箱。子。箱。箱。滿。

八

鄉。裏。老。娘。舊。病。發。走。到。城。裏。望。菩。薩。綠。鞋。子。紅。鞋。跋。走。一。步。拔。一。拔。

九

醒。醒。罷。月。亮。兒。已。照。在。西。窗。下。

十

小。小。姑。娘。快。活。多。走。進。門。來。便。唱。歌。手。挾。金。弓。銀。彈。子。百。園。裏。打。鴛。哥。

乙卯雜詩

蝸。角。潛。居。事。底。干。樓。臺。一。寸。且。偷。安。滔。天。風。浪。從。東。至。草。閣。難。支。五。月。寒。

五。月。江。深。草。閣。寒。前。人。句。五。月。者。吾。人。所。謂。五。月。九。日。也。

眼。前。景。物。已。荒。涼。一。夜。清。霜。百。草。黃。鴛。粟。萬。花。還。滿。地。西。風。低。首。禮。中。郎。

萬。朵。紅。蓮。禮。白。蓮。昔。人。句。中。郎。指。蔡。伯。浩。也。中。國。百。政。不。振。惟。禁。煙。差。有。可。觀。而。伯。浩。乃。議。行。鴉。

片。印。花。稅。是。衆。芳。消。歇。之。餘。而。鴛。粟。猶。盛。也。

當時萬紫與千紅。畢竟春華過眼空。底事東皇歸去後。孤花還不避狂風。

指沈佩貞事。當民國建設之初。正女權發達之日。畢竟只有春華而無秋實。宜乎千紅萬紫過眼。

成空而春餘。孤花猶自與風娥爲敵。花固不自量而風亦無情哉。

西來象教幾千年。出世何人了萬緣。往事風流說東晉。十方名士聽談禪。

指都門士大夫歡迎緝聞顯珠事。

孤竹清風記往年。古今誰比伯夷賢。癡獸名士輕天子。一任人嗤值幾錢。

某二公子有言。吾本名士。豈有作天子之想。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秦淮妓女語。見板橋雜記。

有人攬古一登樓。歷歷興亡滿目秋。千古美新留話柄。西京才子說揚劉。

按晉人清談持麈尾。名曰談柄。後人遂假借爲故實之稱。亦曰話柄。揚雄劉歆。指哲子申叔也。(寄)

贈村先生詩

占得朝南椅。一張之乎者也。說荒唐。身穿藍布袍。兒綠頭。戴紅纓。帽子黃。辮線斜。拖三尺。短烟筒。倒曳一枝長。閒來笑對東翁道。第一聰明是令郎。

觀劇詩

一曲霓裳舞。妍媸細細評。須知觀劇客。同是劇中人。
嘈雜爲何事。生憎笙與簫。無聊纔至此。至此益無聊（夢）

俗語詩

車兒西去馬兒東。錯把黃金作廢銅。咬口生薑。喝口醋。做天和尙。撞天鐘。得時討飯爲天子。有理重孫打太公。只怕將來還要壞。一年不與一年同。
憑他走石與飛砂。一正都能解百邪。畫虎不成終類狗。強龍難壓地頭蛇。弟兄父母妻兒女。柴米油鹽醬醋茶。水裏來時湯裏去。暗中再把當包加。
做成圈套砌成牢。寡骨無情切莫交。只比死人多口氣。猶如活畜少身毛。今年竹子來年筍。一個葫蘆兩個瓢。到底人心猜不着。憑空調過鼓來敲。
笑他有眼竟無珠。可惜當年少讀書。有貨那愁無賣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全無半點人模樣。也有三分鬼畫符。善惡到頭終有報。何須吃盡子爲輸。

娶南方姨太太謠

不要吵不要鬧。太太北方的好。姨太太南方的妙。蘇州雖嚙哈。不如廣東丟那馬。不要罵。不要打。姨太

太入門共頑要。家兒仍是太太當。姨太太看牌不推莊。天牌終將地牌壓。人和在下徒忙忙。太太不幸死別議。續鬱膠。姨太太無扶正這一朝。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嗚呼金粉南。難勝胭脂北。爲大難。爲小亦不易。做小須服低洵氣。依然白洵氣。姨太太莫嬌縱。專房妒寵全無用。蛾眉畫出雖自矜。奈太太外家耳目靈。(丹翁)

詠和平命令

幾聞下令息刀槍。如此焉能不世昌。元首親爲魏絳事。蠻酋都作尉陀降。犧牲國會無新舊。牛馬調人可陸梁。大段小徐無話說。紛紛何必問曹張。(丹翁)

賀□□出荷蘭水瓶

一瓶不動半瓶搖。髣髴荷蘭走一遭。窒住也知難。漲氣出來莫再亂。翻泡丹墀九叩愁。宣統破鏡重圓慶。小毛爲問少翁識。滋味棉蒙可否勝。香蕉。(丹翁)

甲寅雜詠

是何因果亦難言。伏劍車中孰訟冤。倘說樽前天寶事。斐雲今尙滯津門。

甲寅陰歷元旦應桂馨在天津汽車被人用劍刺死不知兇手何人應妓胡楚雲哭之胡今在天津

仍未脫籍(以下十二首臥游著)

賊星難劫自由花小妮投梭力足誇十萬貌貅齊俯首讓他一擊折狼牙

白狼蹂躪數省退回河南魯邑被一女子擊破門牙始爲官軍擒獲

昨朝金闕帝師榮新改頭銜列上卿友誼君恩忘未得一般輕重不分明

徐東海爲清室師傅今大總統屢促出山現就國務卿任

閩粵蘇湘皖鄂同許多澤國賦哀鴻從來洪水滔天患偏在唐虞揖讓中

江蘇福建安徽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相繼水災待賑孔亟

城火池魚痛及殃任教春水皺何妨西鄰姊妹球爭踢底事東鄰自閹牆

歐洲戰事一起德日交際斷絕民國中立劃出山東戰區膠濟路線全入日本範圍至今郵政稅關

問題多未解決

仙島微茫大隱招好從花底卸金貂桃源莫避秦人劫忽笑陶潛復折腰

日本下哀的美敦書前清大老寓公由青島紛紛遷出或就參政或就顧問時人謂之夷齊下首陽

一聲轟破老饕魂剖腹藏珠許並論地下王郎應有語弄臣偏沐賜銅恩

王治馨在京兆尹任賄賣差缺有據法庭判決處以死刑

今昔河山感不殊悲秋宋玉太糊塗明珠已受他家聘夢裏猶呼妾有夫

宋育仁充國史館副館長之職附和勞乃宣復辟內務部呈議將宋押解回蜀交地方官管束

獨有丹誠表玉皇告天奚必燕旂香海棠摧折紅將盡枉向通明奏綠章

冬至日大總統代表國民恭詣天壇行祭天禮

誰說黃金點石成青錢漸覺杖頭輕買酒渾閑事留買當時愛國名

公債票儲蓄票次第舉行美其名曰愛國公債

瓊樓玉宇現雲端確信人間有廣寒十載黃梁嫌夢短尙思借枕過邯鄲

參政院咨請脩正約法後經約法會議定以大總統任期十年得連任

人住幾見此風流晦日徘徊望斗牛兒女爭談除夕樂大家拍掌月當頭

陰歷十一月十五日即陽歷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當明月團圓可謂千秋佳話

甲寅雜詠

今朝又現濟川身曾是先朝社稷臣記得妙言于晦若前清太保十三人

東海出山于式枚曾致書云前清太保共十三人當爲君一一考之蓋不以其仕民國爲然也（以

下大拙山人著）

八十年來賦隱居徵書忽下便乘車文人言行原相反竟遣康成見本初

湘綺當民國成立時避地滬上同樊園唱和有莫遣康成見本初句今則一見再見且數數見矣

一電飛來達九闌爲求夫塔自由身可憐寂處龍泉寺飽煞侏儒餓煞臣

章太炎致書湯國黎女士云寂處龍泉六日二粥而已速來收吾骸骨女士得書卽電致正副總統

代太炎乞恩

碧瓦朱欄寶壯哉瀛台今號小蓬萊迴思六七年前事曾見龍髯一度來

黃陂入京項城以瀛台居之今夏大加修葺更其名曰小蓬萊瀛台卽清德宗幽禁地並聞黃陂辦

公室對面有室一楹卽德宗賓天處也

雍和宮裏草如茵永慕淒涼滿殿塵譬彼青氈吾故物一池春水不干人

內部請開放京師諸名勝雍和宮亦在其內清內務府以該廟係雍正爲太子時所居之邸內有一

殿曰永慕殿爲乾隆所建以表永久慕親之意故該廟實爲清室私產照優待例民國不得自由處

分據理爭之內部無如何也。

兩載荆州勞保障一朝參政更堪嘉親翁何物酬勞勤特贈摩拖小汽車

黃陂自拜參政院長之命每開會必至總統以其勤也特贈新式小汽車一部以供出席之用汽車西人呼爲摩拖車

古物猶知重保存朱公才調信無倫應知菩薩低眉嘆楠木搜求到淨因

古物保存所以各物須楠木爲匣聞淨因寺有楠木殿二楹命匠毀之朱公內務部長朱啓鈴也曾從黃歇偶樵漁何事京華又息車無怪稽康千載後更傳梁氏絕交書

周少樸蒞京就職梁節庵自梁格莊馳書絕交

一曲西崑最擅場拍張從此不相忘江南重與龜年至玉笛吹來總斷腸

肅政史李映庚前清北洋知府也一日項城向某當局曰近有知樂者否某以李對其得官以此後奉命至江南查辦事件攜女伎吹笛已則時時高唱焉

身經開府始聯姻細柳營前歇彩輪多少秦淮小兒女羨他元首是冰人

江南馮華甫將軍與某女士結婚關係大總統作伐云

當年殿下稱臣僕。今日分庭是主翁。此禮並無前例合。幾教難煞叔孫通。

禮制館五種禮制俱限本年脫稿。惟賀禮中有最爲難者。如清帝相見禮。本國既無先例。可援歐洲。有戰事亦無從調查。聞將探古時諸侯相見禮云。

傷心史館幾迂儒。復辟重謀計太疏。何事共和勞解釋。請看芸子卽前車。
國清兩史館成立以來。多羅致耆儒。優加禮待。不意有勞乃宣者。著共和解釋一書。頗多違背政體之說。而不識時勢者。又從而和之。近更有自稱民國頑民。清朝孤臣。諸人上書政府。請宣統復辟。荒謬極矣。宋芸子卽其一也。現解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矣。

新內閣打油詩丁巳十月

三傑北洋龍虎狗。龍騰虎去果如斯。祇愁亢悔占陽九。又見神龍掉尾時。(冷眼人)

國瑞家祥有異徵。圖成三友特奇文。試繙洪憲龍興史。上摺稱臣第一人。(某口口繪三友圖。一父一師一妻。逼徵題詠。見者奇駭。袁氏稱帝。某總百揆。通告各機關。上摺稱臣。)

翩翩公子舊簪纓。吳越家風有盛名。乞得徐妃妝半面。也能傾國復傾城。

脂膏百級築謠台。寄語王郎且莫哀。四萬萬人供一擲。從今賭興更豪哉。(某口口生平豪於賭。一擲

百萬固不乏資本也。

起陸龍蛇捲怒壽。分崩離析一團糟。金錢短盡劉郎氣。橫海樓船不敢驕。
教壇高踞位彌尊。湘芷沅蘭有舊因。桃李滿城誰得意。門生總統繼夫人。
督時周夫人曾及門受業。
(某總長爲北洋女師範監

嵩山王氣黯然消。守塚人回慘不豪。辭卻兵財甘淡泊。農田商礦且逍遙。
賣國應酬第幾勳。口口部裏虎常蹲。口口潤汝田多少。慚愧當年魏武孫。
側室公然把正扶。江花夢裏未全枯。狎娼賭博風流甚。科罪君應幾等徒。
冰玉聯翩聚一堂。阿昂今日太軒昂。休誇口口頭銜貴。沾得夫人裙帶光。
書超授今職。論者謂得夫人之力。
(某口口爲總長姪婿。以秘

冕旒帝夢記朝天。三晉歸來又一年。畢竟休文身手好。水衡百萬掌天錢。
之。
(帝制時用冕旒。某口口主

果能遣大復投艱。師尹岩岩萬目看。一語告君應記取。上台容易下台難。
往復循環響應聲。到黎到段大紛紜。須妨樹到猢猻散。便易蝦夷島裏人。

詠溁淮間婚嫁風俗

無端阿嫂傍香肩。笑語冰人下子棉。(男家齋送期單。必賸以帶子棉花一袋。給新婦裝被。爲下子棉。)
九月剛剛逢大利。不寒不暖菊花天。(選擇書有大小利月之說。)(謝吉叔)

最愛時髦稱體裝。個中尺寸費思量。儂家小妹強人意。揀取新衣較短長。(吉期既訂。男家必倩紅葉致問衣服之長短。謂之討尺寸。)

忙煞催妝向塞脩。彩與何事忒遲留。阿娘別有牽情處。生恐來賓未去休。(女家發轎。輒喜延遲。竟有候至深夜者。以早恐客多未散也。)

四人花轎簇蓮燈。翔箭銅盤繫彩繩。(竹篩一面。羽箭三支。中嵌銅鏡。繫諸花轎之後。)謝罷喜神門
違闔。(閉門一小時。始令轎入。謂之勸性子。)猶撐紅繖最高層。(婚娶必張紅繖。)

翠繞珠圍楚楚腰。伴娘扶掖不勝嬌。新人底事容消瘦。聞道停餐已數朝。(新嫁娘於臨期旬日內。必遞減飲食。謂之扣飯。)

簫鼓聲中笑語譁。兩行紅粉迓香車。錦綉層疊偏鋪袋。爲祝綿綿麩與瓜。(新婦進門。以布袋鋪地。展轉更換。令步其上。謂之傳袋。猶言傳代也。)

參罷翁姑諸客臨。許多同輩禮偏深。更番賀喜都陪拜。故使香肌汗溼巾。（參堂拜三。客多向新夫婦道喜。故令頻頻跪拜。往往汗珠欲滴。觀者因而取樂焉。）

洞房耳鬢儘斯磨。未過三朝熱鬧多。喝酒豁拳又麻雀。大家團聚樂如何。（吾鄉鬧房之風甚盛。以新婦未過三朝。無分長幼。團聚歡呼。毫不爲怪。）

雙雙展慕趁新晴。錢紙烟中爆竹聲。一色紅裙歸去緩。村莊男女各歡迎。（新夫婦三期必展慕。多數女眷同往。均着紅裙。各村聞爆竹聲。無不爭看新嫁娘也。）

瑣碎從來計米鹽。家庭指導且休嫌。歸甯多備連糕餅。僥倖能將婆口黏。（一月歸甯。謂之回門。及往夫家。必以糯米製餅。餛相饋遺。謂可黏其婆口云。）

詠營口婚嫁風俗

相看 男女兩家同意。男家可以一人往看。合則留飯。卽爲定准。不合則不飯而行。（吳國男子十五。嬌娃未上頭。初間相看。意含羞。裝烟（女出爲相看之人裝烟一裝）低首歸房去。早飯誰知留不留。）

掛鉤 相看後。男女兩家同意。先放小定。男家遣媒人送耳環一對。金銀不拘。謂曰掛鉤。

難得佳人賦好，速無須繁禮事。尙求男媒女妁，雙雙到掛得金銀一對鉤。

押匣子 小定之後，卽擇吉大定。除各禮外，有匣子二隻，一裝庚帖，一裝銀計女一歲銀一兩。禮儀簡樸，例相沿。文定依然古俗，傳一歲年，菲銀一兩，無須論減與論添。

通信 大定後，或一年或二年，男家議娶，卽擇吉日兩個。一過禮，一娶期，遣媒往告，謂曰：通信學來時樣好，梳妝何日于歸到壻鄉？擇得良辰，通信息從今檢點嫁衣裳。

豬酒 過禮前二日，男送女家豬一隻，酒一提，計廿八斤。富者送雙豬雙酒。

門庭結綵，繞烟霞。豬酒分抬到女家，更有一般豪富者，雙豬雙酒，向人誇。

燒紙 過禮之日，男家派尊長一人，往與女家尊長同拜天地，燒紙一通，然後筵宴。

衣冠齊楚，會華堂。香紙高燒，祝上蒼。先却新人拜天地，此鄉風俗異尋常。

嘗湯 燒紙後，女家留男家尊長赴席。席將終，上清湯四碗，碗面各以紅繩作十字，交叉其上。繩脚各墜以銅錢。

笙歌舉室，鬪盈盈。筵席將終，禮節生一樣。清湯來四碗，紅繩十字劃分明。

獻花 嘗湯後，廚役以豬蹄四個，刀一把，上插紅花，以盤獻上，謂曰：獻花賞錢不等。

廚夫何事著新袍。四個豬蹄共一刀。插上花枝紅似錦。金錢賞處謝聲高。
裝烟。拜天地後。女始改裝。各爲客裝烟。一次客賀以錢。名曰拜錢。
髮挽金釵額貼鈿。親勞玉手爲裝烟。晚來簪子分明記。多少何人出拜錢。
管飯。娶一二日。女家約親友多人。至男家設席待之。名曰管飯。臨行迎門。各敬以酒。
華堂今日競開筵。寶馬香車次第連。管飯人回休忘禮。迎門杯酒敬當前。

詠蒙古婚嫁風俗

其一游牧 蒙人依山而居。無房屋。結氈帳。以細木編爲牆頂。蓋如傘。外用羊毛氈包圍。牧畜爲生。不事耕種。棘夫。

蒙地風光迥不侔。依山氈帳自優游。而今莫識農家事。牧得羊歸學販牛。

其二洞房 蒙俗以氈帳爲洞房。女家屬多人寢時。卽守於新夫婦之旁。

伯姊諸姑到壻家。指天畫地故喧譁。洞房偏許多人住。那管今宵待破瓜。

其三鬧洞房 蒙俗亦鬧房。拘新郎作囚。奉新婦爲承審員。以洞房爲法庭。令新郎跪而聽審。新婦須說哥哥請起。

人人博得醉顏酡。拘到新郎作犯科。假借洞房當衙署。更教櫻口喚哥哥。

其四搶親 蒙俗新婿到女家。迤新婦置之馬上奔回。謂之搶親。女家備多人。故作爭奪追趕。新郎一馬着鞭先。舅氏昂然奮老拳。刮得美人婦去後。笙歌華燭盛開筵。

其五婦裝 蒙婦飾用小珊瑚珠連實多縷垂於額際。並用大珊瑚珠穿之。掛兩端於左右耳際髮辮上。懸垂胸前爲飾。

二九嬌娃體態柔。長衣拖地步輕浮。珍珠連實垂於額。浸道羣雌效冕旒。

其六監福僧 蒙制無論家有幾子。多則留一二人編入兵籍。餘皆爲僧。名曰喇嘛。到處領略監福。無所顧忌。俗使然也。

煌煌祖制謹相承。三子之間兩作僧。除得啐經無所事。偷香手段最稱能。

其七僧娶婦 蒙僧分紅黃兩教。紅教衣紅。黃教衣黃。黃衣僧可娶妻。紅衣僧則不能。

蒙僧向別紅黃教。兩教興衰迭長消。惟有黃衣僧娶婦。而今徒嘆世風澆。

其八跑馬會 蒙古祭鄂博時。例須跑馬。用十五六歲兒童乘無鞍馬。跑十餘里爲率。先到者得旂受賞。

兒童慣乘無鞍馬。逐電追風意氣揚。夕照一肩鞭影急。彩旂奪得共稱觴。

其九佛菩薩 菩薩二字。藏語譯音活佛尊婦之稱。庫倫活佛有婦。前清康熙到庫倫。爲看菩薩幾
肇事。

唐僧誰說到西天。宗教由來自藏傳。菩薩本爲活婦婦。世人那識此源淵。

其十打鬼 蒙俗打鬼除不祥也。每年六月爲之。在廟內用喇嘛帶假面具跳舞。揮長鞭打人。着鞭者不怒也。

頭角狻猊面具裝。怪衣飄拂舞如狂。長鞭揮處無人避。打疊除災好致祥。

新唐詩

漢皇

辛亥袁世凱。被召入都未幾。隆裕太后率宣統。帝讓之。(曹民父)

漢皇重色思傾國。宣室求賢訪逐臣。世事蹉跎成白首。狂夫富貴在青春。風波不信菱枝弱。雲雨難忘
日。月。新。一。曲。紅。綃。不。知。數。五。千。貂。錦。喪。胡。塵。

長恨歌(白居易)賈生(李商隱)老將行(王維)洛陽女兒行(王維)無題(李商隱)馬嵬坡(鄭

政)琵琶行(白居易)隴西行(陳陶)

其二

嗣皇繼聖登夔皋。辜負香衾事早朝。長樂鐘聲花外盡。未央前殿月輪高。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古雲霄一羽毛。北極朝廷終不改。東門酤酒飲我曹。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韓愈)爲有(李商隱)贈闕下裴舍人(錢起)春宮曲(王昌齡)長恨歌(白居易)詠懷古跡(杜甫)送陳章甫(李頎)

玉人

辛亥秋盡京華相識皆南下。余獨留都中。玉人何處教吹簫。銅雀春深鎖二喬。月殿影開聞夜漏。鳳城寒盡怕春宵。英雄割據雖已矣。人事音書漫寂寥。樓閣玲瓏五雲起。天涯涕淚一身遙。

寄揚州韓綽判官(杜牧)赤壁(杜牧)宮詞(顏况)爲(李商隱)丹青引(杜甫)長恨歌(白居易)野望(杜甫)

十月出都聞滬甯變抵滬夜市猶酣歌

燕臺一去客心驚早服還丹無世情回樂峯前沙似雪仙人掌上雨初晴千尋鐵鎖沈江底萬里歸心對月明莫是長安尋樂處夜深前殿按歌生

望薊門（祖詠）廬山謠寄盧御史虛舟（李白）夜上受降城聞笛（李益）行經華陰（崔顥）西塞山懷古（劉禹錫）晚次鄂州（盧綸）送魏萬之京（李頎）宮詞（白居易）

楚客

端方被命椎川漢路政擁兵西走資州其部下擒戮以獻鄂軍集二詩哀之

海鷗何事更相疑萬古惟留楚客悲漢口夕陽斜渡鳥巴山夜雨漲秋池卽今飄泊干戈際始是新承恩澤時金粟堆前木已拱勸君莫惜金縷衣

積雨輞川莊作（王維）長沙過賈誼宅（劉長卿）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劉長卿）

夜雨寄北（李商隱）丹青引（杜甫）長恨歌（白居易）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行（杜甫）金縷衣

（杜秋娘）

其二

滑稽小說 · 怪話第四卷 · 怪詩

少陵野老吞聲哭。丞相祠堂何處尋。欲上青天覽明月。羞將白髮對華簪。江山故宅空文藻。玉壘浮雲變古今。回日樓臺非甲帳。長河漸落曉星沈。

哀江頭(杜甫)蜀相(杜甫)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李白)贈闕下裴舍人(錢起)詠懷古跡(杜甫)登樓(杜甫)蘇武廟(溫庭筠)嫦娥(李商隱)

避地

壬子南京政柄移北避之滬

古○戍○蒼○蒼○烽○火○寒○初○因○避○地○去○人○間○謝○公○宿○處○今○尙○在○詞○客○哀○時○且○未○還○正○是○江○南○好○風○景○忽○聞○海○上○有○仙○山○雲○邊○雁○斷○胡○天○月○歲○歲○金○河○復○玉○關

聽董大彈胡茄(李頎)桃源行(王維)夢遊天姥吟留別(李白)詠懷古跡(杜甫)江南逢李龜年(杜甫)長恨歌(白居易)蘇武廟(溫庭筠)征人怨(柳中庸)

其二

秋九月北旋清淮

黃○河○遠○上○白○雲○間○幽○咽○流○泉○水○下○灘○潮○落○夜○江○斜○月○裏○鷄○鳴○紫○陌○曙○光○寒○田○園○寥○落○干○戈○後○關○塞○蕭○條

行路難。誰爲含愁獨不見。東風無力百花殘。

出塞（王維）琵琶行（白居易）題金陵渡（張祐）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岑參）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望月有感寄兄弟作（白居易）宿府（杜甫）獨不見（沈佺期）無題（李商隱）

寄身

冬春于役江淮間

寄身且喜滄洲近。十二樓中盡曉妝。玉筋應啼別離後。蓬門未識綺羅香。風吹仙袂飄飄舉。臥後清宵細細長。聞道欲來相問訊。青春作伴好還鄉。

江州（劉長卿）宮詞（薛逢）燕歌行（高適）貧女（秦韜玉）長恨歌（白居易）無題（李商隱）寄李儋元錫（韋應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杜甫）

金陵

癸丑夏六月黃興夜出江甯城渡江而東

風物淒淒宿雨收。金陵津渡小山樓。三湘愁鬢逢秋色。一片降幡出石頭。今日垂楊生左肘。明朝散髮弄扁舟。昔人已乘黃鶴去。唯見長江天際流。

同題仙遊觀(韓翃)題金陵渡(張祜)西塞山懷古(劉禹錫)晚次鄂州(盧綸)老將行(王維)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李白)黃鶴樓(崔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李白)

其二

滬甯二次之變肇自江西某軍南下防揚州

烏衣巷口夕陽斜不是宸游玩物華且欲近尋彭澤宰豈宜重植後庭花徒令上將揮神筆空見胡桃入漢家舊業已隨征戰盡路旁時賣故侯瓜

烏衣巷(劉禹錫)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崔曙)隋宮(李商隱)籌筆驛(李商隱)古從軍行(李頎)晚次鄂州(盧綸)老將行(王維)

其三

甯軍移滬戰甚急

萬里浮雲陰且晴多情却似總無情明眸皓齒今何在冰簟銀床夢不成忽見陌頭楊柳色更堪江上鼓鼙聲嫦娥應悔偷靈藥願接盧敖游太清

聽董大彈胡笳(李頎)贈別(杜牧)哀江頭(杜牧)瑤瑟怨(溫庭筠)閨怨(王昌齡)晚次鄂州

(盧綸) 嫦娥(李商隱) 廬山謠寄盧御史虛舟(李白)

其四

南中黨人星散白狼猶擾於腹地

海內風塵諸弟隔雨中春樹萬人家白狼河北音書斷朱雀橋邊野草花直挂雲帆濟滄海應將性命逐輕車無情最是臺城柳終古垂楊有暮鴉

野望(杜甫) 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 獨不見(沈佺期) 烏衣巷(劉禹錫) 行路難(李白) 古從軍行(李頎) 金陵園(章莊) 陪宮(李商隱)

其五

蜀人某督避居蘇滬間

省中啼鳥吏人稀月照城頭鳥半飛萬里悲秋長作客五湖烟水獨忘機身當恩遇常輕敵心怯空房不忍歸爲數元戎寶車騎白門寥落意多違

酬郭給事(王維) 琴歌(李鶴) 登高(杜甫) 利州南渡(溫庭筠) 燕歌行(高適) 秋夜曲(王維) 春思(皇甫冉) 春雨(李商隱)

春晚

甲寅春匿跡冷曹深自韜斂

可○憐○飛○燕○倚○新○妝○不○把○雙○眉○鬪○畫○長○千○載○琵琶○作○胡○語○十○年○征○戍○憶○遼○陽○山○中○習○靜○觀○朝○槿○城○上○高○樓○
接○大○荒○遠○路○應○悲○春○腕○晚○重○幃○深○下○莫○愁○堂

清平調(李白)貧女(秦韜玉)詠懷古跡(杜甫)獨不見(沈佺期)積雨輜川莊作(王維)登柳州
城樓(柳宗元)春雨(李商隱)無(李商隱)

黃鶴樓

乙卯冬客有道出京漢渡江而至杭遊者述京都近事

故○人○西○辭○黃○鶴○樓○昨○日○之○日○不○可○留○估○客○晝○眠○知○浪○靜○長○安○不○見○使○人○愁○晴○川○歷○歷○漢○陽○樹○故○壘○蕭○蕭○
蘆○荻○秋○唯○見○江○心○秋○月○白○兩○三○星○火○是○瓜○洲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李白)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李白)晚次鄂州(盧綸)登金陵鳳皇臺
(李白)黃鶴樓(崔顥)西塞山懷古(劉禹錫)琵琶行(白居易)題金陵渡(張祜)

其二

却看妻子愁何在。長使英雄淚滿襟。楓葉荻花秋瑟瑟。春城紫禁曉陰陰。東風不與周郎便。日暮聊爲梁父吟。世事茫茫難自料。當時只記入山深。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杜甫)蜀相(杜甫)琵琶行(白居易)懷闕下裴舍人(錢起)赤壁(杜牧)登樓(杜甫)寄李儋元錫(韋應物)桃源行(王維)

其三

玉璽不緣歸日角。山形依舊枕寒流。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渭水自縈秦塞曲。砧聲近報漢宮秋。請君試問東流水。此地空餘黃鶴樓。

隋宮(李商隱)西塞山懷古(劉禹錫)詠懷古跡(杜甫)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作(王維)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同題仙游觀(韓翃)金陵酒肆留別(李白)黃鶴樓(崔顥)

浮雲

紀丙辰一月至六月間事

總爲浮雲能蔽日。誓將報主靜邊塵。驚風亂颭芙蓉水。變調如聞楊柳春。庾信平生最蕭瑟。賈生才調更無倫。若非羣玉山頭見。猶是春閨夢裏人。

登金陵鳳皇臺(李白)翰臺歌(岑參)登柳州城樓(柳宗元)聽安萬善吹簫歌(李頎)詠懷古跡
(杜甫)賈生(李商隱)清平調(李白)隴西行(陳陶)

其二

荳蔻稍頭二月初。畫眉深淺入時無。九天閭闔開宮殿。一片冰心在玉壺。賈誼上書憂漢室。茂陵秋雨病相如。羯胡事主終無賴。梁父吟成恨有餘。

贈別(杜牧)近試上張水部(朱慶餘)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王維)芙蓉樓送辛漸(王昌齡)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劉長卿)寄令狐郎中(李商隱)詠懷古跡(杜甫)籌筆驛(李商隱)

其三

與爾同消萬古愁。人間亦自有丹邱。吳宮花草埋幽徑。王濬樓船下益洲。醉臥不知白日暮。尙衣方進翠雲裘。漢文有道恩猶薄。芳草萋萋鸚鵡州。

將進酒(李白)同題仙游觀(韓翃)登金陵鳳皇臺(李白)西塞山懷古(劉禹錫)送陳章甫(李頎)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王維)長沙過賈誼宅(劉長卿)黃鶴樓(崔頎)

其四

宓妃留枕魏王才。奉帚平明金殿開。野老與人爭席罷。太真含笑入簾來。紅樓隔雨相望久。黃竹歌聲動地哀。但使龍城飛將在。漢文皇帝有高臺。

無題（李商隱）長信怨（王昌齡）積雨朝川莊作（王維）集靈臺（張祜）春雨（李商隱）瑤池（李商隱）出塞（王昌齡）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崔曙）

其五

古來萬事東流水。志士仁人莫怨嗟。寶扇迎歸九華帳。輕烟散入五侯家。茂陵不見封侯印。閣道回看上苑花。休憶梁園舊賓客。紫泉宮殿鎖烟霞。

夢游天姥吟留別（李白）古柏行（杜甫）洛陽女兒行（王維）寒食（韓雄）蘇武廟（溫庭筠）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寄令狐郎中（李商隱）階宮（李商隱）

其六

窈窕丹青戶。牖空春風拂。檻露華濃。花迎劍珮。星初落。車走雷聲。語未通。金粟堆前。松柏裏。畫樓西畔。桂堂東。洛陽親友如相問。來是空言去絕蹤。

丹青引(杜甫)清平調(李白)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岑參)隱題(李商隱)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杜甫)無題(李商隱)芙蓉樓送辛漸(王昌齡)無題(李商隱)

正殿

裴青約游頤和園登萬壽山排雲殿留句

不辨仙源何處尋。萬方多難此登臨。三春白雪歸青冢。二月黃鸝飛上林。少小雖非投筆吏。兩朝開濟老臣心。遙窺正殿簾垂處。雲母屏風燭影深。

桃源行(王維)登樓(杜甫)征人怨(柳中庸)贈闕下裴舍人(錢起)望薊門(祖詠)蜀相(杜甫)宮詞(韓逢)嫦娥(李商隱)

長安

五月張勳入京復辟十日

康有爲在滬求仙懋判云落花時節又逢君

長安城連東掖垣。寂寂花時閉院門。月殿影開聞夜漏。驪宮高處入青雲。此情可待感追憶。死節從來豈願勤。舊業已隨征戰盡。落花時節又逢君。

聽董大彈胡笳(李頎)宮中詞朱慶餘宮詞(顧况)長恨歌(白居易)錦瑟(李商隱)燕歌行(高適)晚次鄂州(盧綸)江南逢李龜年(杜甫)

其二

清室諭張勳禁城騎馬

上諭大都出張意

白○日○登○山○望○烽○火○平○明○騎○馬○入○金○門○從○今○四○海○爲○家○日○殺○氣○三○時○作○陣○雲○野○哭○千○家○開○戰○伐○詔○書○五○道○出○將○軍○龍○吟○虎○嘯○一○時○發○鸚○鵡○前○頭○不○敢○言○

古從軍行(李頎)集靈臺(張祜)西塞山懷古(劉禹錫)燕歌行(高適)閨夜(杜甫)老將行(王維)聽安萬善吹箏篋歌(李頎)宮中詞(朱慶餘)

其三

張勳免職

風○塵○瀕○洞○昏○王○室○世○事○空○知○學○醉○歌○欲○上○青○天○覽○明○月○剔○開○紅○燄○救○飛○蛾○行○人○刁○斗○風○沙○暗○御○苑○砧○聲○向○晚○多○爲○問○元○戎○寶○車○騎○罷○官○昨○日○今○如○何○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杜甫)江州重別薛八柳六二員外(劉長慶)謝眺樓(李白)贈內人(張祜)古從軍行(李頎)酬郭給事(王維)利州南渡(溫庭筠)送陳章甫(李頎)

其四

南京總統府成立勳軍遣散歸農

金闕曉鐘開萬戶紫泉宮殿鎖烟霞無情最是臺城柳閣道迴看上苑花峽裏誰知有人事城中相識盡繁華卽今飄泊干戈際飛入尋常百姓家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岑參)隋宮(李商隱)金陵圖(韋莊)奉和聖製雨中春望之作

(王維)桃源行(王維)洛陽女兒行(王維)丹青行(杜甫)烏衣巷(劉禹錫)

其五

滬上復辟派聞京城被困猶望解圍

徒令上將揮神筆欲取燕城作帝家日色纔臨仙掌動黃山舊繞漢宮斜古來青史誰不見聞道玉門猶被遮長樂鐘聲花外盡隔江猶唱後庭花

籌筆驛(李商隱)隋宮(李商隱)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

之作(王維)輪臺歌(岑參)古從軍行(李頎)贈闕下妻舍人(錢起)泊秦淮(杜牧)

其六

某某三部發給宣統九年月日俸十餘日梅村詞云脫捨妻孥非易事一錢不值何消說可爲若輩誦矣

良○人○玉○勒○乘○驄○馬○望○帝○春○心○託○杜○鵬○秋○月○春○風○等○閒○度○鶯○啼○燕○語○報○新○年○身○當○恩○遇○常○輕○敵○邑○有○流○亡○
愧○俸○錢○驚○破○霓○裳○羽○衣○曲○梨○園○子○弟○散○如○烟○

洛陽女兒行(王維)錦瑟(李商隱)琵琶行(白居易)春思(皇甫冉)燕歌行(高適)寄李儋元錫(韋應物)長恨歌(白居易)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杜甫)

其七

南軍紛集於南京北軍擬建政府於津門五月十九日京徐猶未下勳軍集於京城東西長安街及中央公園

男○兒○本○是○重○橫○行○手○把○芙○蓉○朝○玉○京○借○問○路○旁○名○利○客○更○堪○江○上○鼓○鼙○聲○吳○宮○花○草○埋○幽○徑○海○畔○雲○山○
擁○薊○城○不○見○長○安○見○塵○霧○深○松○竊○聽○來○妖○精○

燕歌行(高適)廬山謠寄盧御史虛舟(李白)行經華陰(崔顥)晚次鄂州(盧綸)登金陵鳳皇台(李白)望荊門(祖詠)長恨歌(白居易)聽董大彈胡笳(李頎)

其八

清室厚遇張勳以直督兼閣臣留京乃各省不見援終至戰敗匿入外館
未得報恩不得歸君臣相顧盡沾衣腰縣相印作都統夕奉天書拜瑣闥海內風塵諸弟隔孤城落日
鬪兵稀臥龍躍馬終黃士萬里雲羅一雁飛

古意(李頎)琴歌(李頎)韓碑(李商隱)酬郭給事(王維)宿府(杜甫)燕歌行(高適)閨夜
(杜甫)利州南渡(溫庭筠)

其九

復辟派多昔日贊助共和之輩共和規復又紛向清室辭職
昔隨劉氏定長安柳拂旌旂露未乾樓閣玲瓏五雲起東風無力百花殘九天闔開宮殿萬里黃河
繞黑山劍外忽傳收薊北朝辭白帝彩雲間

寄韓諫議(杜甫)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岑參)長恨歌(白居易)無題(李商隱)和賈

至舍早朝大明宮之作（王維）征人怨（柳中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杜甫）早發白帝城（李

白）

其十

共和規復優待將廢

坐○法○宮○中○朝○四○夷○他○生○緣○會○更○難○期○勸○君○更○盡○一○杯○酒○在○地○願○爲○連○理○枝○玉○筋○應○啼○別○離○後○寒○林○空○見○
日○斜○時○可○憐○後○主○還○祠○廟○借○問○苦○心○愛○者○誰○

韓碑（李商隱）遣悲懷（璵元）渭城曲（王維）長恨歌（白居易）燕歌行（高適）長沙過賈誼宅

（劉長卿）登樓（杜甫）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杜甫）

昨夜

傳聞動軍有淫及宮女之事

昨○夜○風○開○露○井○桃○芙○蓉○帳○暖○度○春○宵○卻○嫌○脂○粉○污○顏○色○辜○負○香○衾○事○早○朝○神○女○生○涯○原○是○夢○玉○人○何○處○
教○吹○簫○龍○池○十○日○飛○霹○靂○折○戟○沈○沙○鐵○未○銷○

春宮曲（王昌齡）長恨歌（白居易）集靈臺（張祜）爲有（李商隱）無題（李商隱）寄揚州韓綽

判官(杜牧)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杜甫)赤壁(杜牧)

漢將

五月二十五日收京京曹大都復職

張勳有出亡之說

漢將辭家破殘賊龍媒去盡鳥呼風歸來池苑皆依舊走馬關臺類轉蓬且欲近尋彭澤宰斷無消息
石榴紅舊時王謝堂前燕會向瑤台月下逢

燕歌行(高適)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杜甫)長恨歌(白居易)無題(李商隱)九日登
望仙臺呈劉明府(崔曙)無題(李商隱)烏衣巷(劉禹錫)清平調(李白)

其二

哀清室

九華帳裏夢魂驚
笳鼓喧喧漢將營
禁裏疎鐘官舍晚
平明吹笛大軍行
五更鼓角聲悲壯
萬里浮雲陰且晴
日暮漢宮傳蠟燭
替人垂淚到天明

長恨歌(白居易)望薊門(祖詠)酬郭給事(王維)輪臺歌(岑參)閨夜(杜甫)聽董大彈胡笳

(李頎)寒食(韓翃)贈別(杜牧)

其三

民軍光復是爲第三次有前後三種臣而復爲民國官吏者

金○山○西○見○烟○塵○飛○東○望○都○門○信○馬○歸○願○得○燕○弓○射○大○將○將○因○臥○病○解○朝○衣○夢○爲○遠○別○啼○難○喚○力○盡○關○山○未○解○圍○總○爲○浮○雲○能○蔽○日○澹○然○空○水○對○斜○暉○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岑參)長恨歌(白居易)老將行(王維)酬郭給事(王維)無題(李商隱)燕歌行(高適)登金陵鳳皇台(李白)利州南渡(溫庭筠)

其四

張勳背城一戰人咸擬其必死今乃告存

亞○相○勤○王○甘○苦○辛○猶○堪○一○戰○立○功○勳○遲○鐘○鼓○初○長○夜○寂○寂○花○時○閉○柴○門○地○下○若○逢○陳○後○主○至○今○猶○憶○李○將○軍○國○家○成○敗○吾○豈○敢○文○采○風○流○今○尙○存○

輪臺歌(岑參)老將行(王維)長恨歌(白居易)宮中詞(朱慶餘)隋宮(李商隱)燕歌行(高適)寄韓諫議注(杜甫)丹青引(杜甫)

其五

江西人多贊助復辟者

六○年○西○顧○空○吟○哦○聞○道○故○林○相○識○多○長○樂○鐘○聲○花○外○盡○禁○門○宮○樹○月○痕○過○鎖○銜○金○獸○連○環○冷○風○送○宮○嬪○笑○語○和○今○日○垂○楊○生○左○肘○黃○昏○飲○馬○傍○交○河○

石鼓歌(韓愈)送陳章甫(李頎)贈闕下裴舍人(錢起)贈內人(張祜)宮詞(薛逢)宮詞(顧况)老將行(王維)古從軍行(李頎)

其六

島被解散之國會議員楚越粵湘四省爲共和肇造之地

臨○別○殷○勤○重○寄○詞○勸○君○惜○取○少○年○時○妝○成○每○被○秋○娘○妬○搖○落○深○知○宋○玉○悲○黃○鶴○一○去○不○復○返○海○鷗○何○事○更○相○疑○共○來○百○粵○文○身○地○湘○水○無○情○弔○豈○知○

長恨歌(白居易)金縷衣(杜秋娘)琵琶行(白居易)詠懷古跡(杜甫)黃鶴樓(崔顥)積雨輞川莊作(王維)登柳州城樓(柳宗元)長沙過賈誼宅(劉長卿)

明湖二首

民軍議閉置清室於昆明湖頤和園迴憶舊游感集二律

昆明湖北萬壽山迤西爲玉泉山

影○落○明○湖○青○黛○光○望○仙○樓○上○望○君○王○斑○雕○只○繫○垂○楊○岸○密○雨○斜○浸○薛○荔○牆○最○是○楚○宮○俱○泯○滅○可○憐○飛○燕○
倚○新○妝○桃○花○盡○日○隨○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廬山謠寄盧御史虛舟(李白)宮詞(薛逢)登柳州城樓(柳宗元)無題(李商隱)詠懷古跡

(杜甫)清平調(李白)桃花谿(張旭)金陵酒肆留別(李白)

征○人○薊○北○空○回○首○金○闕○前○開○二○峯○長○臨○穎○美○人○在○白○帝○盧○家○少○婦○鬱○金○堂○機○中○錦○字○論○長○恨○城○上○高○樓○
接○大○荒○太○液○芙○蓉○未○央○柳○一○枝○濃○豔○露○凝○香○

燕歌行(高適)謝眺樓(李白)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杜甫)獨不見(沈佺期)春思(皇

甫)登柳州城樓(柳宗元)長恨歌(白居易)清平調(李白)

鄉關二首

舍○弟○避○亂○出○都○航○海○渡○江○遄○返○淮○舍○來○書○述○都○中○亂○離○部○員○星○散○能○得○鄉○關○團○聚○洵○人○生○樂○事○耳○
故○園○東○望○路○漫○漫○詞○客○哀○時○且○未○還○三○晉○雲○山○皆○北○向○中○天○月○色○好○誰○看○晴○川○歷○歷○漢○陽○樹○古○戍○蒼○蒼○

烽火寒。弔影分爲千里雁。輕舟已過萬重山。

逢入京使(岑參)詠懷古跡(杜甫)登金陵鳳皇臺(李白)宿府(杜甫)黃鶴樓(崔顥)聽董大

彈胡笳(李頎)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望月有感寄兄弟作(白居易)早發白帝城(李白)

輕羅已薄未更衣。芭蕉葉大梔子肥。海內風塵諸弟隔。省中啼鳥吏人稀。數叢沙草羣鷗散。萬里雲羅一雁飛。日暮鄉關何處是。銅鑪華燭獨增輝。

秋夜曲(王維)山石(韓愈)野望(杜甫)酬郭給事(王維)利州南渡(溫庭筠)春雨(李商隱)

黃鶴樓(崔顥)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杜甫)

民國八年一月一日書感

可○笑○之○民○國○居○然○有○八○年○農○工○窮○到○底○將○帥○開○冲○天○政○客○爭○干○祿○官○僚○死○要○錢○分○明○官○國○耳○民○治○說○徒○然○

怎○樣○過○今○年○官○僚○打○算○盤○要○錢○嫌○手○短○鑽○洞○恨○身○寬○癱○痔○如○何○舐○頭○顱○若○個○尖○生○平○真○很○事○國○藉○不○朝○鮮○(冥飛)

己未新年上海打油詩

喚姊呼姨伴老娘紛紛虹廟去燒香回來道出南京路占卜相煩吳鑑光（盲者吳鑑光賣卜於南京路新歲生涯尤盛（瞻廬））

生個女兒莫屬羊屬羊女子敗家鄉一般孕婦心慌急預祝今年早弄璋（俗傳羊年利生男不利生女有男子屬羊出門不帶飯糧女子屬羊敗盡家鄉之謠）

漆皮鞋子底高裝雙脚新修滑且光從此蓮船添速率看儂兜徧喜神方（漢口路設有步雲軒女子修脚店）

洋場十里儘徘徊香茗今朝飲幾杯慷慨無如茶博士一雙元寶送將來
新春寒氣倍增加約伴跑冰半女娃滑去滑來難歇足蓮船化作四輪車（新正數日女子穿四輪鞋在新世界中跑冰者頗爲熱鬧）

阿儂猶未卜金夫不慣無郎作小姑雙捲拈來頻測字一時忙煞小糊塗（小糊塗測字於滬上往問婚姻者例須拈字雙捲）

電梯直上五層台游戲場中日往來花花世界而今老店又重開（縉雲天改組花世界於元旦日開幕）

五○日○路○頭○祝○誕○辰○大○家○小○戶○拜○財○神○今○朝○彩○券○須○多○買○頭○獎○居○然○五○萬○銀○
時○裝○女○帽○壓○頭○顛○掩○卻○雲○鬢○兩○片○烏○嵐○得○旁○人○齊○拍○手○何○來○一○隊○俏○尼○姑○
(新歲天寒女子出門多戴

絨帽)

郎○在○先○施○屋○頂○頭○儂○登○天○韻○五○層○樓○一○條○銀○漢○南○京○路○牛○女○相○逢○不○待○秋○
時○樂○園○遊○客○與○天○韻○樓○游○客○彼○此○相○望○中○間○止○隔○一○南○京○路○
(先施永安兩公司左右對

精刊秘本

晉唐小說十六種

八册一函一元二角

是書舊藏皖休戴氏視同珍璧其內容各種皆與坊間所刊有別茲列其目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幽怪錄 | ● 飛燕遺事 | ● 元怪記 | ● 幻異志 | ● 三夢記 | ● 雷民傳 | ● 任氏傳 | ● 南柯記 | ● 章臺柳傳 | ● 霍小玉傳 | ● 長恨歌傳 | ● 龍女傳 | ● 虬髯客傳 | ● 仙吏傳 | ● 西陽雜俎 |
| ● 古鏡記 | ● 趙后遺事 | ● 續元怪記 | ● 靈應傳 | ● 幽怪錄 | ● 離魂記 | ● 袁氏傳 | ● 枕中記 | ● 非煙傳 | ● 牛應貞傳 | ● 梅妃傳 | ● 妙女傳 | ● 媽燕傳 | ● 英雄傳 | ● 諾皋記 |
| ● 楊娼傳 | ● 搜神後記 | ● 昌黎雜說 | ● 才鬼記 | ● 續幽怪錄 | ● 再生記 | ● 揚州夢 | ● 高力士傳 | ● 會真記 | ● 謝小娥傳 | ● 紅線傳 | ● 神女傳 | ● 蔣子文傳 | ● 劍俠傳 | ● 博異誌 |
| ● 綠珠傳 | ● 窮怪錄 | ● 錄異記 | ● 靈鬼志 | ● 幻戲志 | ● 夢游錄 | ● 粧樓記 | ● 白猿傳 | ● 黑心符 | ● 李娃傳 | ● 劉無雙傳 | ● 太真外傳 | ● 杜子春傳 | ● 柳毅傳 | ● 李泌傳 |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及各省分局

龍志九〇一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新書

鬼情小說

洋裝 二冊 定價 七角

斷腸花

是編一區家學果出輕薄又畢皆極其怪誕情節極其離奇而大單現版以嬉笑怒罵為濁世

愛國小說

秘水芙蓉

洋裝二冊 定價九角

全書二十四回以芙蓉仙子為跡宿其文章靈妙為莊別之高香為佛藏之禪耶如史家之紀載確能為小說界特闢異境

游戲文章

滑稽世界

一冊 定價 六角

是書共分為十六回能將兒女

心腸與雅氣魄向寫得躍上紙上令讀者如對天香國色而暗驚才絕艷大有不可思議之概

俠情小說

雌雄劍

洋裝一冊

內容指寫俠女奇男之離合悲歡一洗眩下負脂濃粉之惡習金唐坤九元萬言訊一雙雌雄劍暗合史昔情異果界未曾齊識消遺此佳品也

愛國小說

紅白牡丹

洋裝二冊 定價七角

外埠分售 北京 廣東 漢口 長沙 開封

中華民國八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三版

怪話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怪人

發行者 廣益書局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上海 漢口 長沙
北京 廣州 開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廣益書局

傳奇彙考

傳奇之行世者夥矣。顧其事實類多附會情節。又甚離奇。欲得真。憂乎其難聞者。若之本書。則搜集古今著名傳奇。近二百種。分編八卷。每種先辨正其是非。次復略敘其始末。以示作者之意指。末用按語。俾得與正史真蹟。可以考證。詳明。欲知傳奇真相者。固當取資于此。編也。全書六冊。定價洋一元二角。

小蓬萊仙館傳奇

全書六冊
連史紙印
定價一元

東海劉古香女士著。愈曲園撰序。汪柳門署簽。女士名清甜。填詞。凡十種。雖傳述舊事。而時出新意。關目節拍。皆極靈動。至其詞。則不以塗澤爲工。而以自然爲美。則得元人三昧。雅潔新善。且李笠翁而突過之。近今女學競進。凡劇覽是編者。當無不推爲第一女才子書也。

古今情史類纂

全書八冊
一元二角

我佛山人筆記

全書四冊
定價四角

晉唐小說六十種

全書八冊
一元二角

顧氏四十家小說

全書八冊
一元二角

揚州畫舫錄

全書六冊
一元二角

紅樓夢傳奇

全書二冊
定價一元